

狂想叢書第几

走到出版界

目 前 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

出 版 社	印 行 處
圖 書 館	藏 書 號
版 本	度 藏 量

狂飆叢書第二

第九種

走到出版界

長虹作



海泰東圖書局
1928

版字44150

卷頭語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借郭沫若詩代序

有喜歡同死唇接吻的王姬，
有喜歡鞭打死屍的壯士，
或許會來到我的墓頭
把我的一些腐朽化爲神奇。

化腐朽而爲神奇，原本是
要靠有真摯的愛情，或者敵意——
這是宇宙中的一個隱謎，
這是文藝上的一個真諦。

走到出版界

目 錄

卷頭語

借郭沫若詩代序

藝術批評與藝術

藝術界

今昔

科學書的貧乏

中國藝術的姿勢

讀謝本師

小書局

文化的論戰

文化討論與文化有什麼關係？

不裝腔作態

革革革命及其他

莫泊三及其不幸

再讀蘭生弟日記 ~~齊文著~~ 徐祖正著

希望科學出現於中國

✓寫給彷徨

✓與春台講語絲

書的銷路與讀書

未名社的翻譯，廣告及其他

關於性

舊事重提

給魯迅先生

給韋素園先生

評情書一束

沒有幾種好的定期刊物

忠告一般的記者

虛偽非作品；忠實且說話

從校對說到女作者

✓警導與醒獅

讀馬丹波娃利

略談廣州文學

學點主觀吧！

關於閃光的黑暗與光明

莫泊三的詩與歐兒拉

關於郭任遠及其著作

北新書局的好消息還不是最好消息

爲投稿狂飈者略進數言

題郭沫若文藝論集

輿論不死

我之攷古談

送全平

謹防冷箭！

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

狂飈週刊計劃中的新花樣

現代評論的又一希望

咄！商務印書館乃敢威嚇言論界嗎？

再談廣州文學及其他

“模仿”與“剽作”

德國狂飈運動的代表作物

又來湊一次熱鬧

關於沈鐘

語絲果真要靜默了嗎？

南京的青年朋友們起來吧！

杭州與我無緣

懷田漢

談談翻譯

中國與俄國

關於“論人類的行爲”

訪鳴着

關於狂飈

張競生可以作矣

思想上的新青年時期

介紹中華第一詩人

靳雲鵬先生的說話

吳歌甲集及其他

時代的命運

瑣記兩則

嗚呼，現代評論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態度！

晴天的話

√語絲索隱

公理與正義的談話

請大家認清界限

√與豈明談道

如何提倡世界話

父與子

歷史即神話

“長虹給他母親的一封信”

與評梅論悲劇

√領袖主義

√十字街頭答萍水

少年維特的煩惱和強盜的比較及其他

飯顆山頭逢杜甫

√我在十字街頭貼招子

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同一個三十歲的青年攀談

自畫自贊，自廣告

新時代的消息

V 由太戈爾而至雨天的書

青年作者將是世界作者

我們的性生活

我走出了石化的世界

名字的退化或進化

猛進第五十四期目錄預告

Gogol 啓事

一人對話

贈小老頭及其傻瓜

斷續之聲

特別聲明

寄到八道灣

請疑古玄同先生自己聲明

疑威將軍其亦魯迅乎

‘天才’一下子

1. 鼻孔出氣的人有兩張嘴

2. 我原來是天才

3. 兩面等於一面?曰:所謂一面之辭也

4. 大魚與小魚

5. 魯迅夢爲皇太子

寫給少年歌德之創造

再寄八道灣

所謂自由批評家啓事

女士與文學家的心

取消批評工作

介紹珈璣

多數是對的

時間裏的過客

階級與思想

藝術的內容與形式

答周作人

新青年時代的喜劇

思想上的反動派

游離藝術與勞動藝術

政治與批評

科學這樣說

周豈明還想裝糊塗嗎？

派別

經濟與藝術

從北京寄到廣州

我之政治談

再談批評

青島與曙光

我的旅舍在那裏？

建設在民間

窮人的世界

讓我把安那介紹給維特

同情與賞鑑

古代的三大傑作

思想的地方色彩

一個靈魂便是一塊骨頭

實驗教育

有永久價值的時評

中國的美國人

查拉圖斯特拉與資本論

接婚的愛

黃禍與酋長思想

戲答二首

也是戲答四首

埃及古歌譯呈劉處士

(1. 廈門通信

2. 阿Q正傳成因

3. 走到出版界的戰略

4. 新的世故

5.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以上諸文從略)

6. 我的答復) 附 去。

走到出版界

藝術批評與藝術

什麼是藝術批評呢？藝術批評是對於藝術如何產生的一個說明。這是一件很煩難的工作，一個藝術批評者必須具有對於藝術的鑑賞，又必須有充分的關於人生的科學的知識。如其沒有第一個條件呢，那是所謂科學的批評。然而，沒有鑑賞，則不懂藝術，又如何能夠批評藝術呢？如其沒有第二個條件呢，則那又是所謂印象的批評，印象的批評，其本身也只是藝術，那如何又能算做藝術批評呢？所以，藝術批評必



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但這樣藝術批評，我還沒有看見過。

歐洲普通的藝術批評，大抵常分科學與印象兩派。屬於科學派的，大抵不是藝術家，所以也沒有相當的藝術的鑑賞。藝術家而兼做批評的，則又常屬於印象派，對於所批評的藝術為不必，對於藝術的“觀衆”則無用。然而兩派又各自固守着陣地，不肯前進，也不肯後退，其結果自然是相互的滅亡。近來不知道有沒有新的藝術批評出世，但我見過一篇表現派的藝術批評，則並不是我之所謂新的。

俄國的藝術批評，比較肯着眼於實際的人生，所以比較有特殊的色彩。然直到馬克司主義的藝術批評出世後，仍然沒有走到新的藝術批評的路上，近來又一切都支配於權力之下，怕更沒有什麼希望了。

說到中國來呢，則更卑之無甚高論，現在還沒有藝術批評。

然而，也並不是沒有貌似的藝術批評。反倒常聽見藝術批評家嘆氣：“中國沒有藝術哪！”中國有沒有藝術是另一件事。再說如其不是我們所認為藝術批評家，則他的一聲嘆氣決不會使我們疑惑真是沒有藝術。但是，既然自己以為是一個藝術批評家了，則又何必定要批評新出的作品，中國向來還沒有過藝術批評，難道一個新的批評家剛一出來，便連一點材料都找不到了嗎？幾曾聽見過天文學家嘆氣：“天空沒有星哪！”幾曾聽見過生物學家嘆氣：“地球上沒有生物哪！”

近來在創造月刊上看了成仿吾的兩篇文章，我以為作者是在那裏背歷史，談道德呢！不但離我所希望的藝術批評很遠，便在歐洲那些較高明的藝術批評家中也沒有這樣陳腐的議論吧！然而作者偏正是中國的自謂藝術批評家者之一呢！

藝術批評是那樣煩難，然而我們在普通談話裏

所碰到的，批評又何其容易呵！一個人時常把一篇作品大略一翻，他便說話了，而且他所說的，好像他真以為是確乎如此也者。至於我們在普通出版物上所看見的，關於批評的文字，我們也看不見說明，而只看見估價，這大概是屬於商業派的藝術批評吧！

在醒獅週報上看見過劉大杰的一篇文章，據說，中國現在已經有純文學和國民文學兩派在對立着，而且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但是，我偏不曾看見過。國民文學派，或者還可以推測作者所指的於一二。純文藝派，則我無論如何不能夠知道。然而，作者却說是大家都知道的。而自己又不說出來。我們可知人們對於批評文字如何輕率，別一方面，又可知道談話間的批評好像還大有勢力呢！

商業派的批評退下來便成了廣告，但這廣告也只是中國式的廣告。要說外國書店的廣告，則有時還是中國批評家所夢想不到的批評呢！而且，中國式的

廣告雖然不好，但人們還大致都知道一點。若廣告而託名批評，或托名介紹而行其批評之實，則弊必有較廣告而更大者。我有一次在申報上看見趙景深介紹一本書，說那是中國第一本什麼集，並且引證了幾個外國的文學家來裝潢那本書的作者，說得像煞有介事者，批評的醜態真無奇不有呵！

所謂讀後感者，在各定期刊物上也很流行。看字面呢，則這本來是一個人讀了某書後而述說自己的一些感想。往小裏說，就好像古文的書後，往大裏說，或正可走到印像派批評的路上去。然而流行的讀後感則大抵都不是這樣。雖然名為讀後感，然其實倒正是讀後書評，所以並不述說讀者的感想，却只評論書的短長。然而批評又決不是這樣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們看過一篇讀後感後，我們的讀後感便成為這樣：既不能從他知道某書的內容，又不能從牠知道讀者的感想。而只看見國人之輕率於批評而已！也許人們以為這讀後感者不是對於書的內容的感想，而是對於

那本書的感想，則這更證明他不懂藝術，離藝術批評的工程遠遠得很呢！實則，能夠寫一篇真有所感的讀後感，在中國怕已是不可多得之讀者。而且，從這裏到藝術，倒正是正路，捨正路而不由，而去冒充批評家者，你們可以有所感了吧！

因爲人們不懂藝術，也不懂批評，所以偶有新的創作出來，所謂批評家者便大抵都不說話。第一，因爲新的創作一定都有些古怪，他們只看見壞處，然而又怕說錯。第二，他們看見很古怪的，又以爲或者也有好處，然而又說不出來。兩者即一，結果是置之不說。而所說的，於是只限於他們所習熟的人的作品，或略負時望而又淡薄的作品，便成爲應酬周旋，與批評遂相去更遠。這樣舉例，由陳源而下，我們可以數到不少的人數。

我們不但看不見藝術批評，而且爲藝術之阻礙的還正是這些批評呢！新興的藝術如想站起腳來嗎？

則在打倒虛偽的作品之外，一件重要的工作是不能
不先打倒這些虛偽的批評！

中國人向來沒有賞鑑藝術的習慣，新興藝術初
出世時，自然是不會被人們認識。雖然外國的每一次
新藝術運動開始時，也常受到同樣的困難，然而畢竟
是好一些，他們還可以遇見幾個敵人。中國便沒有那
樣希望，便偶爾在文壇上遇見幾個文敵，然大抵是相
視以目，中國人真是卑怯而圓滑而麻木得可怕呵！我
想：真的藝術家也許會在中國寂寞到老死下去。不
止！還不止此！古代的屈原不是直到現在還沒有被人
們認識嗎？而且，屈原已是幸運兒了，如其他沒有坐
過楚國的幾天臭官時，那也許連他的名字都會被人
們忘掉呢！

青年術藝家初出來時，受盡社會的氣，所似比較
輕率些的，便聯此以抗彼，一發而不可收拾，遂與社
會同流合污了。出師未捷身先死，到這時，原先的藝
術家其實已經夭折了，然而社會同病相憐，反而纔歡
迎起他來，這便是中國人對待藝術家的手腕，這真是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傳統政策呵！

若夫硬到底，窮到底者，藝術或者會成功了，然而做着已飢已渴的好夢，而結果却只是無縱無影。藝術在中國，似乎只在要埋沒幾個勇士。所以，在這條絕路上走着的朋友們常對於藝術而致其最大之憎恨，而常有去掉筆槓之思，這也不是無因的嗎！

但或者，在這裏也會有一條純新的路開闢出來，我却常作如是觀呢！第一呢，像外國那樣專門藝術家是不容易養成的；第二呢，藝術所不留宿的流浪人，別處更沒有容納他的雅量，倒許有什麼非常的事會出現了！我真不免這樣想呢！中國如其會有科學嗎？那一定是那些流浪人們做出來的！中國如其會有偉大的運動嗎？那一定是那些流浪人們做出來的！總之，中國將來無論有什麼非常的事件，我便以為除那些流浪人外，是不會再有人去做的呢！而且，在這中間，那些流浪人們將要做出純新的藝術，為歐洲所沒有過的藝術，因為他們過的是歐洲藝術家所沒有過的生活呵！然而這裏呵，我真是現在一點也拿不出

證據，人們也大可以無須相信吧！

569, 1926, 上海雜。

藝 術 界

語絲第九十四期登有金鎗一詩，作者黃運初，尾註越南，黃君或即越南人也。我向來對於南方人總不免時抱悲觀，因其輕飄飄地故也。但也不是沒有例外。在理想上呢，則我之喜歡南方或有甚於北方者。到上海後，我的悲觀越發增加。在上海的各種出版物中，想找一二思想明透，卓然有所建立者，固不可得，即於黑暗中想摸索幾點微射的閃光，也只摸索得黑暗而已！回想北京，倒成了思想的天國，但後來，居然在創造社出版部裏熟識了小伙子仲平，則又地有分於上下，而無所謂南北，即米芾所記好漢常從背後出是也。而仲平又越南人也。因此，我便非常愛起越南來。常想什麼時候能到越南走一趟。現在讀了黃君的詩，我對於越南的感情，便越發圓滿到十分了。

仲平已被解職到北京又到陝西去了。仲平的詩，

在上海期間，只在洪水上發表過幾首。創造月刊何以不發表他的詩，我常不能明白。臨走時，他爲狂飈季刊寫了一首長詩，現在還放在我的抽屜裏，正不知何時纔得見天日呢！

我對於創造社向來是抱好感的，雖然我不喜歡他們的品作。他們前數年孤苦奮鬥的歷史，我對之表無量的同情。但從我在莽原第二十四期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洪水第一期論是非一文後，作者震聲不答辯，却用侮辱的態度報我。我於是不高興創造社了。他們顯然想襲用他們的歷史而壓迫未來，然而這是多麼可笑的乏戲呵！到上海後，我也認識震聲了，我很想舊事重提，同他當面辯論一番則個，但我知道了他不願意辯論的時候，也便作爲罷論了。近來自仲平事發生後，我越發憤懣了。何以文藝界的朋友對待文藝界的朋友，也完全像老板對待小伙計那樣呢？

仲平的詩集“未奏了的大曲”，已收爲狂飈社出版物之一，尙未付印。此外有“海夜歌聲”一集，將由幻社印行。

近年來各出版物中雖不乏談科學者，而有科學的素養者實少。如現代評論所載關於政治經濟等文，不知者或以其為近似科學的，實則截然不同。比之外國，不過等諸新聞記載而已。國人之能應用科學於中國事實之批評者，以吳稚暉為第一人。雖然他說話隨便，感想多而謹嚴少，然其基本思想則純然科學的也。我於中國負時望者之文字，最喜歡看者，只吳稚暉、魯迅兩人。豈明時有善言，故亦有時喜歡看。常想寫一些文字批評批評他們三個的著作，但直到現在還沒有動筆。第一，自然是怕做不好。第二，則寫的少呢，少人能看，寫得多呢，且成卷矣。

在在颯季刊預備期間，我本想寫一篇文字批評一年來北京思想界的新傾向，但終以忙着篇稿校字及做別的文字，所以沒有做起。以為到第二期做吧。去年一年北京的出版界，因為特殊的時局的緣故，思想上引起一個小小的運動，這運動因為藝術的色彩

比較多些，所以一般讀者們都難於認識牠的真象。從事運動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說，所以直到現在世間還像沒有什麼也者。但這個運動，雖然沒有那樣普遍，但比新青年運動却深刻得多，牠是會慢慢地蹣跚地表現在事實上呢。其中雖然也不是沒有派別，但當時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就形式上說，可分為莽原，語絲，猛進三派，然而大致都是由思想的自覺而表現為反抗；而所反抗的在大體上又都是同樣的目標。三派之中，又以莽原為最急進。在思想的色彩上說，則莽原是藝術的，語絲是自由批評的，猛進是政治哲學的。假使這三種週刊合組而成為一個月刊，再有人多做點宣傳的所謂系統的文字，則人們的耳目一定會更為清爽一些。我那時也曾注意到這一點，曾有過辦狂飈月刊的計劃，但一着手便失敗，後來纔知道那原來是不可能而且不必要的事情。

如有留心的朋友把那時的各種刊物，同那時的環境詳細研究一下，做一些系統的說明出來，倒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但是，這樣的作者，怕一時還很難

遇到，或是還落得要我來寫，這是常使我感到懶惰與躊躇的，或者這也正是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寫出什麼的一個最大的原因吧！

吳稚暉近著一書所收的文章，也都是在那時發表過的。這是異軍突起，而仍組成一聯合戰線。回首冷落燕市，不禁感慨系之呢！

科學書的貧乏

無論在著作界或翻譯界，科學的書都看不見多少，這可以證明西方文明還沒有到中國來，而近年來的文化運動徒有其名而已。據我所看見的，真的科學的著作只有郭任遠的人類的行爲一書。然而又只出了一本上卷雖然極端而且正確，但終之都是一些假定的理論。實驗的下卷，則久久不出，聽說作者且已中止他的工作了。所以從搖牀到墳墓，科學的生與死在中國是如何來得痛而且快呵！現在沒有上年紀的人中，我只知道我的朋友德榮是一個誠懇地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他的行爲主義更極端，我以為也是正

確。此外，在不知名的朋友中一定還有，只是無從知道罷了。

二十年前，人們躺在大煙燈傍談西學，現在則人們躺在牀上看政論，在這樣環境之下，科學自然是不會有什麼發展的。而且科學的書也自然是不會受人們歡迎的。

翻譯界呢，物種原始要算是最大的成績了，資本論則到現在還沒有。安斯坦的，却很有幾本幾乎同樣大小的小冊子，使安斯坦到中國來看見時，還會疑惑是到了小人國裏呢！

至於那些被人們誤認為科學的書，則大抵講的是兔與貓的競爭，古書句讀考，手淫善惡辨及張吳爭霸之類。

7, 9, 1926, 在上海灘。

中國藝術的姿勢

人類的行為是刺激的反應，而不是有意識的，所以人常不能夠認識自己的同別人的行為。表現行為

的藝術，所以最真實的，便是那最近於無意識的。寫實主義者在表現現實，却以觀察為根據，所以不能夠表現真實的現實。再則，雖然藝術上常有用科學的一個形容詞的，然藝術同科學總是相去很遠，所謂觀察者，寫實主義的觀察與科學上的觀察也相去很遠，我常覺得表現主義比寫實主義更是科學的，而且這也是用最進步的科學可以說明的呢！

中國現代似仍以寫實主義較為適宜於一般讀者。過此則怕都談不到。然寫實主義的作品在現在則仍寥寥無幾，將來不知若何。據我的推測，中國藝術的趨勢，必不能按着歐洲過去的步驟進行，而為：其先必呈一極紊亂的現象，而結果則將有一最新派出現，而又不是表現在主義或未來主義，而必帶多少行為的同現在的色彩。現在如有批評家出現，我想他便在現在的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出這一個姿勢吧！

讀 謝 本 師

讀語絲第九十四期周作人謝本師一文，就此寫

一點讀後感吧！

中國人大抵都偏於保守，我以為這是家庭的農業經濟的一個必然的現象，與國民性沒有關係。近年來受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一時呈現出緊急的變動，然變動之中也仍是保守的色彩很多，然又不能不隨時變動以適應環境，故此興廢盛衰，頻仍不絕。這種環境之下，有做統一之夢者，真是一個好夢而已！而且，各界都沒有例外。

離題太遠，話歸本題。章太炎的名字，我在民國四年纔初次聽一個朋友提起，說他古文做得很好。我當時漫應之曰：“現在那裏會有好文章！”遂沒有留意。初次見他的書，是在民國五年初到北京的時候，我很愛看，大概有一年多的樣子。我所愛的，一，態度顯明，二，論理謹嚴，三，文章古奧，四，學問淵博。却也奇怪。我次年偏僑在一個大學校聽講，教員只有兩個好的，一個講心理學，一個講論理學，偏都是章太炎的門生。教員初上臺的時候，總務長一經介紹，臺下的學生便立刻都眉飛色舞，可知章太炎的名字在

那時有多麼漂亮！

我又想起我的父親來。在那時他屢次說我不要看章太炎的書；可惜我無法遵守。但到他去年快死的前數月談起章太炎時，他的態度已完全變了。

上海時疫流行的期間，章太炎在報紙上同人大辨論藥方問題。我那時想；如其有人到他們那裏看病去，怕是辨論還沒有結果，而病人已經死了呢！

又，從前我在北京的商店裏也常聽見伙計們談說章太炎的名字，但是最膾炙人口的却是：章太炎的新夫人要同他離婚，說是嫌他口臭，他的罵人的大名，可算是鼎鼎的了。但是現在呢，罵人猶甚，而口臭無聞。

至於出書齋而赴朝市，則是很普遍的現象，雖然也有不大高明與或較高明的分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不能以“中國謬見之遺傳”一語決之。

小 書 局

在前幾年時，有一兩種代表一個新趨的向的刊

物出現時，常是由小書局印行的，如新青年，創造都是。這個事實已在說小書局在出版界曾經站在較進步的地位，可是，最近幾年，純然代表新的趨向的新起的刊物却不大看見了。或者有識者還因此歎青年之沒有進步，然而這與書局却沒有關係，書局不往上進的路上走，則雖有新的趨向，也只能潛伏在幾個落拓窮苦的青年手中，新的刊物是不會自己飛在大人先生們的面前的。即如沈鐘半月刊的出現，雖然終於出現，然也經了幾番的周折呢。

近年來幾家舊的小書局似乎漸覺冷落，代之而起的是由新讀書人自己辦的書局逐漸增加。這似乎是一個好的現象，可是也難說定。將來究竟如何，還得等辦書局的先生們自己用事實來說明。最容易走上絕路的，是新讀書人最容易犯的成見用事那一個毛病；別一方面則這樣書局在營業上也有許多的便利，無須乎像從前那樣常得走冒險的路。然而一切新的東西都從冒險中來，則知之者多而行之者又何其少呢？所以一個書局如想對“新思想，新文藝”有什麼

貢獻，是不能不注意這些的。如以爲除自己的一些作物外，即便千好萬好，便謂“天底下沒有新的東西”，則真是無藥可救，未墮地而先死了呢！

文化的論戰

胡適的文字，近一二年來已不大看見了。近來因爲在日本改造上發表的一篇關於文化的論文，似乎又要引起論戰的樣子。真是無聊的事呢！究竟文化是什麼，其實也沒有幾個人說得上來的。不創造文化，而只討論文化；消閒則有之，於文化何益？

胡適自己的文字，便沒有同文化有什麼關係的。整理國故嗎？那只是整理中國古代的文化！宣傳或應用實驗主義嗎？那也只是宣傳或應用外國的文化，況且，國故與實驗主義究竟是不是文化，還是沒有先決的問題呢！談文學而不懂文學，談科學而不懂科學，談哲學而不懂哲學，實驗之謂何？如有人說：“拿證據來！”則胡適除了一些談說的閒話外，有沒有文學，科學，乃至哲學，乃至好政府把來給人看呢？

胡適是主張實事求是的人，所以，要談科學嗎，便應該先做點科學的工作——如物理學的，化學的，生物學的，科學的心理學的，科學的乃至半科學的經濟學的，不應該聽了哲學便來談科學；聽了別人的實驗主義便來談哲學，談西洋文化，談政治；看了中國古人的書便來談東方文化。

胡適好久不談文學了，有人說是他已覺悟了自己不懂文學，不知道是不是也因為出書齋而赴朝市，但是，胡適不談文學，却是可大書特書的中國文學進步的一個證據。所以，他現在又談文化，又談科學了，這也便是中國科學文化不進步的一個緣故吧？弄潮的唯物主義的警鐘不知道可以驚醒胡適的迷夢不可以？

至於已經加入這次論戰或將要加入的人們或朋友，我希望你們注意這一個提議：在論戰之前，先認識清楚什麼是科學，什麼是文化，乃至什麼是唯物主義。

11，9，1926，在上海灘。

文化討論與文化有什麼關係？

范壽康在一般第一期發表了一篇關於文化的論文，末尾說，問題太難，天氣太熱，討論只好待諸日後。當初梁漱冥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胡適也說過相類的話。我以為這幾句話的實寫倒比他們討論的價值高過百倍。第一，這可證明他們的討論是一件沒有結果的事，因為問題太難。第二，這可證明他們的討論是一件不必要的事，所以有“天氣太熱。”第三，這可證明他們的討論只是秋涼時的一種閒。第四，這可證明他們的討論於文化沒有關係。

如其農民們說，工作太難，天氣太熱，只好待諸日後。則我們便會看見這一年必定有好多人要餓死的。工人也說不得那樣話。如其所謂文化是指着對於人類的生活切於實用的時候，則農工的生產，誰都不能說不是文化。所以農工的勞動便是文化的創造。因為農工不勞動便不能生存，所以他們纔創造出文化。因為消閒的人們離了農工便不能生存，所以他們

是靠了農工的文化而生存。因為農工到某個時期不發明工具便不能生存，所以農工創造出科學。因為消閒的人們把生產科學做了談資，所以他們來討論文化。如其沒有農工也便沒有文化，消閒者早活活餓死了，還討論些什麼？如其農工不發明科學，消閒者便討論到一萬年，能討論出科學來嗎？如其消閒者吃飽睡醒，相安無事，絕口不談文化，只要有農工在着，文化能够不進步嗎？如其消閒者懂得了什麼是文化，丟開消閒而去勞動，丟開討論而去發明，其有益於文化者又如何呢？

如其藝術也是文化之一的時候，我們要對那些消閒的人們說：“你們不要討論藝術，待諸我們創作好了！”我們又要對那些中西古代的藝術家說：“我們沒有閒工夫討論你們的創作，我們正在創作我們的呢！”我們又要對那些後世的消閒的人們說：“不長進的東西，不要討論我們的創作啊！”

討論的文化先生們知道中國農業不發達，然而遭了旱災的時候，他們也一樣不能使老天下雨，討論

文化的先生們知道中國的飯食不衛生，然而他們能够吃西餐。討論文化的先生們知道外國的鎗礮利害，然而他們在外國只學了些關於鎗礮的討論之術，所以沒有帶回鎗礮來。一旦同外國到了兩軍陣前，詛咒鎗礮固然要失敗，但恭維鎗礮也不能得勝。

我們也不是東方人，也不是西方人，我們也沒有枝枝葉葉的文化，我們是這樣一個國裏的人：這裏有勞動，發明與戰爭，而沒有討論。

不 裝 腔 作 態

到上海後第一次看見的頗有意思的刊物，是 A 11 了。第一是因爲小伙計們辦的，勞動之餘自然說出的是人話。第二是因爲小伙計們辦的，所以不裝腔作勢。第三是因爲小伙計們辦的，所以膽量却不小，好打抱不平。第四是因爲小伙計們辦的，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所以新鮮。但出了三期却不見了，真是好花能有幾時開呵！到變了幻洲時，便有些變了。幻洲又要改出半月刊了，又奇怪地分作象牙之塔與十字街頭

兩半，象牙之塔我是沒登臨的，十字街頭或可以看見從前的舊面目，我總可以分取一半吧！

人們能彀不裝腔作勢，文字的第一步已做到了。能夠說自己的心腹話，文字的第二步已做到了。思想，藝術都是從這裏開步走的，而人們偏於好裝腔作勢欺騙人，而獨自命為思想，藝術也者，那怎麼好呢？請他們將來熟讀十字街頭三百遍吧！

不裝腔作勢而說心腹話的文體，是從語絲，莽原開始的，語絲多諷刺，莽原則多謾罵。洪水也曾有過類似的傾向，但裝腔作勢的地方却很多。近來各處似乎逐漸流行了，然而近乎的却還不多見，則以地位，心境，思想相差太遠故也。這原不是可以從字面上學得來的呵！

吳稚暉則又是這樣文體的一個先驅者。

再說幾句吧。其實語絲上的文字又何嘗一樣呢？比如，衣萍的，直爽多而思想少；語堂的，漂亮多而思想少；川島的，玩笑多而思想少，以至一正是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色彩。至於莽原呢，我想不用說什麼了。

我也許還會失掉了陣地呢——但總之，週刊和半月刊的色彩幾乎兩樣，是人們都可以看得見的。

一九二六，九，一二，在上海灘。

革 革 革 命 及 其 他

郭沫若說：不但有革命，還有革革命，還有革革革命，請問郭君命是什麼，如何革之？這怕不只是一個名辭的問題，郭君一面談階級鬥爭，一面又談革命，一面談唯物史觀，一面又談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一面談國民革命，一面又談世界革命，矛盾實甚。在流行的刊物上雖然也常見這類論調，然藝術界聞名的郭君則不當如此。郭君在中國藝術運動史上是佔有地位的人，但給時代以貢獻的，却還是初期的女神，少年維特之煩惱等著譯。星空而後，則名譽日高，而地位日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不仍然是個人主義，浪漫主義？昔則“僭妄，”今日過之！望郭君猛省！

我近來研究了一點經濟學，纔知道革命原來是

沒有的事，革命只是階級戰爭中的一個誇張的口號，亦如對方之討賊也者。一天，碰見魯迅，我同他談了，他也說：“革命本來也是人們造出來的！”魯迅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同時代的人沒有能及得上他的。

中國人把革命兩字太浪用了，一方面固然由於思想的混亂，但根本的原因還是革命本來便沒有確定的意義，沒有確定的意義的字，大抵只是字，而不是事實。所以廢棄不確定的字是明瞭事實的一個直接了當的方法。吃飯，穿衣，生死，這一類字沒有用錯的，因為牠是事實，沒有錯誤，也便沒有思想問題。德榮根據心理學的發見，主張更極端，他說，現在應用的字都是錯的，都得重新另造一遍。

中國人的思想大抵淺薄，所以不但不能發見歐洲人關於革命的錯誤，而且引用了來把原來慣用的某種意義都失掉了。政治上呢，聽見歐洲人談革命，便什麼都是革命了。文學上呢，聽見歐洲人談派，便什麼都是派了。我們現在是要來一個徹底的正本清源的辦法，我們不說歐洲從前是如何，我們要說事實

是如何。

莫泊三及其不幸

莫泊三的小說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是曾轟動一時的，在代表自然主義者的態度這一點說，也確乎是一個最適當的人物。但是，自然主義並不便是藝術，所以我們如要看莫泊三藝術上所佔的地位如何時，我們是要丟開他在自然主義上所佔的地位，而看他的藝術的本身。我們看見莫泊三在他初年同晚年的一部份作品，人類生活的平淡的同慘苦的圖畫，我們覺着莫泊三誠不失為一個不說謊的藝術家。不說謊並不是藝術的最高點，那甯可說是藝術的水平線，所以莫泊三總算是水平線上的作者了。然其價值也止於如此而已。我們如要再往高或深裏探求，則我們將得到空虛。固然，自然派是不懂得行爲的，自命是一個人生的傍觀者，然而傍觀者不能夠明白局內的彙象，自然派當沒有理由致其反對的雄辯。實則，與其說自然派是人生的傍觀者，毋甯說是人生的退縮者。時代

是不停地在進化着，雖然是由於必然的趨勢在追趕着人類，然而那被追趕得最快的人仍然不能不說是人類中的一些捷足者。退縮的那一大部分，在時代上他們不是行其所不得不行，而是受其所不得不受。莫泊三也是這類的人中一個，所以他只能看見這一類人的生活的真象，然而這却不是時代的真象。莫泊三像一個鄉下人，當戰爭的時候，他自謂看見戰爭的真象。然而他却沒有到過前敵，他看見的只是些逃亡的敗兵。他於是從而描寫敗兵，並且他不用他的說話，却用比說話更偏私更容易迷惑人的片面的事實告訴人說：“軍隊裏只有的是敗兵。”

莫泊三是一個小孩子，他是以小孩子始以小孩子終的。他的表面上極其矛盾的初年的同晚年的生活，實則有一條不斷的線，在連絡着，深刻的觀察者會知道那完全是沒有變更的一個人：那便是他的“順受其遇。”他快樂，他絕望，他獻身於藝術，他淪亡於的藝術，乃至他感到永久的痛苦而自殺，感到當時的痛苦而又中止其自殺，乃至他感到發狂而終於不得

不發狂，在這中間，都有不變的一點，那便是：“順受其遇。”這是他的老師十年的教育所沒有能更正的，而且也不會有能够更正的人。

至於他受一般人歡迎，則在這個藝術家更不是一件名譽的事。他的那大部分毫無意義的小說，除去消耗他自己的貴族的消閒的時間及投其所好爲一般人所樂於贊美之外，在藝術上說，是他的最大的污點。他甚至從他的那些壞的作品中暴露出他的一部分好的作品的缺點。他真實地要說出他的所見，然而他却不去真實地追求他的所見者。

莫泊三的作品譯成漢文的，大抵出於李青崖的手筆那樣公文式的文體，這也是他的不幸。中國人也有不少喜歡莫泊三的，其所喜歡自然是玩笑與公文了，離藝術又何其相去之遠呢？我是愛莫泊三的，然而爲藝術我不能不可憐莫泊三，爲莫泊三我不能不可憐中國的譯者與讀者，而來說了這一套閒話。

再讀蘭生弟的日記

駱駝除來已數禮拜了，那一篇蘭生弟的日記却終於沒有一讀，因為我有一種壞脾氣，拿起一篇作品時，我常先把前幾段一看，如其看不到什麼時，便丟開了。蘭生弟的日記也是這樣一篇不幸的文字。近幾天看了郁達夫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那篇批評，我覺得不大釋然，纔又引起再來一讀的想頭。我終於讀了，但是仍然不幸得很，我只讀到二十九頁便中止了。我覺得在這裏沒有遇到藝術，這是些記事同說話，雖然是誠懇的。誠懇不便是藝術，雖然牠是藝術的起點。我誠懇地說：“這個作品出世太早了，在牠沒有成爲一個作品之前便出世了，所以牠不是一個作品。”用文字寫出的藝術自然不能夠離開記事同說話，然而藝術是超於記事同說話之上的，或者說，記事是要藝術的記事，說話是要藝術的說話。猶之科學不能夠離開與料，然而與料不便是科學。我的意思是，如其作者丟開了這些已經寫出的，再去寫那未曾寫出的。

藝術大概是會出來了。如其事實只是事實時，現在的這一篇蘭生弟的日記誠然是一篇日記。我並且聲明，我現在寧可說是站在寫實主義的立腳點說話。

到第三次有所感時，我將第三次來讀這篇蘭生弟的日記，這裏如有錯誤時，也只好待那時更正。

1926，9，15，在上海灘。

希望科學出現於中國

現代評論上有一篇端六的廣州現狀，據說是以純客觀的態度實地考察得來的報告，但其實是一段隨便的雜記。客觀兩字，本來難於做到，客觀而又加之以純，或者是超於科學之上的客觀吧。上帝已經死了，科學之下又還沒有科科學降生，所以純客觀云者，至少也是謊話。

人們每不把科學拿給人看，而只是憑空說什麼科學的態度，然而沒有科學，又如何證明有科學的態度？再則，對於天文地理，客觀或者比較容易，若對於人事，則人都是人中之一人，何以獨能有所謂純客觀

者。即便有真正的科學，也不過是較客觀的而已，以言乎純，去之甚遠，而況連科學都沒有呢？

從前人們以為上帝是公平的，然而上帝住在天堂，何以能公平處決地球上的人事？所以憤激的藝術家便每詛咒上帝而頌祝魔鬼。後來哲學也頗想取上帝而代之，然牠同上帝也同樣是失掉了自己。現在我們便只可相信科學。然而我們不相信那些空談科學的人。誰如說他有科學的態度時，我們便問他要了：“拿科學來！”

中國科學社同中國那些空講科學的人，並沒有科學的成績給我們做出來，而却空擺科學家的架子，我們不承認他們是科學家吧！宣傳科學，我們認為是需要的，然而宣傳科學的不便是科學家，所以宣傳科學最力的而又樸質的吳稚暉不自命科學家。再說，坐在天文台上的天文學家也不配說他能夠客觀人事，地質學家也說不出經濟的原理來。

那末，端六的純客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據他自己說：“承招商局傅筱菴先生的厚誼，差不多把廣

利輪船的大餐間官艙房艙都送給我們了。”是了，那大概便是大餐間裏的純客觀吧！而且，厚誼有過於送給者，人事的地位有過於大餐間者，所以客觀之上，而又有純，純之上而又有純乎其純的時候呢！

末後，端六希望政府出版機器出現於廣州，我也希望真正的科學出現於中國！

寫給彷徨

有人用再現和表現批評過吶喊。然而，什麼是再現，什麼又是表現呢？兩者並沒有確定的界限。生活以外沒有藝術，藝術是生活的表現。那末，什麼又是再現呢？人不能夠忘我，自然派自謂離開自己，却沒有做到離開自己。那末，什麼又是再現呢？藝術不能離開生活，藝術批評也不能離開生活批評。那末，所謂再現者，在生活批評上是什麼意義呢？有人又以為魯迅是一個生活的傍觀者，然而這生活的傍觀者一語，簡直是不可思議。因為所有活着的人，便都是在生活中的人，如何能夠傍觀生活呢？批評家們只要注意

到吶喊的命名，也還不至於有這樣錯誤吧！

我初次同魯迅見面的時候，我正在老狂飈週刊上發表幻想與做夢，他在語絲上發表他的野草。他說：“幻想與做夢光明多了！”但我以為野草是深刻。他說了他像所譯述的 Kupoin 的一篇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個在明暗之間的彷徨者。我沒有看見那篇小說，但野草的第二篇影的告別便表現得很明白。雖然也可以說是年齡的關係吧，但我以為時代或者是較真實的原因呢。在去年的一年間，魯迅顯然是一個戰士了，彷徨的分子似乎已減少，而光明加多了，雖然在較深刻的意義上人生怕是求遠在明暗之間吧！

現在以彷徨之名而行世的這本小說集，其中如孤獨者，傷逝兩篇，似乎已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却終於寫出更大的破滅與絕叫，且終於寫出更深刻而悲哀的彷徨，則作者終是在較深刻的意義上而生活而創作呢，也還終是時代的原因呢？

28, 9, 1926。

與春台講語絲

我所喜歡的是野草的語絲，是同傳統思想，同黑暗勢力，同虛偽紳士奮鬥的語絲。我便是喜歡語絲的文字時，也只是喜歡那能夠做到這幾種工作的文字。我無須乎知道語絲的發生史，因為那沒有多大的關係，雖然我也曾知道些個，便是把發起的動機也算應該知道的吧，則如春台所說的誠然是實有的情形，但此外也還更有別的，而為春台所沒有說出的。就說吧，即如語絲同人的約定，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價值。況且十六人中連文字還有未曾做過的，又少數則雖也做而却是很少，則此約定幾等虛設。如說這竟是語絲的特性，也是語絲同他種刊物不同之處，則更是可笑的話。一則他種刊物雖不必有此約定，但實際到這種約定決不是沒有，則此非語絲之特性，而又非語絲與他種刊物不同之處者一也。再則，此種約定，即便向無他種刊物實行過，然而今既由春台說出，他種刊物也未嘗不可以效法一下，則這便也成為語絲

了，否則，此種約定非語絲之特性，而又非語絲與他種刊物不同之處者二也。即便他種刊物既未曾實行過這種約定，而且也不能效法，然而我們可以不知道語絲的這種約定而仍喜歡語絲，且不妨比較地真能明白語絲，則此種約定之非語絲特性，而又非語絲與他種刊物不同之處者三也。但這些，真無關重要，大可以不必多說。

我是少少評論過一點語絲的，我評論語絲。老實說，便是評論語絲，却不管什麼同人，更無論乎約定。疑惑怕犯了什麼抽象的眼光，所以拿這一段議論來作佐證。

再說，今天剛讀了語絲第九十八期豈明的“鋼鎗趣味，”則所謂靜默一點者，怕也並不“似乎”吧！而所謂養力者，或者倒似乎是做不出文字的“同人”自飾之辭呢！

30, 9, 1926。在上海灘。

書的銷路與叢書

據幾家書店供說，性史是最好賣的書，吳稚暉魯迅的著作是次好賣的書，情書一束也是好賣的書，落葉，飛絮也好賣。從這裏也可以知道讀書界的一點什麼消息。

如其新開的一家書店而不賣關於性的書，則牠便怕要關門。如其中國有一個性學大家忽然跳出，則他才真的是思想界的權威，領袖羣衆的英雄。

通俗的書，據說也是好賣的書之一。但所謂通俗者，並不是如相對論淺釋那樣意思，而是別無什麼而只迎合普通讀者心理的書。此說我不大相信，而且也很難做到。一元以上的書聽說大抵不好賣，所以有的書店便不高興印行。

但在這種烏烟瘴氣的出版界，而不寫性慾的小說與頭緒太亂的論著在好賣的書中竟能够屈居第二，真不能不說是難得了！

所謂頭緒太亂者，有一個故事在着。去年春天我在北京遇見一個醫生，思想很新，談話很有條理，見聞也算很廣。我同他會過三四次，每次總要暢談好

久，因為日常真不容易遇到一個能夠談話的人。這自然是說關於事實的一些辨論式的談話，若說尋常談天，則能夠“談許多天”的人多得很呢。所談過的題材都還談得來，偏有一件事我很納罕，他不懂吳稚暉的文字。關於文字的，他只能談到陳獨秀為止。他說，他覺得吳稚暉的文字總是頭緒太亂，不知道他說的究竟是些什麼。他說但據懂得的人說，吳稚暉的文字是極有條理的，只是思想不到的人不能看得出。他說，他想慢慢看去。一年半沒有見面，不知道他現在看得如何？

吳稚暉在新世紀上發表的文字，現在看起來還很新。可知中國思想界太沒有進步。人們喜歡看他的文字，也還是近一兩年的事，近一兩年來也有他的論著出版。但不知這些讀者中有幾個不覺得頭緒太亂的？不能讀書，不是一個簡單讀書問題呵！

聽說出版合作社又要有一本吳稚暉的續集快出版了。

未名社的翻譯對於中國的時代是有重大的意義的，與時流的翻譯決不一樣。但這寧可以說不在於廚川白村的灰色的勇敢，也不妨說不在於陀斯妥夫斯基與安特來夫的深的同情與絕望，而是在於那兩本在世界的時代也是卓然有立的蘇俄文藝論戰與十二個。我不以為這兩本書發展到牠們所必需的盡致，我反以為牠們有太多的缺點，然而在那所有舊的出版物中，牠們確乎是新的，不止在中國，而且在俄國，而且在世界。歐洲十九二十世紀間的文化在俄國是達到了頂點，佔在那個頂點上的人纔能看見全世界，這兩本書是有全世界在裏邊裝着的出版物。中國人也許還很少能讀牠們的。比較多的還是喜歡廚川白村。廚川白村的書本來當作文學入門讀，也不是沒有益處的。但偶爾看見有讀了廚川白村的書便以為已探得文學的秘奧，假作威福以批評一切者，大路還在前面，請他再費心一趟吧。

從前聽一個日本朋友說，廚川的書在日本只有女學生們喜歡看，不知道是不是實情。據我推想是頗有道理的，但日本的女學生還是高明一些纔够得上，中國的女子嗎，則在可看見的地方看來還沒有幾個人能懂得廚川。

從北新週刊得到消息，有人曾在藝專週刊曾高呼過“文化運動當注意藝術運動，藝術家當注重科學的修養。”第二句雖然不免有毛病，然而大致的主張，我以爲是對的。能够實現了這種主張，便能够實現了新的藝術。不料竟被“論藝術運動”的論著用一些“淺薄的”理由輕輕地駁倒了。我的見聞很陋，一向還沒有看見過這個藝專週刊，已經寄信找去了，有話時改日再說吧。

現在還想說幾句的只是，那位駁論者在文中說：“很應當推崇了罷，對於那些高呼科學與藝術的人們，誠然是很熱鬧了，美國呀，法國呀，誠然是很熱鬧了。然而很可惜，這樣的結果，無非產生出更無聊更淺薄的科學家，藝術家罷了。”這一段文字沒有說出

理由，而却武斷將來，實在是不應該的事，而論者又正是徵引厨川白村的議論的人呢！

再說，蘇俄文藝論戰，則連徵引的人還沒有看見過。

當感到沒有書可看的時候，便拿起未名社出版物後面的廣告來翻翻。普通的批評看去像廣告，這裏的廣告却像是批評。中國書店的老板同他的僱員們除了擺小資本家同大編輯的臭架子外，架子底下是什麼也沒有連廣告都做不來，我真不免替他們擔心，怎麼好呢！但在別一方面，則這種情境也大有可樂觀者在，即著作家不能不出其餘技來做廣告，而廣告且將別開一生面是也。

我常覺得中國有兩種特色，一是路狹，所以容易衝突，容易碰倒，也容易走極端，止愁沒有勇敢的人，有時是一定會走到急進的路上的。一是事多，所以幾個負責任的人便不得不什麼都去幹，雖然容易遺誤大事，但小事却會落得般般都好。這是未來的事，我們瞧着吧！

一兩年的出版物上很流行封面畫同插畫，可惜好的很少。我們擔心這一些畫家怕都是應時而生的，那便不是好消息，如其是真正畫家也來畫封面，那自然是好的了。我們禱祝真正的畫家努力而且產生吧，且不用批評封面畫的好壞。

許久許久以來，人們都只注意大事，而不注意小事。都只注意治國平天下，注意打倒帝國主義，而不注意學農學圃，搬運機器，所以都鬧得一踢胡塗。換一個樣式吧！丟開那些大的，來從事一些小的吧！真正的，偉大的文化將會從這裏抬起頭來呢！

23, 9, 1926。

關於性

目前關於性一方面好說話的人，大概要數張競生，章錫琛，周建人了。張競生是最飛黃騰達的一個，而性的知識也最淺薄。章錫琛便誠懇一些了，可惜還很好名，常以權威者自居，如能再誠懇一些時，則實際上也還會再好一些。最近科學的還是周建人的文

字，他可以給人一些關於性的科學的常識，這在目前是很難得到的。

張競生最歡喜的，而且也是最受人歡迎的，除關於性的誇張的述說外，便是節外生枝，又談哲學，又談社會學，又談藝術，又借用了這些來談性。實則哲學從來便是說謊，何況並不高明的哲學。社會學也是根本沒有那麼回事，連本身的地位都佔不住，又何能用以幫忙別的科學。藝術呢，不是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很難明白牠是什麼東西，更不能夠把不明白的東西來引申到別處去。張競生所最得意的“藝術的”，“藝術的”那一個用語，我們實在不知道那是什麼意義。我們知道“藝術的”是沒有像他那樣用法的。做學問，總要自己有一些把握纔好去宣說，即使辦不到這一步，那也要說什麼便嚴守着本題。張競生如想談及藝術時，最好對於近代的藝術再下一番工夫，否則，不但於性是無助，而且連藝術也拉下水裏去了。

審事重提

去年的出版界是有過一次運動的，大致由對外而轉爲對內，由反章而轉爲反現代評論社，對內與對外，是號稱全國一致的，然而在我們好談思想的看起來，却是反章，尤其是反現代評論社的意義深且遠。這不但是被壓迫者反壓迫者的運動，而是同情於被壓迫者者反同情於壓迫者者的運動，是士人中的不關氣的士人反關氣的士人的運動，是藝術與思想反士宦的運動，是真實反虛偽的運動，是人反非人的運動。

最可歎的，是那時有一些執筆者也以爲那只是幾個人的意思之爭，這真是奴隸式的觀察與奴隸式的批評呵！當他們看見這一方面人比較多，有名的人以外又有一些無名的人時，他們便說是某某的黨徒幫忙某某，這真是奴隸式的觀察與奴隸式的批評呵！人們不明白自己的眼睛是黑暗的，而以爲天下事都是黑暗的，這真是奴隸式的觀察與奴隸式的批評呵！

我也在那時纔看見到中國覺悟的，勇敢的女子，那至少也是在我的過去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我樂觀未來，我現在無所見。我追念那一個時代。

2，24夜，9，1926，在上海灘。

給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

昔日曾使你驚喜過的狂飈週刊，今已借屍而還魂了，這對於你，想來仍然是一個好的消息。回憶當時情況，“普天下”能賞識狂飈者，只有你，郁達夫先生，日本友人伊東幹夫，與開封的欲擒而已。達夫外恭而內倨，僅一次往來，遂成路人。你呢，我們思想上找差異本來很甚，但關係畢竟是好的，莽原便是這樣好的精神而表現。今者週刊復活，伊東幹夫不知漂流何處，才特異而年特少之可愛的欲擒乃不幸已永別人間，想找當時舊友一話此中之快痛者，乃只剩先生一人而已！不幸此執筆之初乃有一事不得不先同你談談，這誠然是一件不幸的事呵！我詛咒這樣事實發生的那一個日子！

接培良來信，說他同韋素園先生大起衝突，原因是爲韋先生退還高歌的“剃刀，”又壓下他的“冬天”。“冬天”一劇，培良曾以友誼的關係幫助新女性稿件而被拒，現在又給韋鬧，因此而感想及於“冬天”的命運之可笑，言下憤怒而悽苦。但此係私事，無須多說。所欲言者，則以此事證之，現在編輯莽原者，且甚至執行編輯之權威者，爲韋素園先生也。素園曾以權威獻人，今則用以自獻；然權威或可施之於他人，要不應施之於同伴也。憶月前在上海相遇，我曾以莽原編輯爲問，你說蕘蕘生病，霽野回家，目前大概由素園維持，將來則屬之霽野。霽野眼明中正，公私雙關，總算一個最合適的人物。現在暑假已過，不知霽野何以沒有回京。如已回京，又何以仍由素園編輯。如已由霽野編輯，培良又何以同素園相關。我真有點不明真相。不過既已鬧出事來，免不得要累及霽野。憶去年莽原改組議初起的時候，你曾要我編輯，我當時畏難而退。雖經你解釋，然我終於不敢擔任，蓋不特無以應付外界，亦無以應付自己，不特無以應付素園諸

君，亦無以應付日夕過從之好友鐘吾。黨同伐異，我認爲是客觀的真理，然我不願拿牠做主觀的態度。然而這個，在當時是行不下去的。若再說到何者爲同，何者爲異，亦漫無定論。以朋友關係說，鐘吾爲同，素園爲異，以刊物說，莽原爲同，其他刊物爲異。然則即以黨同伐異爲是，編輯莽原，也不能於莽原內部而有所黨伐也。後來半月刊出現，發行歸之霽野，編輯仍由你自任。然從半月刊的形跡之間，幾無處不顯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此則我不能不爲霽野不直者。然而還可以諉之於客觀的真理，所以我始終未提出異議。今則態度顯然，公然以“退還”加諸我等矣！刀攔頭上矣！到了這時，我還能不出來一理論嗎？

莽原本來是由你提議，由我們十幾個人擔任稿件的一個刊物，並無所謂團體，形式上的聚會，只有你，衣萍，有麟，培良及我五人的一次吃酒。牠的發生，與狂飈週刊的停刊顯有關連，或者還可以說是主要的原因。撰稿的人，也是由我們幾個人“舉爾所知”。以後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內部事，

當其衝者遂只剩我們三人。無論有何私事，無論大風滂雨，我沒有一個禮拜不趕編輯前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爾時所謂安徽幫者則如何者！乃一經發行，幾欲據爲私有，免死狗烹，現在到時候了！言之痛心，想來這也不是你辦莽原的本意吧！我對於莽原想說的話甚多，一向攔於情勢，未能說出，現在一時也無從提起，究竟有沒有說的必要，待幾天再看。你如願意說話時，我也想聽一聽你的意見。

新生的狂飈週刊已由書局直接寄你，閱後感想如何？這次發刊，我們決意想羣策羣力開創一新的時代。但只是冒險，實無把握，成績如何，俟之他日。或者中途死滅，亦意中事。但如能得到你的助力時，我們竭誠地歡喜。

彷徨，我曾寫了一點的短感想。培良想批評孤獨者，我或者也批評一點傷逝，此中消息不足爲外人道也！

10，10，1926，長虹。

給章素園先生

素園先生：

自去年民報停刊，先生某日清晨給我送稿費，且多送一元，使我感激至今者後，已像一向沒有見面了。乃不料昨日接培良來信所述關於先生的一事，乃令我大不滿意，與君初次通信，乃以這種形式出之，殊非意計所及者！然而公事言公，奈之何者！事為先生所知，且以詳給魯迅先生信中，請參閱。數期以來，我已接不到莽原，已深滋疑慮。今欲問先生者，則此事究為先生個人所獨斷，抑是霽野，叢蕪，靜農所大家同意的？次請先生或先生等把對於我等的真實態度在莽原上鄭重宣布。三請先生或先生等認清這幾件事的性質，則未名叢刊是一事，未名叢刊經售處又是一事。莽原又是一事，莽原編輯又是一事，未名叢刊經售處發行莽原又是一事。四請先生或先生等諒解，我同莽原的關係人所共知，所以我對於莽原有過問的責任，如先生或先生等想選將莽原據為私有，只

須公開地聲明理由，或無理由而逕聲明偏私的意見，解除我等對於莽原之責任，則至少在我個人，對莽原仍同從前對民副的態度，為中國出版界多一種較好的刊物計，其他一切都可犧牲。否則，對外對內，我們不能吃這雙料的暗虧！莽原須不是你家的！林冲對王倫說過：“你也無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謹先為先生或先生等誦之。

10：10：1926，長虹。

評情書一束

這本風行一時的書，我總算看過一次了。從前弦上的一句評曾說過這書的壞處。近來我在上海遇到由北京來的兩個朋友，也都不滿意這一本書。但在我沒有看之前，我想，衣萍的作品還不至於很壞吧。終於看過了，我於是不得不說這纔是一本很壞的書，但這裏的壞不含有道德的意味。

所謂人類的生活者，不過是食色而已！戰爭，科學與藝術，也不外乎是食色的。生活本來如此，無所

謂高尚，也無所謂卑劣，然而生活也是隨時代而豐富的，並不是任何樣式的生活都永久是好的。中國人的生活向來是很簡單的，這不但是生活的不進步，把這影響到古代的幾本有名的小說裏，使牠們沒有成功了好的藝術品。單純地記錄色的動作固然無味，單純地記錄食的動作也同樣是多餘，這缺點在紅樓夢一書所顯現的也便不只數處了吧。因此，紅樓夢算不了一本好的藝術作品。這缺點不幸還遺留在現在的中國人的心中，這是藝術的最大的阻礙。

在目前的作者中，衣萍與達夫總不失為兩個較為大膽的吧！然而這大膽是淺薄的，而且後者也有些固定了。所以經濟的不平。達夫曰：“偷！”性的覺醒，衣萍曰：“摸！”我們從這兩個作者那裏，只看見一個偷偷摸摸的世界！有時候，這兩個作者還能夠給我們一點清新，過此而外，則什麼都沒有了！

可惜在這本情書一束裏，清新太少，而陳腐太多了，尤其是到了下卷。我想這一點，在作者是不難自己意識到的，這書有取悅於朋友，取悅於讀者的心理

在內。在事實上，這書與性史都是銷路極好的書，然而這無論在作者，在讀者，在中國，都不是榮譽的事。這書的銷路比性史當然又不如遠甚，所以也比性史好得多，這是什麼樣式的邏輯呵！

如其這是一本雜感時，在上卷可以找到一些純真的說話，這便是所謂清新吧。如以尼采所說“血的文學”自謂，則尼采是不會高興的。對於什麼文學史，當的更沒有多大的關係了。在我看來，還是在吃得胖些以外，去看親愛的人的臉，以至從胖臉外去看親愛的人，從人外去看親愛，對於作者是較有義意的事吧。

8, 10, 1926。

沒有幾種好的定期刊物

近來新出的定期刊物，可注意的只有沈鐘一種。本來大家都還在開始走路，而且又剛出了四期，所以一時無從批評起。但是，這裏有一個新的開始，却是可以看見的。我愛看沈鐘甚於莽原。

好的定期刊物並不多，屈指數來，也不過是，沈鐘，莽原，語絲——再沒有看見什麼了。其他刊物，則從一種中找一個好的作者，或從一期中找一篇好的文字，便很難。這還是說關於文學的，至於科學的，實際生活的，乃至通俗的，都連一種好的刊物也看不見。科學呢，本來一時是不會發現的，無須多說。實際生活的，也很難辦，沒有科學或藝術思想的人大抵不容易明白實際生活。所以談政治的不懂政治，談教育的不懂教育，談經濟的不懂經濟。通俗的，也有同樣的理由。

目前的各種定期刊物實在有些太相像，那怕是處在敵對地位的。材料都異常枯窘，能夠勉強維持着出版便算，談不到發展。中國出版界的窮不亞於經濟界，而人們都像很得意，虛偽！有錢買稿子的也不想發展，真是怪事！志在宣傳的也不努力宣傳，真是怪事！這大概是“事實”在作怪。

忠告一般的記者

一般第二期寄贈及交換欄中說，荆棘的作者似在模仿魯迅，這真是從那裏說起的！這不但是作者想不到的事，而且也是魯迅想不到的事。說這話的人如其知道“模仿”在藝術上的意義是什麼，不應該這樣妄語！如其不知道，更不應該這樣妄語！至少，我不希望再在一般上看見這樣妄語。為避免誤會計，我少說幾句話，而且也十分和平了。

我們自然喜歡而且感謝有人介紹我們的出版物，但介紹要止於介紹。我們不求過量之譽，也不受非分之議！

9, 10, 1926。

虛偽非作品，真實且說話

人們雖然把藝術看得不當一回事，以為像散步，逛游藝場似的，只是消遣之一法，所以搖筆為文，立成作家，當事人以為如此，傍觀者也以為如此。然而作家誠然產生了不少，而作家之下纔是沒有作品的。猶之乎農田裏的“嚇兔人子”，僅可以嚇得了兔子，究

竟不是人，當然更無須待生物學家的研究。我並不是不喜歡人們說話，並不是不喜歡人們寫文章。但是，說的是什麼話，便應該叫做什麼話，寫文章也是如此，如本來離藝術很遠，而偏要自以為是藝術，在本人則為不誠懇，在藝術則為偽造，無一是處。做一個普通人還須得誠懇，而況高談藝術呢？所以如其還沒有藝術修養的人，對於藝術也沒有抱獻身殉難的決心的人，儘可以無須乎高攀藝術。並不是怕做出幼稚的作品，而是，這樣是不能夠做出作品的。在目前的中國呢，幼稚的作品已是好的作品了。是應該稱贊的。而且有幼稚，便有盛壯的希望，如其不至於早朽時。

人是可以說話的，但是說話要選牠說話，而不必謬稱爲唱歌。能夠說真實的話，已經很難。真實的話也自有牠的價值在。虛偽的作品則只有醜惡。人能夠真實地寫一封信，寫一點日記，記一段夢，起一些感想，發一些不平，放在現在的出版物中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而且從這裏也可以通到藝術的，只要願意而且有能力走去。反之，由虛偽的作品是不能直達藝術

的，如其要去，那還得折回來從頭另起。我厭惡那些虛偽的作品，如其我有時間時，我願意一一摘發出牠們的醜態來。反之，我喜歡聽同時代的人的真實的說話。可是這一類說話現在也流行起來了，如小品，雜感，甚而至於散文詩，都逐漸流行起來了，所以也便有虛偽的說話雜在裏邊了。什麼東西一到流行的時候，便常會有假的，不但書可以偷印，而且文還可以擬作呢！所以我在這裏不用什麼小品雜感之名，而只漫稱之曰真實的說話，使人們無從偽造起。

從校對說到女作者

一九二五的春天，我同培良校對了那個有過十七期生命的老狂飈週刊從印刷局出來，在北京狂飈中走着，談論着當年的中國新文藝。記不得是誰的話了——“冰心女士如到印刷局校對一次她的詩集，她也許不願出版牠了。”其實不但是女作者，人們大抵因為沒有看見過生活，所以做着溫暖的，高尚的夢。

因為看不見生活，而只做着自己的夢，所以女作

者中一二個最優秀的，都沒有同時代發生了關係，都沒有成功了作品。現在都似乎入於沈默的狀態了。將來如何，是不便於武斷的。但是作者個人如沒有超個人的生活時，則總不能有時代的產物出來，却是不可移動的事實。

離開了母親，離開了丈夫，離開了普通女子生活的形態，離開了依賴，猜疑或絕望，以戰士的人的資格而出現於無界的大人海中的，將來是我們所能看見的女作者吧！時代在需要她，時代也在鑄造她呢！我們如其想看出這樣徵候時我們不能從現有的女作者的作品中，而須從日常的生活，而須從女子的說話中。因為這個緣故，我去年喜歡看莽原週刊上景宋的雜感，現在又喜歡看呂迅的漫雲中寫給亡友的信。漫雲中的小說同詩，我不喜歡看，尤其是詩。詩的後面有周作人的一段附識，我不知道為什麼印在那裏。說到太清白，我也覺得中國詩是這樣，連古來的興也是這樣，連離騷也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中國的散文也是這樣，都太清白。而且，我看了寫實派，便得羅曼派

太清白，看了象徵派，便覺得寫實派太清白，看了表現派便覺得象徵派太清白，但是，我現在不想多談藝術。

離開了悲哀，離開了過去，而且雖是絕滅吧，也得離開了母親，敢作敢爲，跳在大的人生戰場裏，唱一曲戰歌吧！我們在希望着這樣的女作者。

9：28，1926。

嚮導與醒獅

對於中國政治有明瞭而一致的主張的，目前要算嚮導和醒獅兩個週刊了。這固然不是專門營業的那些定期刊物所可比肩，而且連學者們吞吞吐吐的現代評論之類也不可同日而語呢。然而政治本是一團糟，欲求主張明瞭而一致，嚮導便標之以共產，醒獅便榜之以國家。然而國家在何處，醒獅却一向也沒有說過。經濟又怎樣，嚮導也不大提起來。所以我們看這兩個刊物的人，便看不見國家與經濟的科學的說明。而只看見標榜之外的政治的宣傳。我們疑惑是在看某派的新聞紙。

主義是什麼，我們本來無須管牠了。人活在自然中，而人又同是自然，一切的一切，只求之於科學的說明好了。但我們也並不是不願意退一步，我們也願意在主義之下看見科學的根據。否則，主義是上帝，是愚人的說謊。一切只可說明，而宣傳無用。但我們也並不是不願意退一步，我們願意在宣傳之下看見說明。否則，宣傳嗎，騙人而已！

不幸我們在這兩種刊物上，看見命令太多了，而科學則太少。這不但使我們無從相信他們的主張是對的，而且使我們不明白什麼是他們的主張。宣傳徒使我們胡塗，這是何等拙劣的宣傳呵！

我們看不見比這倆較好的刊物了（當然是關於政治的）然而我們仍然不釋然。“去掉那些你應該，而代之以什麼是怎樣，”讓我們知道是之所以為是或非之所以為非好嗎？

讀 馬 丹 波 娃 利

波娃利老娘遂道：“你可知道怎樣醫治你的婦人

麼？這或者須那操心的事，須那作手工的事罷！如果她也同別的人一樣被迫着去謀她的麵包，她便不會有這種憂鬱，因為這種憂鬱都是從填滿她腦中的一堆思想上來的，是從她無所事事的生活上來的。”

羅曼派的作品，在自然派的作者看來，是胡思亂想的結果，從無所事事的生活上來的雖然也有例外，但大體總是對的。所以自然派便注意人生的實錄了。然而自然派的作品，於人生也並不見得如何切近，比較地我們還是喜歡看俄國的寫實派物。在技巧上呢，自然派是很精妙的了，然而我們總覺得那是一本書，那裏的人生也只是陳列書本上的。所謂人生實錄者，便是把這人生陳列在書本上的意義吧，這種工作其實也只有無所事事的人們纔能去做的。

法國的藝術在藝術上是比較站在後面的了，所以讓俄國的藝術站了世界的第一位置。俄國的藝術家不能夠假裝傍觀者去對生活，他們反是從生活中汲取藝術。把這種意義體現得越多的，也便越成功偉大的藝術，這便是我們喜歡Dostoivesky, Gorky的緣故。

我們拿現代的眼睛去看自然派，自然是很舊的了，但是我們不但以為他們的作品是舊的，根本的是他們作者的態度。我們知道生活是不平靜的，我們被擾亂在這種不平靜中，所以我們不以為在平靜中過着儉懶的生活的人能够做出生活的藝術來。在技巧上，那些歐洲人是不難給我們一些幫助的，但在藝術上我們最顯著地看到的倒還是他們的缺點。而且這裏所說的是，德國，法國，意大利，至於英國同美國，則在經濟的，科學的之外，我們也再看不見什麼。

Flaubert是第一個建設自然主義的人。他反抗無所事事的胡思亂想，然而他也只建築起無所事事的精心結撰。他的天才即忍耐論雖然較正確了，不幸他的忍耐却用於技巧者太多，而用於生活者太少了，Flaubert雖然是很冷靜的吧，然而悲觀厭世的思想畢竟掩藏不住，畢竟還是一個憂鬱的人，這也還是像波娃利老娘所說的，不曾被迫着去謀麵包的緣故吧。歐洲的藝術家犯憂鬱病的很多，俄國的也在內，我們可以知道舊藝術之何以舊，而中國的新的藝術將要

從何處出發的了。

不去求平靜的生活與求不到平靜的生活，對於中國的從事藝術工作的人將會是最大的幸運呢！

略談廣州文學

沒有藝術的實際運動是淺薄的，名不符實的，中國目前的實際運動便是如此。北伐軍在湖北，江西的勝負如何，委實不是一件大事情，我只想看一看廣州的出版物，尤其是文學的。但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不知道廣州本來便沒有什麼，還是有而到不了外邊，總之是不大看得見。

近來纔看到了第七八期的廣州文學，很想找一點什麼，却終於找不到。無已，還是紅薇小歌是較有意義的詩吧。這上頭的小說都是無頭無尾的，但也可以看出是記事體來。記事體在目前的小說界算是很風行的了，從創造週報到洪水半月刊到什麼，這一類作品很多，而且也有幾家已經自命成了家的，但家上却嵌藝術不得。這怕是走上絕路了吧，老實一點的人

不妨回頭另走試試看，否則只能成功自家的家。

在羅西的文字中倒常遇到頗有意義的句子，但一放在記事體中，也便變得無意義了。洪水在南方算是很流行的，這是地圖上的洪水，紙做的。看不到較好的出版物的，免不了受牠的影響，那很糟糕。羅西比洪水上的那些作家要好一些了，但大體仍不出洪水類。

我希望將來看得見較好的廣州文學。

學 點 主 觀 吧

那天我會提起過現代評論端六的客觀，今天看見醒獅上也舉出事實的反證了。現代評論社諸君子，同你們談客觀是白費事，但至少總應該學點主觀的！這一次北伐又未必便能成功的！

3, 10, 1926。

關於閃光的黑暗與光明

去年夏天在莽原做文字時，我本想多做些文藝

的，但時代同輿論却要我做論文或批評，我服從了。但有時也想寫詩，却不能寫長，這有成了閃光的來歷。閃光，最先是在公園裏寫的，以後有在北河沿寫的，也有在市場寫的，不一。先是想在莽原上發表的，編者以其簡短，易於去取，置之報尾。不料第一次便被擠去了。我覺得先兆不好，便轉送京副，一共發表了一百段。不料京副的記者只給了我八元稿費。所以一首詩等於八分錢，以後寫的便不發表，也不大高興寫了。

閃光本來是預備收在心的探險裏的。心的探險本來打算去年暑假中出版，不料至時書局同我作了對。無法，湊了幾個臭錢，便自己單行出版了。倒還很快，印刷期間大概只有半個月吧。然因此也頗惹起我的一些遺憾來。倒還沒有看見人罵過這本書。但今年却聽說有人罵過的，是孫伏園沒有發表，但又說不是太罵。現在也不管這些。

閃光的單行本，已不大看見了。這次我又把他收入光與熱，不料也連累得光與熱都運氣壞。光與熱是

我四月間帶到上海來的。直至八月間才付印，現在還沒有排到三分之一，不知道何時才得出版呢！

但是關於閃光的也不是沒有好消息。一是半明半暗的，即一個上海的女作者因愛閃光也寫了那樣些東西，寄給北京的一個朋友要發表，却被那個朋友壓起了。一是完全光明的，即別一個女子看了閃光，給了作者一個豐富的贈禮，便讓我抄在下面吧：——

讀閃光，

是紅色寶石之光，

燦然閃耀於暗漆黑的環宇。

質料的構成——

是點點滴滴的血所嘔吐。

其光：

如寶星之放射；

若海燈之照遠。

崎嶇的道塗，

起伏的礁石；

將艱光的資助，

洞燭而前進無疑。

願呵！

這血所構成的紅色寶光，

永遠照耀着，

沒使有片土的黑暗；

而閃的光終竟變作長明之燈呵！

我從那裏再獲得這樣一個豐富的贈禮呵！

莫泊三的詩與歐兒拉

海音書局出版的書，我只看過三種，因為只有這三種想買來一看。漫雲，我已經說過幾句話了，只寥寥十幾封給亡友的信，已給女作者中開一新局面了。我以為漫雲的作者再大膽些，再沈着些做下去，是目前所看到的惟一有希望的女作者。張秀中君這兩本翻譯，我覺得譯文並不好，但人們都在翻譯莫泊三的小玩意，而張君獨來翻譯這兩本未見得好賣的書，却是難得得很。只在這一點上，我已願向譯者表示敬意了！

關於郭任遠及其著作

閱雙十節申報增刊，見郭任遠說，他想以後多做些通俗的科學的文字。這至少，在我是一個喜歡聽到的消息。我在書上所看見過的，我只認郭君是一個有希望的科學家。其餘的人們，則大抵架子擺得十足，却是不像。光就擺架子這一點說，便決不是科學家所屑於玩的把戲。郭君的人類的行爲，無論如何，是中國科學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我時常可惜他爲什麼不著出下卷來。後來又聽說他做了校長，又聽說學校鬧風潮，又聽說他大有捨棄科學工作的傾向，因此我越發不高興他。爲這事，我曾公開地說過兩次話：一次勸郭君寧可犧牲了校長，不要犧牲科學工作，是在弦上發表的；一次嘆中國科學從搖籃到墳墓來得太快，是在北新週刊發表的。現在我又要第三次來多說幾句話了，爲了科學的緣故。

對於人類的文化最重要的事體是勞動，科學與

藝術，連教育都是次要的，證據在歷史上不難認得到。況且做校長還談不到便是辦教育。一百個杜威不敵一個馮遜好。一千個蔡子民不敵一個達爾文好。人類的行爲下卷的出版，對於中國，對於世界，都是一件極重要的事。做十年校長，便在上海也不過有若無。

從事科學的工作是需要艱苦的，需要寂寞的，需要貧乏的，需要被庸衆淡漠視之的，所以難。然而有價值的事，都是從難中而得到易的呢！科學家犧牲目前的個人的寬裕，却成功了幾乎可以說是永久的人類的寬裕。

從世俗的眼光看來，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曾有過兩個卓然有立的，第一次是嚴復，第二次是胡適，可是我一向沒有注意過這兩個人。而且回國以後都變得不成樣子了！我以為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卓然有立的，只有一個郭任遠君。然而人類的行爲上卷也一樣是在美國做的，回國後也一樣沒有做出下卷來。我以為這是中國的環境太壞。我時常想，人不同中國的環境處在敵對的地位時，則什麼都難於成功，因為

我看見事實時常是這樣。

我幾次想到江灣同郭先生談談，並借閱一些關於行爲的心理學的書報，可是總沒有去成。現在我只以一個讀書者或一個汎常的中國人的資格這樣希望郭君：一，我希望人類的行爲下卷的出版；二，我希望看見通俗的科學文字；三，我希望這兩件事不使我失望。

北新書局的好消息還不是最好消息

北新書局在廣告上報告給我們一個好消息。說淺草叢書已有六種編好了。我並不是幫北新說話，這是一個真的好消息。但是，這還不算一個最好的消息，而且也只是報告淺草社的好消息，還說不到是北新書局的好消息，不瞞大家說，在目前這個倒罣的中國，呵，倒是編書容易出書難，出壞書或者還容易，可是出好書真難。要北新掌櫃幫我們爭一口人氣吧！我們希望的好消息是報告他們自己的，是：——

報告一個好消息

淺草社的

淺草叢書

已編好的六種

已由本局出版了!!!

爲投稿狂騷者略進數言

本刊沒有出版之前，已接到外間投稿兩份。一是劇本。據說是應徵而來的，因本刊並未徵求稿件，所以物還原主。一是詩，不能用。聽說普通的刊物投稿的很多，看也無從看起，雖然未可盡信。但我實在沒有那麼多的工夫，所以不得不先事禦防。而且大家都可以免掉許多麻煩。

一，關於科學和藝術的投稿，我們是非常歡迎的，但我們知道能使我們歡迎的很少，所以爲避免麻煩計，我們聲明：這兩項投稿，我們概不收受。識者當然會知道我們的微意。

二，本刊接受投稿的，只有“有話大家說”一欄，但必須“言出真實，事無捏造。”望投稿專家們不要來

碰釘子，自討無趣。本欄意在喚起青年的自覺，發抒實感，明辨環境，以期造成一新的輿論的雛形。無名利可求。無風頭可出，望來稿諸君要誠懇一些。否則——也無用！說話的範圍是沒有限制的，由窮鄉僻壤的經濟，教育至通都大邑的生活香色，由少女微妙的心靈至學士虛偽的門面，由野蠻的歌曲至文明的喟歎，由……至……，……。換句話說，這便是“大家的語絲。”

13, 10 · 1926 ◦

題郭沫若文藝論集

我也曾在墓場裏旅行，
我會看見過一粒小塘，
小塚前立一塊小的墓石，
墓石上零落着一些鳥文。

有什麼壯士，又有什麼神女，
我遙想着這塚中的主人，

這人他活着時荒唐，
而今已死了呵猶在作夢。

我曾發出過一聲輕的喟歎，
這喟歎牠纔失落草間，
遺忘中我已從那裏過去了，
東風長隨在我的身邊，

1926，10，14，雞鳴時。

輿論不死

西澐的閒話在現代評論上或者要絕跡了，
這不能不說是輿論的力量吧。但這個說起來還不無
小小的疑問，所以我現在想說的倒是另一件事。

聽說去年玉君出版的時候，西澐做了一篇批評
預備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但終於連一個影子也不會
看見，本來楊振聲何嘗不自命作者，西澐何嘗不自
命批評家呢？然而作者碰頭，批評家却逃之夭夭，則
未免太不義氣了！

好像今年也還纔看見西澹提到過一次玉君，那自然是另一件事。

我去年便說過，西澹同我做朋友我也願做，但朋友自朋友，批評仍自批評。現在事已過去，不知西澹也還有好好的回頭見之一日嗎？

我之考古談

據報紙說，蔡子民也要到厦大考古去了。

西湖有科學研究院者，是由王陽明祠改建而成，聽說是蔡子民，湯爾和所籌辦的。此數月前事也。以王陽明祠而改建科學院，雖不如以文華殿改建紡織廠之痛快，然而總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體。我居西湖，如居墓中，人則古人，時則古時。至科學院前則色然喜，自知猶未作古，活在現代，且猶有大有可爲之事也。然此科學院實設而未開。籌備困難，亦猶可說。今則鎖上雖未加封，而門上却確上鎖矣。嗚呼，科學鎖門了！

此我之不明不白的考古談也。望蔡先生帶到厦大去請考古諸子一考其細底如何？

又，顧頡剛之古史辨一書，因春台推許備至，吾久欲一讀而未能者，則亦一元多錢作怪故也。錢之爲害甚大，由錢而至於經濟，不知考古家亦曾考過否？

又，我以爲研究經濟史者，與其研究古代經濟，不如研究現代經濟。與其求之於書物之考證，不如求之於實地之生活。一部世界史，在或種意義上說，正是平鋪在現代的地球上。如研究現代之中國經濟，其於農業經濟史上必能有若干貢獻是也。可惜這事體中國人不做，却讓外國人做去。外國人爲什麼做去？我無妨這樣代答曰：以考古也！

此又我之不明不白之考古談也！不知此中底蘊，亦能促起我國考古家之注意否？

1926, 10, 14, 日出之前

送全平

聽說全平要走了。我同全平是敵人，是朋友或是路人，連我也分不清。不過，大家都是人，這也許不會弄錯的吧！想送全平，則送之而已！

！全平卽靈聲，卽呼我爲莽原的長虹，而又謂我爲糊塗者也。但我當時，則只知全平爲一思想淺薄之窮青年也。因其淺薄，故無須乎辨，因其窮，故不願意罵。然此乃吾等之歷史的關係也，今無詳述之必要矣！

聽說全平近已知道長虹非莽原所私有，且其並不糊塗矣！然猶謂我的見解爲偏見，此我又不得不爲全平擔心者也。人本無見，何言乎偏？與其偏見，毋甯糊塗，人類本糊塗蟲，特自作聰明而已！所謂長虹之偏見，實不過自然的一現象耳。此現象有因而來，亦將有因而去，往者不可諫，來者不可追，與我與全平，其實都無干係也！但有因而去，則將何因而去，讓我以屬望全平好嗎？

嗚呼，全平者，一窮青年也！此窮者，此地當時之我所深致其愛敬者也！嗚呼，行矣全平！

20，10，1926， 在杭州，

謹防冷箭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便接到一個不知名的朋友的信，叫我謹防冷箭，我從前還沒有到過海國，不知道這裏人民的利害。但我是在北國住慣了的，而且我們國裏的風俗也是慣放冷箭的，相習既久，不但不以為異或意，而且連自己也無形之間知道了一些放冷箭的法門。所以當我接到這個警報時，老實是雖居虎口，安如泰山，不把牠當一回事。但是，也並不敢輕敵，時常也仍留心摸索幾種定期刊物，看那裏有來的豪客，倒要領教領教。果然不差，便看到有兩個定期刊物前後有三五支冷箭，正望着“洒家”射來。無如搔不着癢處，遂用海量包容，置之一笑而且不理。

可是今天的這一當子行貨，却委實是忍無可忍，不能不說幾句話了。正是欺人欺到頭上！而且，殺人可恕，天理難容！再則，誰是同誰是異，我也更加分不清！

說起來話長了！只為狂飈社想出一定期刊物，我曾寫信同李小峯商量過，說是到明年再看，是我性急。

，又寫信同孫伏園，李志雲商量，也沒有弄成。但因我的信上說及我想做一部批評，志雲回信說願將來出版此書，並想在北新週刊發表。我當時回信便說可以。這是前兩個月的事情。後來我當面同志雲又談及這一類事，志雲說，伏園也說過，定期刊物不好辦，如出一叢書倒可以。當時我因為開明出的狂飆叢書印得很慢，便索性再同北新辦一個叢書，當下說定，這便是狂飆叢書第二的來歷。對於此事，我感謝志雲，伏園兩兄的好意。

其次，便又說到我擔任的北新週刊的批評了。因為稿件太少，或者還因為別的緣故吧，志雲屢次問我要稿，這是我已經答應了的，而且志雲為我出叢書，我也當然願意幫他的忙。無如我看了北新週刊第一期，覺得我的批評放在裏邊太不合適。再則，所謂我的批評者，即“時代的姿勢”一書也是，當時又因為幾種緣故不能着手，而且都是長篇，北新週刊也怕難於容納。然而我是不能不做稿的，於是開始寫了一些隨感式的批評叫做“提筆賣文篇”者，適遇春台也說了

要我做點稿子，我終於便把這個拿去了。隔了幾天，此稿還沒有發表，我又因不大滿意這類文字，便又拿了回來。以後纔又把我爲狂飄季刊寫的“走到出版界”數則給了北新週刊，自謂總算盡了一些責任了。不料乃所謂冷箭者，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矣！我至今還不明白春台之出此，究竟所爲何來呢？

所謂冷箭者，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待我慢慢講來。當我的“走到出版界”初次在北新週刊第四期發表時，同時有兩篇文章，一爲黎錦明的“我的批評，”無須細說，一爲週刊校對的“我之道德觀，”文中說，投稿橫寫的便是壞人並且拉倒兩面寫的，鉛筆寫的等。我已經說過，我的“走到出版界”本來是爲狂飄季刊做的，所以是橫寫的，因爲幫忙北新稿件，我沒有工夫再重抄一次，而且也不知道北新的校對先生製定着這樣嚴密的法律，違犯了時便須捱罵。如其早知道時，則我無論如何也不做稿，何苦自找無趣。再則，校對先生所謂投稿者，也不合事實，因我固非投稿也。而是北新掌櫃同編輯要來的稿也。校對先生如真

不高興橫寫稿件，只應對編輯掌櫃提出建議，不能對作者肆其侮辱也。當時北新週刊投稿之少，我們都是知道的，北新如想辦好，正應歡迎外間投稿。乃外言歡迎而內含拒絕，又是什麼態度？校對先生以為投稿者如牛馬可以任意驅使的嗎？但這是為投稿者代鳴不平，此處無須多說。再則，投稿既然很少，而校對先生竟又拉到兩面寫，鉛筆寫之類，這越證明是對我放的冷箭。今日北新週刊之校對，即昔日京副之校對，而我昔日在京副投稿——這是真正的投稿，校對因為說昔日的話所以忘壞了今日——時，誠然有兩面寫的，而“閃光”因為有在室外做的，所以誠然也有鉛筆寫的。但是，這些都是老早過去的事，我不知道校對何以又拉出來不厭煩地敘說呢？當初“閃光”也曾給過莽原編輯魯迅，然而魯迅不曾因此而罵我是壞人。我也做過編輯，校對，然而我也不曾因稿件形式上的一點麻煩而罵做稿的人都是壞人。“心的探險是直排的，然而稿件却也有橫排的也沒有因此而聽有人罵我是壞人。然則我幫忙為北新週刊而做稿，北新

週刊之校對乃竟對我有如是之大的權威嗎？我並不是斤斤焉在這一個人壞人上分較，那豈不是笑話嗎？是說人對人，是不應該用這樣難堪的態度的，而且還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但是，我初看見這個時，還並沒有一定想說什麼話者，以其無關大體，且我對於勞苦的人們又常抱過分的好感故也。然而也不是沒有深滋疑慮，覺着校對一人突然來這一着之必要，日復一日，於是明白，纔真有大謬不然者！

我正等候着，看以後如何。於是“走到出版界”又發表在北新第五期了，同時也發出狂飄的廣告半則，而同時便有淑章的論藝術運動一文，對於高呼科學藝術運動者肆其無理由之譏笑。這還不算，因為這一期的“走到出版界”中我有說及語絲的地方，春台於是又在第六期上發表他的“講講語絲，”同樣不說理由，而只以語絲同人的資格，隱約地說我是以抽象的眼光評論語絲。我老實說吧，春台的思想實在淺薄，不但沒有能力批評我的思想，說了半天驢頭不對馬嘴的話，委實連自命為其同人之一的語絲的思想

都說不到中肯處，這是何苦來呢？我爲春台計，回頭翻出語絲第一期發刊詞細細研究一番，再細細把各期的語絲研究一番，然後再來說話還不遲。須知僅只一同人的資格如何可以嚇得住評論語絲的人？魯迅的思想且不同於豈明的思想，若夫春台的思想，則我決無評論的必要也！豈能以一同人之資格，便可以據其他同人的思想而有之，而且私有之而不讓讀者之評論嗎？不過這些話我現在倒無須多說，我還是要說一些關於本文的話。

於是便到了第八期，又發表了幾則“走到出版界，”而同期中也便又有一篇論什麼善著書不善著書的文字，春台何苦這樣不坦白！大家都是認識的，不妨當面講！很有高論偉識非言說可盡者，也不妨明整旗鼓，老老實實說出來，對則使讀者共聞之，不對亦使讀者共聞之，何苦鑽在黑角子裏耍把戲？卽不願發表我的文字，又何妨明說？

嗚呼，所謂冷箭者，乃正此處來！春台者固語絲同人，魯迅亦語絲同人而又莽原同人也，我亦莽原同

人也！然則，春台對我，當黨同，不當伐異矣！而我所接受者則何物？曰：冷箭也！嗚呼，即使我主張黨同伐異，然誰同於我，誰異於我，我又將從何處去辨認呢？說起來話又長了，他日想寫一形勢指掌圖以詳述北京近一年來出版界之真象也！

我們昔日也不滿意過伏園編輯京副的辦法，而黑暗重重者，又其“伏園敬按，”“記者按”是也。然今日春台之編輯北新週刊，乃真“每下愈況”矣！這真不免使我有懷古之感，而竟至欲以讀者之資格建議於書局請伏園回來輯編呢！終則，我這裏並不是攻擊伏園，因事實如何，不得不直說。若我個人對於伏園，雖然有許多不高興處，然有兩事使我不能不始終感謝伏園者：一，前年冬天告我以“魯迅問長虹何人；”二，今年夏天又告我以“張申甫佩服我的見識”是也。此兩事使我減少寂寞之悲外，又足以證明我日常觀察之不錯，我終感激伏園於無涯，而願承認伏園終是一“從荊州來的”大方人也！

19，10，1926，在杭州。

回上海後，面見春台田間兩君，我亦疑專出誤會，深悔冒失。兩君生活甚苦，我對之深表同情，且大家都是青年，何必無事相爭？我遂想不發表這一段閒話。但又一朋友則以爲讀者亦不無作如是觀者，仍然是發表的好。因將文中較意氣的字句抹去，只存事實，仍發表在此，爲或然的讀者釋疑。並請春台田間兩君諒解。

28, 10, 1926在上海。

1926·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

我今應時代的需要來作此圖，以述明北京出版界的實情。我想作此圖，本於去年暑假中居北京時，即我對北京出版有較正確之了解時。初來也同一兩個朋友略示此意，不料圖尚未作，我個人之形勢突然變異，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明白究竟。但我敢在這裏特別聲明的，即我爲一游離者，中產階級的利益我既不屑顧，無產階級的戰線我又未能至，故對於世人實不願，也無其必要而行任何樣式之鬭爭。我所說的

話，其實只是看見什麼便不願意私有，以爲說明真象，對於同時代的人們都不無用處。至於世間也不是沒有人喜歡秘密，厭惡公開，然此只個人好惡不同，他喜歡秘密便秘密他的，我喜歡公開便公開我的，各行其是，本無抵觸，閒言太多，盡歸正圖。

這裏所謂出版界者，此出版界一詞，我在“走到出版界”中已屢用之。現在我也趁此加以一些說明。要知我們普通雖然也說什麼文壇，什麼思想界，實則仔細一考較時，纔都是妄言妄聽，並沒有那麼一回事。我現在問你：“文壇建立何處？”思想界在三界的那一層？則你必瞠目不能對答。因爲這本來都是些錯誤的說法。卽如你說文壇，實則說的只是這本詩集呀，那本小說呀，又一本雜感呀之類，你說說思想界，其實也只說的幾本書，或幾種定期刊物，此外便什麼沒有。你說某人的思想如何，你並不看見他的思想，他也不能拿出他的思想給你看，這其間所說的只是書報，卽出版物是也。出版物是什麼？便是，有人寫出，有人印出，有人去看。我今便混名此寫，此印，此

看，而稱之以出版界。所以出版界的範圍是很大的。

我何以此圖單述北京的出版界呢？一，因為京出版界比較發達，界限也比較顯明。我們不妨大致這樣說：廣東重實行，上海多工廠，北京多言論。廣東的出版物，我們常看不見什麼。上海出版物雖然不少，然除商務派與非商務派外，我們看不見其他的色彩。北京則不但有專致於思想的工作者，即章士釗做一總長，也要來辦一刊物，發揮他個人的主張，我是在別處所看不到的。二，本來都住在中國，北京並不是中國境外的一塊地方，所以北京出版界的形勢中也有中國出版界形勢的縮影潛伏在裏邊，說北京則大致可知道全國。三，我個人對於北京出版界的狀況知道得比較多些，而且是自己曾經參加過的，關係較親，則言之較確。四，讀者對於北京出版界的注意較多，而隔膜亦較多，所以有早於說明的必要。

在三年以前，我對於出版界的情形是什麼也不知道。我當時曾聽人說過，魯迅即周建人的別字，我便信以為真。亦如在今年暑假以前，培良尚以為章

錫琛是一女士。那時狂飆社雖已成立，然潛聲默影，初無表示。我個人爲生活所苦，日惟解決出國問題，他無所顧。沐鴻爾時已有詩稿不少，我亟稱之，而彼不信。要我就正於北京負時望之作者。我雖允許，然機緣既少，我又自信多而信人者少，所以終未成爲事實。後來，不用說是些什麼原因了吧，我們在 1924，9，1，辦起一個小小的狂飆月刊，雖只出了三期，然因此我們在出版界終於便成爲“闖入者”了。

便在這一年的冬天，我又因爲出國問題，認識了晨附編輯孫伏園，也便送了他兩份狂飆月刊。後來見了他時，他說他給周作人看了，但沒有說什麼。但我却得到郁達夫的兩信。我早已便想想國中的文藝界雖然分做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兩派——那時我以爲魯迅，周作人都是文學研究會會員，後來纔知道不是的——但我們的刊物，兩派大概是都會贊賞的。這時却又疑惑未必：一面我又覺得郁達夫倒很率真。還是說歸我的出國問題，伏園倒很好，說每年幫我二三百元的旅費是可以的，我給他留了一篇“離魂曲”，一面

便想動手做“幻想與做夢”。不料，大概不到一月的光景吧，離魂曲還沒有發表，幻想與做夢所以也還沒有寫，晨附却發生問題，伏園辭職了。這個問題，便是因為魯迅的“我的失戀”而發生的。這個事件也影響到我：我的出國計劃失敗了！

於是，便到了雙十節，北京政局起了劇變：即馮玉祥班師是也。應運而來的，一個老朋友所辦的被曹政府封閉的日報復活了。我們在那裏便又辦起兩個週刊：一，世界語週刊；一，即狂飆週刊也。狂飆因此也便再生，我同北京出版界是關係也便正式開始了。這一次的政變與北京的出版界是很有關係的，政變以後，定期刊物很出了幾種，除五四時期外，怕沒有再那樣熱鬧過吧？我們居然在那種熱鬧中也湊了一個份子，却是我們想不到的事情。再則，當狂飆週刊出版的時候，其實那時也還只一種也沒有出版，語絲還是一兩期以後纔出的。我們對於出兩個刊物，當時都覺得不好。語絲的文字我只看見第二期烽火頗有意味。以後的野草，自然是又作別論了。我們對於當時

出版界是不大注意的，我們只想做我們的工作。那時，還想辦一個每週評論，批評實際生活，但沒有成功。我同高歌向來不滿意新青年時代的思想，但那時也並沒有想開始批評，而我自己又還在妄想着出國。如我那時真的能夠出國時，現在想來，還是一件好事體，因為這樣可以不看見無大關係的中國的出版界！

在這裏，我想夾敘一段似乎無大關係的事情，但我想，識者可以看出牠不惟無大關係的吧！我有一個朋友叫“君宇”的，曾做嚮導記者，在思想上我們可以說是互相反對的，但是却聽說過他很希望是辦一個刊物出來說話。也正在這年暑假中，我在一個地方遇到他了。談話當然是沒有結果的，所以他又說希望我出來辦一刊物。但到我們辦起刊物不久，他却死了。我雖然以為他思想淺薄，然而他的這種態度是我始終喜歡的。而他賞死，也更減少了我從事某種批評的一個機緣，我在這裏不得不又想念這一個朋友。

十一，二月之間吧，京副出世，我又見了伏園，但不過隨便談談，因我此時已無稿可賣了。我問起關於

狂飆週刊的輿論，他說：“魯迅曾問過長虹何人，那日請客，在座人很多，有麟也在。大家問狂飆如何，他說，據他看是好的。”我從此便證實我那一個推想，因魯迅，郁達夫已都贊賞狂飆也。當時的狂飆是沒有多少人看的，我們當時的無經驗的心實私自欣慰，以為此兩人必將給我們一些幫助，而狂飆亦從此可行得去也。而誰知乃有大謬不然者！

當我在語絲第三期看見野草第一篇秋夜的時候，我既驚異而又幻想，驚異者，以魯迅向來沒有過這樣文字也。幻想者，此入於心的歷史，無從證實，置之不談。自我從伏園處得到消息，於是魯迅之對於狂飆，我已確知之矣。在一個大風的晚上，我帶了幾份狂飆，初次去訪魯迅。這次魯迅的精神特別奮發，態度特別誠懇，言談特別坦率，雖思想不同，然使我想像到亞拉籍夫與綏惠略夫會面時情形之彷彿。我走時，魯迅謂我可常來談談，我問以每日何時在家而去。此後大概有三四次會面，魯迅都還是同樣好的態度，我那時以為已走入一新的世界，即向來所沒有看

見過的實際世界了。我與魯迅，會面不只百次，然他所給與我的印象，實以此一短促的時期爲最清新，彼此時實在爲真正的藝術家的面目。過此以往，則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朗而却奮勇的戰士的面目，再遞降而爲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幾不知其他矣。

說到這裏，我將轉而一述郁達夫矣。一日下午，我同兩個朋友——此中一友，今已不在人世，我哭之不及矣！——圍爐坐談，門外有叫長虹聲者，我走出去。來者說：“你是長虹！”我也說：“你是達夫！”於是圍爐者添一新友，而爲四人矣！此時達夫出其雄談，滔滔不絕，我等幾無插言地。達夫去後，我謂此人態度率真，特言多宣傳，隱含傲意，未能真正認識我等。在此以前，達夫曾給過我兩次信，我則報以一詩，而無覆信，但我却找過他兩次，都沒有遇見。我亦一驕傲人也，即我之友人，亦不乏斥我爲驕傲者，他更無論。然我低頭冀理，面視坦白，蔑棄世故——然我亦非不識世故之童騃，我曾飽經世故，歷受挫折，但我終不爲彼所屈伏——此則我敢於私心自信者。我嘗

日晚上，便給達夫寫了一率直而驕傲的信，我說，“明日下午想請你來大家喝一次酒；我覺得你身體很弱，但不知我能否幫助你些什麼嗎？”我何以請他來而不找他去呢？因為我曾問過他何時在家，他說，每天常在外面跑，改日他再來談，並不像去今兩月以前，達夫在北京遇見仲平，要他改日去談談，仲平未去，達夫便大生其空氣，不料到次日，我們等至晚上，達夫仍不來，我們纔餓着肚子出去吃飯，而且連回信都沒有，我猶疑惑或者信未接到，也說不定。又次日，我同高歌及另一兩個朋友同去找他，入其淒涼之客廳，等候了好久，主人纔拐着腿走來，談話亦應酬多而真摯少矣，我現在再述一瑣事，萬一達夫貴眼見此賤文，以助其喚起當時的回憶。達夫指高歌問我曰：“此位？”我說：“高歌，我的弟弟。”達夫笑曰：“看見倒像你的哥哥”我笑說：“輿論向來如此！”別有一事，則達夫謂張資平常發不平，說自己的小說比他的好，他也以為資平的話是對的，說着，把東方雜誌上資平的一篇小說撕下來給我看，此文我回去只看一段，至今再未翻

過，但從別處看了資平的幾篇小說，則非小說也。我順便報告給達夫我的意見。從這一次會面，我纔知道了真象，因為達夫說信已收到，因他斷酒，亦未覆也。然而真象怕還不只於如此吧，我們從此以後便再沒有見面，也便無從證實了。

那時，我對於我處的境地並沒有覺得有什麼困難，因為我那時編輯狂飄的態度是認作品不認人，對朋友則認人不認其他。現在想來，纔是錯了。我那時已經是處於語絲社與創造社之間了。然而當達夫初次同我見面的時候，也說他在魯迅那裏他們也談起狂飄，他還為狂飄發不平，說狂飄社人如是從外國回來的時，則已成名人了，在魯迅處，我也問過他對創造社的意見，他說，還是達夫大膽一些。大家都正像朋友似的。

在那時我曾看見一個很好的時代的縮圖，這可以使我想象到未來的那一個時代，我相信那一個時代是一定要到來，那決不是一個黃金時代，但比過去的時代却好得多了。那時，我並沒有多大的妄想，但

我終沒有料到牠會那樣恍惚的，牠會像做了一個剎那的夢，那一個光明的縮圖牠纔只做了現在這一個形勢指掌圖中的一個不重要的沙洲。那時，我在幻想與做夢中想寫一篇——那是什麼名字呵？我那時沒有寫得出來，我現在還是寫不出來，我想，牠將來是總可寫得出來的吧！

當幻想與做夢還沒有寫完的時候，我寫了一篇精神的宣言起來走了，到那篇文字發表出時，我早已離開北京了。這個宣言，是不久便證明是說謊。我不久便又回到北京，已經入了 1925 年的初間，於是我看見一切都變態了。於是我的幻想與做夢便寫了第十六篇噩夢，於是便一切都完了，我知道我所希望的無論什麼，都還在遼遠的將來呢！

“狂飄，你們弟兄兩個包辦了吧？”魯迅向我同高歌說。

“成了兄弟週刊了！我們也正想辦兄弟週刊呢！”我說。

這時，我開始來寫“創傷”與“士儀”這時，郁達夫

也已走了。這時，魯迅給與我的印像是一個平凡的人。這時，狂飆社內部發生問題。這時，狂飆的銷路逐期遞降。這時，辦日報的老朋友也走了，印刷方面也發生問題。終於，狂飆週刊到十七期受了報館的壓迫便停刊了。於是一切都完事大吉。一面，我還在寫我的“創傷”與“土儀”，而且我的創傷還添了不少新的材料。

當我們的週刊辦成兄弟週刊的時候，朋友們沒有給我們表同情的，因為他們正在四處攻擊我們：他們有的是在袖手傍觀我們。但是，我把那個困難解決了，我質問一個攻擊我們的朋友到他無話可說的時侯，我們又變成原來的朋友了。我從此也便同培良開始了初次的長談，我們開始做了形式上的同路人。但是，那個形式同形式以外的一切，對於我們都不大合適，所以還是到那個形式破滅之後，我們纔漸漸入於實際的朋友。

郁達夫說過要給狂飆寫的感想，當然沒有寫。魯迅只給我的一個日本朋友譯了兩首詩。還是他好，他

時常說想法給狂飆推廣銷路。但他說不能做批評，因為他向來不做批評，因為他覺得自己是黨同伐異的。我以他這種態度是很好的。但是，如對於做批評的朋友，却要希望他黨同伐異，便至少也是爲人謀而不忠了！

當由兄弟週刊而變成朋友週刊的狂飆停刊之後，便是快入於莽原時期的時候了。但中間也還又有一點牽連，頗有一述的必要。當時有一個朋友願意介紹狂飆到京報做一短屬物，條件却是要他加入狂飆社。培良是偏於主張這樣辦的。聽說那時魯迅也贊成這樣。我同高歌是反對這樣辦法。因為這個朋友，我們知道是不能合得來的，再則我們吃盡了附屬的苦，而且連自己的朋友都隔膜太多，狂飆遂不得再出。過了幾天，我便聽說魯迅要編輯一個週刊了。最先提議的，大概是魯迅，有麟，培良吧。我也被邀入夥，又加了衣萍，這便組成了那一次五人吃酒。這便是莽原的來歷。莽原的傾向，是已從文藝而擴張到批評。培良是最好說話的人。我呢，雖已似老氣橫秋，然而只要

得其當也並不是不好說話。我那時是想開始批評從新青年所沿襲下來的思想。培良是思想之外。又着重於文藝，戲劇。我那時以為，一個文藝家其實是一個孤獨者，如中國人都能像冰心，郁達夫者，豈不是一個很好的社會了嗎？批評作品，則當然可以，批評作者則不大必要。這是我們當時的態度所不同的地方。但這些在莽原上可以都說沒有實現，因為莽原還沒有出版時，培良已留下幾篇檳榔集離京他去，我又陷入自己生活的迷霧中，無批評的餘裕了。這時，高歌也已他去，所以現在的莽原半月刊倒無妨認他是一個外人。

擔任莽原稿件的人，當時是大家“舉爾所知。”尙鉞，燕生，是我舉出的，沐鴻（即高成均，亦即劣者）的稿子也都是我帶去的。別一方面，則是霽野，索園，叢燕幾個人。莽原實只是大家的工作。至於外面人的觀覽呢，則那又只是魯迅辦的一個刊物，再不會認識其他。這不但是反對者如此，連贊成者也都是一鼻孔出氣，所以我當時委實以為這兩派人都差不多，所按

途者只是個人間利害關係不同而已。

大家想來知道當時引人注意的週刊可以說有四個，即：莽原，語絲，猛進，現代評論。莽原是最後出版的，暫且不說。最先，那三個週刊並沒有顯明的界限，如語絲第二期有胡適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現代評論有張定璜的“魯迅先生”一文，孫伏園又在京副說這三種刊物是姊妹週刊，都是例證。徐旭生給魯迅的信說，思想革命也以語絲，現代評論，猛進三種列舉，而辦文學思想的月刊又商之於胡適之。雖然內部的同異是有的，然大體上却仍然是虛與委蛇。最先對於當時的刊物提出抗議的人却仍然是狂飆社的人物，我們攻擊胡適，攻擊周作人，而漠視現代評論與猛進。我們同魯迅談話時也時常說語絲不好，周作人無聊，錢玄同沒有思想，非攻擊不可。魯迅是贊成我們的意見的。而魯迅也在那時纔提出思想革命的問題。但這個是沒有什麼結果的，因為並沒有怎麼實行。思想運動倒是從別一方面纔表現出來，從實際的事件。至於思想上的戰線，則始終沒有分清，所以

到羣江寫“聯合戰線”一文時，終於碰了語絲的壁而撕碎了。而魯迅則說，他對於語絲的責任，只有投稿。但大體上的界限却是很顯明了：莽原，語絲，猛進對現代評論；京副，民副對農副。但孫伏園以後在京副以語絲，猛進，現代評論並舉的時候也還有過。

我做關於實際的文字，是從莽原第八期弦上纔開始的，正是當時的實際運動很急遽的時候。這文字的動機：一是因為莽原內部的問題，一是為想給與少數真正的反抗者以一些感興。雖然人們從此便有以為我是專好罵人的，然而我的文字却並不是為罵人而作，倒是人們沒有看懂。而且罵人的地方其實也很少。不過：人們既謂之曰謾罵，則我亦“謾罵”之而已！實則，我倒是反對謾罵的一人。但思想既與人們不同，這些處所當然也無從分辨，故當時也只好將錯就錯，聽之而已！但要找當時罵人的口實時，則也怕還是從我開始的吧！直到現在還很風行的“他媽的！”那幾個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綸袍裏的世界”纔初次使用。但那時綸袍裏的世界的聲音，而不是罵某一

個人，也不是汎常的罵，則怕明白的人還不多有呢！

到實際運動起來的時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更無暇做起了。也許有人以為那已經做過且已完成了嗎？否則，我們的現在又如何這樣寂寞呵！當初的語絲並沒有做這個工作的意思，猛進也沒有的。只是莽原有其志而却未能做。而且莽原的內部對於這個問題也是別有問題的。我是主張批評的，我以為如不批評，思想革命是沒有結果的，而且連界限都分不清。魯迅却是主張罵，不相信道理。但是，罵的結果又怎麼樣呢？像做了一個噩夢，醒來時連主張過的思想革命都也像忘懷了！

我在這裏順便要批評幾個人了。魯迅是一個直覺力很好的人，但不能持論。如他對自己_不主張批評，我不反對。但如因為自己不能批評，便根本反對批評，那便不應該了，我同他在初期的談話裏他倒並不反對批評，我以為還是那時的態度好些。以後的態度，我以為那是被感情，地位，虛榮等所搖動了。豈明是比較能夠持論的了，但直覺力却不很好，這在事實

上是便成爲妥協。所以江紹原一面在晨副做文，一面又在語絲做文，而且使羣江撕毀了“聯合戰線。”我承認豐明的思想是在水平線上的，要奮發起來，還是好的。我去年也曾給過他一次信，希望他多做文字，自然我是不足道的。徐旭生是研究哲學的，當然能持論了，然直覺力實在不好，連人都認識不清。但他是一個最誠實的人，這一點我佩服。

如想再來一次思想革命，我以爲非得由幾個青年來做這件工作不可：他們的思想是新的，他們是沒有什麼顧忌的，他們是不妥協的，他們的小環境是單純而沒有什麼糾葛的。已經成名的人，我想能夠得到他們的幫助便是最好的了。魯迅當初提議辦莽原的時候，我以爲他便是這樣態度。但以後的事實却不能證明他是這樣態度。這事實只證明他想得到一個“思想界的權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同他反對的話都不要說，我想找一些人來替他說話，說他自己所想說的話，而他還不以爲他是受了人的幫助，有時還反疑惑是別人在利用他呢！然而他却得到了“思想界的權

威者，”“青年叛徒的領袖”的榮譽！

在文字的戰鬥時期，魯迅顯然只知道有他自己，而忘記了同伴。我現在要舉兩件事實出來。當黎錦明屢次投稿不登的時候，在一個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文字攻擊莽原，但不敢攻擊魯迅，却除開魯迅去攻擊其他的人。魯迅是莽原的編輯，不登稿也是魯迅不登，並不是其他的人，兩者都應該他出來說話。而他不但說話，到我寫了那篇已經十分和平的“弦外餘音”的時候，他反以為是無須乎的樣子。他說過幾次要攻擊江紹原，但又說要等到暑假開學以後。我在莽原第十三期寫了弦上第八我的命令一文後，語絲第四十二期便有江紹原的一篇仿近人體罵章川島，我很疑惑，後來知道那是仿民副上的一篇文章。我那時說應該說幾句話了。但他却說，江紹原已托川島來向他認錯，所以無須說話。江紹原向魯迅認錯，便可以白罵了別人！但到了霉江的信來的時候，他又說他對於語絲的責任只有投稿了！若再述一件瑣事，則魯迅更不應該。當“他媽的”三字在綿袍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時

候，魯迅看了，驚異地說：“這三個字你也用了！”我說：“其實工人綏惠路夫上也有過，但只是用你的娘”，我們看魯迅“論他媽的”一文，却居然有“孖生也晚”云云了！

我們再回頭看一看霽江的那封信，再看信中徵引的豈明“而新的還沒練好”那一句話，我們又當作何感想呢？他使“新的”撕碎了“聯合戰線”而不自知，他却知道說“新的還沒練好”！對於自己何其寬容，對於他人何其誇大！我們如再看了他關於國民文學的那兩句話“要切開民族昏聩的癰疽，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時，又當作何感想呢？我當時看了此文，便老大地不滿意，真不知豈明何以自處，又何以處人！豈明年紀至多不過四十以上，以古例之，正在不惑的時候，以新例之，則托爾斯泰未著其懺悔也。乃自己不努力，而把責任推在青年身上，而獨不自知，乃敢謂在訓練新兵！試問豈明不知科學，何以訓練科學的新兵？不敢批評，無創作力，何以訓練藝術的新兵？左顧孺人，右對稚子，身不履險，足不行遠，茶餘酒後，

偶作一二率直短文，便以爲功不再世，此何以能訓練實行的新兵？若夫當時的所謂新兵者，亦大抵是二十以上的人，力量却是大得多，即魯迅所謂富有生力者也。他們所缺乏的倒只是地位與聲望，這倒正需要有人幫助，如蔡子民昔日之幫助新青年者。我寫到這裏真不免有懷古之感而有如魯迅之怕敢想下去者！不料當事諸人無蔡子民之雅量，不重視青年思想之自覺，而視爲若爲彼等私人爭氣，而獨不知感激，反妄以主帥自詡，我當時真歎中國民族之心死矣！至於反對刊物，則又謠誣繁興，橫加污蔑，而諸作者不特忽視他人之痛苦，而反故貽人以口實！對於私人方面，則又某籍某系，盈篇累幅，層出不窮，如人心未死，請清夜自思，亦有一二可供自我譴責者否？

我今再轉而一述徐旭生又何如者。徐旭生爲人老實，我曾聽河南朋友說過，魯迅也曾說過。第一次是我同培良爲狂飄事找他去的，我所見過的他也以這一次是爲最坦白。他說，猛進文藝稿甚少，希望我們做點文字。我們是極願意幫助他，只是當時做不出

多少文字。然而我們也終於幫助他了。猛進第十五期發表歐陽蘭詩，一時傳爲笑柄，我知再難坐視，遂先後送了他幾篇稿子，卽：第二十期我的“三段故事，”第二十三期劣者的“游惰的靈魂，”第二十六期尙鉞的“一切都黑暗了。”“生活與希望”是也。誰知這個誠實的朋友也知道擺他們所攻擊的臭架子，不但毫無謝意，且不久乃似以敵眼看我了。這都是傷心話，不免還要詳細敘述一番。

這便又該回頭來說到莽原事件，而且得回頭來說到狂瀾事件。莽原內部的派別無可諱言，當初是魯迅，有麟，尙鉞同我算是一派，素園，霽野，叢蕪又是一派。當暑假將到的時候，尙鉞走了，有麟聽說素園等不來稿了，因爲我有稿費，他們沒有。這樁事旣因我而起，遂同魯迅商量也給他們一些稿費，魯迅說，無須，我又說，那我便去找他們一次，魯迅也說，無須。當時有麟是怕暑假中沒有稿件，但魯迅同我却不怕這層。我當時說，不但還有一兩個朋友可以寄稿來，便只剩我們三人，也能維持下去。不料過了一兩

禮拜，素園等又寄稿了。實則我一月雖拿十元八元錢，然不是我親自去代售處北新書局討要，便是催迫有麟去討要，並不是正當薪水，出納分明。這其實是普通視為丟臉的事。魯迅也同有麟，小峯說過，因為我窮，給點錢用，這一點我感激魯迅。素園等坐在家裏，不見編輯，不見發行，又不到代售處，而想有人送稿費去，如何能辦到。素園今發行莽原，與北新書局不無往來。當已知北新的錢不是容易拿到了吧！素園今發行莽原之對於撰稿者與昔日有麟又如何者。不退稿已足，我們不願有過外的要求也！請素園平心靜氣酌量前後事件而比較觀之，此中亦究有公理存在否？

從稿費問題起後，我纔聽有麟說，某君在莽原初辦時已在魯迅前攻擊過我同高歌。這類事我本早可想到，以其無關重要，不去理會。攻擊我的人向來是多的，然都是口出耳入，不敢寫在紙上，所謂流言，說者既不負責任，我又何苦多事計較？此事又涉及狂瀾時期賣稿事件。然某報之窮，人所共知，我等又無買

稿權，何必積怨成仇？我想素園，叢蕪亦未必如某君之小器也。我向來看人，不願以類視，一個人還他一個人，不特某君不同素園，即素園亦不同於叢蕪。且此事說來，牽涉更多，不復細述。如素園提出異議，我必奉陪。

現在我再一說民副事件，此關係較大，也是我視為最痛心的一事。內情魯迅知道，素園知道，不足為外人道，是我當時看見靜農態度不好，然我不願意說出。靜農去後，魯迅也說出同樣懷疑，我於是也說出。魯迅托我次日到徐旭生處打聽一下。我次日沒有打聽去，却又到了魯迅家裏。魯迅又提起此事，又托我去打聽。我再次日去打聽時，則誠如我等所懷疑者。魯迅當下同我商量，說要給徐旭生去說明真象。我說：“為思想計，則多一刊物總比少一刊物好，為刊物計則素園編輯總比孫伏園好，‘其他都可犧牲。’”魯迅說：“只是態度太不好——但那樣又近於破壞了！”於是魯迅沒有寫信，而民副產生。這些本來與我無關，無須多管閒事。但不料此後我再見徐旭生時，則看我

爲賊人矣！此真令我歎中國民族之心死也！不料不久以後則魯迅亦以我爲太好管閒事矣！此真令我歎中國民族之心死也！

當民副定議出版前，素園來找我要稿，此素園之無伏園編輯臭架子也！素園又謂聽魯彥說，衣萍對魯迅說他們用手段，事出誤會，不知果否傳聞之誤，然我當時則以爲素園之不坦白也，故未致一辭。又素園要我做稿，態度大似，“魯迅做稿，周作人做稿，某某人做稿，所以你也可以做稿，”這又是使我很不滿意的。我以為既是來要我做稿，則只這要我做稿好了。然而萍水相逢，我留池吃飯，我對於朋友，也並不怠慢！而且我也做稿。雖然他們把自己的稿子放在前面，拿我的稿子掉尾巴，然而我終還做稿，爲所謂“聯合戰線”也！

於是“思想界權威者”的大廣告便在民報上登出來了。我看了真覺“癩臭”，痛惋而且嘔吐。試問，中國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發展，豈明也這樣說，魯迅也不是不這樣說，然則要權威者何用？爲魯迅計，則

擁此空名，無裨實際，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對者說：青年是奴僕！自“訓練”見於文字；於是思想界說：青年是奴僕！自此“權威”見於文字；於是青年自己來宣告說：我們是奴僕！我真不能不歎中國民族的心死了！

須知年齡尊卑，是乃父乃祖們的因襲思想，在新的時代是最大的阻礙物。魯迅去年不過四十五歲，豈明也大抵在四十上下，如自謂老人，是精神的墮落！思想呢，則個人只是個人的思想，用之於反抗，則都有餘，用之於壓迫，則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當人，則一批倒下，一批起來；一批起來，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戲，沒有了局。所以有當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當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有當年的胡適，也有今日的胡適；有當年的章士釗，也有今日的章士釗。所謂周氏兄弟者，今日如何，當有以善自處了！

說話太多，再來敘事。我又見了魯迅，他問及民副投稿事。我說了我的不滿意。他很奇怪地問：“爲什

麼？”我便說了那個“某人……所以你……”的公式。魯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說道：“有人——，就說權威者一語，在外國其實是很平常的！”要是當年的魯迅，我不等他說，便提出問題來了。即不然，要是當年的魯迅，我這時便要說，“外國也不盡然，再則外國也不足爲例”了。但是，我那時也默然了！直到實際的反抗者從哭聲中被迫出校後，我當晚到魯迅家略談片刻後，魯迅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心身交病之狀況矣！此後，我們便再沒有能談坦白的話。

實際的運動雖然失敗，然文字的運動總算是勝利了。這却是由於“聯合戰線”的好處。單憑一兩個人是沒多大用處的。現代評論本來是由太平洋社同創造社合作的，但創造社却逐漸退出了，有不少青年學生因此都知道了現代評論的沒有價值。雖然比陳源會說話的徐志摩編輯了晨副，然而也無所施其技。雖然用“話匣子”做題目似乎同我開過玩笑，然而我當時已無心做文，無心看報，所以始終不知其詳。我本來對於文字方面是主張批評的。對現代評論，對甲寅，

我都曾想批評過。便是在反陳空氣最熱的時候，我仍然同魯迅這樣說。而且我說：“便是陳源同我做朋友也好，但是批評仍然是批評。”這當然是他所不高興的話了。我當時沒有能毅然實行我的主張。便是到徐志摩編輯晨副消息傳出時，我仍想批評過。但不久，不但批評，我連什麼文字都不想做了。在鬧嚷嚷的這一個時期，只有張申府同周作人的辨論闢出另外的——一個境地，却是張申府佔優勢的。我當時不贊成張申府的態度，但我也纔知道他的見解好，能持論。到吳稚暉的文字出現後，則又是另外一個景象了。

郁達夫去年也是回過一次北京的，但只做了一篇反甲寅的照例文字，一面又敷衍於陳揚之間。所以他那時至少也是妥協派。郁達夫是時常唾罵大人先生的，曾發表過文字勸青年去偷，他也是青年，為什麼反同壓迫青年的大人先生們妥協呢？這便又涉及所謂文學共和國裏的黨派問題了。

我是不懂什麼黨派的，如有不認識的人攻擊我的朋友，如其攻擊得對，我也贊成。我自己呢，如其我

今天的思想不攻擊我昨天的思想，那我也便沒有進步了。如有人攻擊我，我倒是非常感激呢！豈明有時候也有這樣的態度，這是最贊成他的一點。即如他不佩服魯迅的小說，却佩服郁達夫的，這是他的——種最好的自由批評的精神。他如能把這一種精神盡量地表現出來，便是一個最好的批評家了。郁達夫是寫過“文學上的階級鬥爭”的人，然他所舉的例却是新舊藝術的鬥爭。郁達夫是寫實派呢，還是羅曼派呢？郁達夫同當時壓迫青年的現代評論社妥協，是藝術上的羅曼運動呢，還是寫實運動呢？或者階級鬥爭可以解作此社與彼社的鬥爭嗎？則成仿吾，洪水何以又攻擊陳源，豈明何以又佩服郁達夫？然則郁達夫不過是受了因襲的黨派思想的支配罷了，如何能拿階級鬥爭來作護身符呢？中國的經濟狀況同外國是不一樣的，如有人要主張階級鬥爭，實際上的或藝術上的，須先把中國的經濟狀況說得明白，分出界線，纔行。否則，那只是黨同伐異而已！

一個人的作品和思想，都是環境和時代的產物，

個人不得據爲私有。寫的寫出，印的印出，看的去看，批評的去批評。四者之中本無所謂聯合戰線。著作者雖然無妨用其作品賣錢，然作品並非爲賣錢而產生；著作者雖然無妨以作品而得名，然作品不能作求名之工具。若著作者既已假此而得名，而又患得患失，得而又欲擴而充之，而著作者間乃至行其相互之仇恨，即退一步說，視之爲亦無不可。然挾此私恨以見於羣衆運動之中，不惜淆亂黑白，假公濟私則與章士釗之所爲何異，有何顏面去反對章士釗呢？

我本來對於從事藝術工作的人，都是表同情的，正如前面所說藝術家都是孤獨者。不但我在莽原第六期中國與文學一文曾以吶喊，沈淪，超人並舉，而且我同魯迅在談話間也沒有攻擊過他。而且我對於創造社幾個人都是同樣態度。有一次談起成仿吾批評吶喊，我只說，態度不好，但見解我以為有一部分還是對的。魯迅則常說郭沫若驕傲，我則說他的態度才能倒都好，頗有類似歌德的樣子。魯迅說，他可沒有歌德的偉大。我說，他正是學歌德學壞了，所以我

將來想批評他，把他的錯處指出，他大概可以變好。魯迅則說，他不以為你說得對的。我說，只是我對於歌德沒有研究，我想用歌德批評他最好。魯迅說，那他要同你辯論。我說，辯論是可以的。只是，魯迅說郭沫若驕傲不只一次，我時常疑惑他是借郭沫若說我的，所以我常不說什麼話。他也說女神好，星空不好，却同我的意見一樣。因為我對於創造社的態度如此，所以到後來我在魯迅處聽品青說郁達夫往來於楊陳之間的時候，我真不能不為他痛惜的了！

所謂黨派者，在傳說上好像是很熱鬧的，我對此實在是莫名其妙。有一次，聽一個朋友說，從北新書局傳出的消息，郭沫若醉後寫了一付對聯給周作人，意思是什麼成文豪置房產之類吧，原句已記不起了。當時我以為沫若不至如此，但真象如何，却無從證實，我也沒有調查，不久便忘掉了。但事實有無，且不管牠，既然成了一種傳說，則在某種意義上也便是一種事實了。我不知道外國有沒有這類現象，我想，大概是不會有吧？這對於中國的藝術，總不是一個好的

現象，我想將來是可以不會有的吧？

但不久，好像我也陷入這樣漩渦了。一次，魯迅對我說，有一個叫李玄的，山西人住某路某號，給周作人去信，說他聽說北京只有五個人，他想看一看這五個人究竟如何。他聽說我從前在那裏住過，所以要我調查一下。我當時覺得好像這信便是我寫的似的。我確乎也有這樣一個朋友，但我却沒有知道他到了北京。我便轉託了一個朋友去調查時，果然是那個朋友到了北京，以後事實如何，我沒有再留心。我實在不高興再留心這一類事實。其實，這些倒還是常有的事實呢！

傳說這一類事，我是討厭透了的，這不能證明事實，而只能淆亂事實。關於莽原的，有一些人都疑惑是我編輯，連徐旭生都有一次這樣問過我。外面來稿不登的，也有人便積怨於我。事實則是，莽原通信處是有鱗住的地方，收到的稿，他再轉給魯迅看。例如焦菊隱，是我曾見過一次面的，他投稿幾次都沒有登，聽說他初次投稿時會提及我，但到我不知道時，已

是兩三個月以後了，所以我連信都無從回復。又如黎錦明也曾給有麟同我去過一次信，有麟倒轉給我了。但他的意思是想借我的筆罵錦明，所以我便索興不說話。此類事實還很多，後來我因此在我的生活上還接受過一次報復，但那時不但主持正義的先生們，便是土匪派的先生們也沒有注意，以為那只是我個人的私事。至於時常傳說有某某人想辦一刊物專攻擊莽原，則又知道在暗中似乎又有一所謂反莽原派了。我却是歡迎這樣攻擊的，形諸文字上的攻擊，至少也可以表明各個的態度，這在中國是很需要的一種現象，然而偏始終沒有出現，或者已無形消滅也未可知了。

當時雖然是打着思想革命的招牌，然而工作却已偏重到事實方面，而且大有被節外生枝的另一些瑣碎事實所混亂了的趨勢。到暑假中，我覺得狂飆月刊不可以不進行了，也已經同魯迅，徐旭生擔任稿件，但後來却都沒有做。我又想暫且停止了這個工作，退出北京的出版界，到上海游逛一次。我開始寫

生的躍動，預備寫六七萬字來上海實稿。但又有朋友提議先出一期不定期刊，於是我把生的躍動寫了五分之一的樣子便收縮住留給不定期刊用了。培良，高歌也正在這時回到北京。培良寫了一篇批評現代評論前二十六期的小說的文字，我本來想寫一篇文字批評現代評論的思想，但又沒有做起。到狂飆不定期刊中經顛連困頓出現到北京出版界的時候，我已不在北京了。狂飆不定期刊此時便走了孤獨的路，不像本來的狂飆週刊了。這已到了一年的末了的一月，狂飆月刊把着開始思想上的聯合戰線上的思想的批評工作，然而沒有能够開始，而僅只出了一本不定期刊，且已像站在聯合戰線以外了。從狂飆週刊起，中經莽原週刊，而又到了狂飆不定期刊，這是我在北京出版界經歷的一部分的實情。

28, 10, 1926, 在上海。

狂飆週刊計劃中的新花樣

在尋常的說話中有所謂“普通”與“專門”這兩個

名詞，我們暫且認爲牠是對的，狂飆週刊也想含有這兩種性質在內。如科學，藝術，乃至批評專門一類的東西時，則“有話大家說，”“走到出版界”乃至美術介紹，便屬於普通一類了。此外，我們還計算着再添一些花樣出來，總期極盡善普通與專門之能事，只是一時還沒有找到相當的人才，這是誰都沒有法子的事。但我們仍在竭力想法。

我們想添設花樣，就用在所計議到的說時，一，科學和藝術的新消息；二，國際的實際狀況；三，科學史及通俗的科學文字；四，民間傳說與歌謠。第一項已經同一個朋友去商量了，不知允否擔任。第三項也許能夠得到幾個人的幫助，第四項希望讀者幫助我們去採集。只是第三項很有些困難，一時有沒有辦法，還不能說定。

人才在目前是很缺乏的，但也不是沒有。最壞的是那些無聊的派別，無無形之間，把思想較相近的人們却隔離遠了。我以為這些流別之害有甚於軍閥者。但這個又不是這裏所能長談的了。

現代評論的又一希望

端六到廣東客觀了一次實際狀況，末了是希望政府出版機關出現於廣州。今天看到第九十八期的現代評論，又有涵廬來希望軍閥丟開武力用政治決勝負，我敢斷定這個希望沒有實現的可能。如其可能時，軍閥早那樣做了。但是，如謂以政治決勝負，便像從前段祺瑞毅然決然的那樣者，這可就無從說起了。那樣的勝負，其實無須乎待決而已決了，我想涵廬也不至於不明白這一點。段祺瑞一決勝負，國而獨青年死於流血者有人矣。嗚呼，而現代評論中一見不足而想再見嗎？嗚呼！

30，10，1926，在上海。

哦！商務印書館乃欲威嚇言論界嗎？

因為一般雜誌批評商務印書館所出之學生，婦女等雜誌，商務印書館傳出消息說要向章錫琛起訴。咄！商務印書館乃欲威嚇言論界嗎？

商務印書館須知：批評者，言論自由也。如謂批評不對，則可在自己出版的雜誌上與以答辯，或竟加以駁斥，均無不可。如謂批評得對，則正應虛懷若谷，納受善言，從事改良，以表明對於出版界所負之責任。這兩條正當的路，商務印書館都不去走，而乃支離牽錯，而提出所謂起訴問題。嗚！商務印書館竟敢妄謬至此，來干涉言論自由嗎？

商務印書館須知：學術，思想，出版事業，必須相互批評，而後始能有長足之進步。不妨翻出自己出版的幾種書看看，如行為主義的心理學一書，批評其他心理學而根本推翻之者也。如馬克司經濟學說一書，批評其他經濟學而根本推翻之者也。推而至於自己出版之雜誌，推而至於一雜誌中所發表之文字，其相互批評者均隨處可見也。一般雜誌批評學生雜誌，不過其形式上較為顯然而已，然其為批評則一也。此而如何能拉到法律問題上去呢？

商務印書館須知：雜誌者，商品也。買貨者都有批評貨的好壞之權利。故學生雜誌等之好壞，不特執

批評業者可以批評，即普通讀者亦無不可以批評也。如怕人說壞，便應該自己先事改良。如不先事改良，而致有人說壞，則更應該疾起改良，以符言論界，讀書界之厚望。乃不此之出，而乃欲妄與若所謂文字獄也者，商務印書館有無此權，抑又能防民之口耶？

商務印書館為中國最大之營出版業之機關，正應用其雄資，為中國文化事業盡其最大可能量之貢獻，以期追蹤或突過歐人之文化事業，而為中國民族爭一日之光榮。乃對於此等大處，漫不注意，而只斤斤焉因幾篇批評文字徒事自擾，又何其器識之褊淺呢？

商務印書館所出版之各種雜誌，即姑退一步置其內容如何於不論。而號稱定期刊物，而乃不能定期出版，以視北京之語絲，現代評論，即以視上海之晶報等三日刊，其愧悔應如何耶？即此等極顯然之定期應該定期出版之瑣事末節，獨不能自居繩尺，而貽讀書界以不少之不便。此乃賴讀書界之大量寬容之耳。如自謂事屬應當，則所應當者乃定期刊物不能定

期出版乃應當名符其實逕改爲不定期刊或乃至逕行停止已耳。乃商務印書館受此等過量之寬容，而獨不自警惕，不自振作乃有一二人出而批評其定期刊物，而反節外生枝，商務印書館其何以對得住我們讀書界呢？

商務印書館所出版之書報，著作界所著述而又讀書界所購買者也。此對於著述界與讀書界至少亦當盡其相當之優遇。乃對於讀書界之需要不知努力應付，而對於著作界之言論又橫加壓迫，又何其忘本而喪義呢？

嗚呼，吾等所希望於商務印書館者，即努力於中國文化事業之貢獻是也。吾等爲中國文化計，亦將出而負監督或指導之義務。此在商務印書館視之，正當以吾等爲不領薪之顧問，感激之餘，正當收納忠言，以盡厥職。若不此之務。而乃妄與外間之言論以敵視，或逕加以威迫，則起而抗之者，勿謂著作讀書界之無人也！

再談廣州文學及其他

今天看到第三至六及九的廣州文學，知道從前的觀察有不少錯誤。第一，二兩期，書局已賣完了。無從去找。

我這幾期中，如浪花與姑娘，迷途的野馬，^⑤都是很富情熱的詩，如初秋之夜，則優美而乖僻，這裏的文字，都含有一種開始的心的擾亂，而把這表現得最多的是那篇連續的小說玫瑰殘了。

新的藝術將要從心的擾亂做出發點，什麼時候把這心的擾亂達到或然，極致，什麼時候便達到了藝術的黎明時期，越能夠破壞了形式的，也便是越盡致的心的擾亂的表現。越能夠超出於理解的，也便是越盡致的心的擾亂的表現。無須講求技巧，而從這裏却將要產出新的技巧。技巧屬於藝術，而藝術不屬於技巧。

新近上海又出版了一個白露半月刊，第一期中那篇獨幕劇吳淞江上月，也有相類的傾向。只是回顧

的分子似乎多些。

爲害於藝術的，是那些沈靜的夫子們，他們慣會拿過去判決將來。成名的作者們很想把青年放在他們的肘腋之下，確能够恭維他，却不要突過他。藝術界又頗有植黨營私的惡習，這些通統讓牠同歷史腐化去好了。

一般老舊的讀者們喜歡讀老舊的作品，原不足怪，但他們讚美老舊的作品時，又每意在言外地譏笑青年，這便不可恕了。他們更退回死路上去，說古代已有很多偉大的作品了。這好像是以爲青年努力於創作竟是一種不必要的玩意。

但青年們對於老人，却將不只是報之以言外的譏笑，因爲青年們沒有這種沈靜的工夫，也沒有這種自棄的積習。青年們將是在暴地蔑棄老人，反抗老人，並反抗那些未老先衰的老人，這也是將青年的心的擾亂的表現之一。

青年們將要蔑棄那些譏笑，而以勇往直前的壯氣去創造新的藝術，也便一去創造新的時代。我想，

這樣的時代也許快要來了。

廣州文學第九期是隔了幾期纔出版的，最後半頁中又似乎流露出一些哀音，我希望這不是哀音吧！

狹隘的地方色彩，在藝術上是不會有的，如其有時，那便是象徵化，時代化了。我也說過希望看見較好的廣州文學，這廣州便是象徵化，時代化了的意義。

5. 11, 1926

“模仿”與“創作”

一般雜誌上一些關於新聞界及幾種雜誌的批評，我認爲頗有意思的。但談及藝術時，便很糟餒。因爲“模仿”兩字，我已曾盡過一次忠告了。本來關於藝術說話是很難免錯誤，連從事藝術工作的人都不敢十分自信。則，一般的態度如果顯明者，正不妨自己認錯，或即使不能認錯，而也止於沈默！乃事實偏不是這樣，既不能坦白地認錯，又不能老實地沈默，而乃藏頭露尾於字裏行間無以行其聊之怨懟，這真不

免成爲灰色的態度了！須知“創作”者，是名正言順的事，如果對於藝術少具忠誠之心者，決不會拿了來做譏笑的資料，更無論乎以自己“模仿”之說錯，而來譏笑“創作”。不喜歡看某種創作是可以的，沒有賞鑑某種新的創作的的能力是可以的，但既不能立一批評的標準使攻擊新的創作，則止於用不顯明的態度來行其一二之譏笑，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又，一般頗以指導青年自任，這是有思想者所不爲，如翻出去年北京的莽原同現代評論看看，關於此點，也該知所取捨了嗎！

我是不懂左右袒的。一件事還牠一件事！

7, 11, 1926

德國狂飆運動的代表作物

德國文學史上是有過幾次狂飆運動的，但最有意義的，還是前後兩次吧。前一次的代表作品如強盜，少年維特之煩惱，都有譯本了。後一次的表现派的作品却也有兩種已譯出的。一，人類，在宋春舫論

劇中。一，從清晨到半夜，曾登小說月報，從前在廣告上看見也已印成小冊子了。但前天到商務印書館買時，却只看見一張小伙計的鬼臉，正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我希望表現派作品能多有幾種譯出來，對於中國是有益的事。

又來湊一次熱鬧

第一次的狂飆週刊在北京出現的時候，正遇了北京出版界的一個熱鬧時期，可惜到最熱鬧的時候，狂飆週刊已經死了，而被莽原週刊代替了。不知道是北京出版界度量褊狹，還是狂飆在北方反而會不服水土，第二次的狂飆週刊於是在上海出現了，却又像要遇到南方出版界的一個鬧熱時期，又來湊一次熱鬧。不知這一次到最熱鬧的時候，狂飆還會死了不會？

近來南方出版的刊物又有幾種了，如廣州文學，白露，幻洲，火山之外，又有蒼蠅，掙扎，烽火，很有一

種新氣象。

3, 11, 1926

關於沈鐘

石君來信說，沈鐘有移到上海出版的消息。上海的定期刊物，除晶報一類外，很少有能夠做到定期兩個字的，自然也有別的原因，但聽說印刷局便大抵是不守約言。春台有一次也同我說過：“上海的人原來同北京不一樣。”沈鐘是半月刊，比週刊自然容易按期出版，但也很難說定，這還是要沈鐘社同北新書局預先注意到的呢！

我常以為每一件事情，凡是對這事有關係的人都應負相當的責任。如能做到這個，則事情也許容易辦好。比如說一個定期刊物吧，編輯自然願意按期出版，書局也願意按期發售，印刷局也應該按期交貨，便是讀者方面，又誰是不願意按期看到的呢？所以讀者對於這事，也便有說話的必要了。但是，實際上則讀者大抵都不理會這回事，以為若與己無干者。連商

務印書館的定期刊物都不知道辦成什麼了！如讀者能够注意到這裏，大家出來質問，監督，則書局大概是不能仍那樣敷衍了事的吧！

語絲果真要靜默了嗎？

看了第五期的沈鐘同一百〇一期的語絲，沈鐘篇篇都好，語絲幾乎沒有什麼意義了，所以我從前說的三種好的定期刊物，不得不把語絲暫且除除了。將來如何，待將來再說。此後的語絲也許又要換一付色彩，換好換壞，待將來再說，看了近幾期的語絲，這種趨勢倒是很顯明的了。

沉君去年在莽原週刊上發表過一篇小說，是女作者中一篇空前的作品，我們正希望看見再好的作品出現。不料這期的語絲，却看見沉君的那樣一篇文字，令我又想起初期的語絲川島所說“又上了胡適之的當”那一句話來。

書報批評一文，竟同普通的刊物一鼻孔出氣，非當年之語絲矣！嗚呼！

還是一百期豈明的酒後主語較有意義。但菲來則的觀察其實是表面的，也是淺薄的，改日有暇再詳論。我看見此文，起了意外的悲觀了。

語絲果真要靜默了嗎？但靜默是不可能的吧？

南京的青年朋友們起來吧！

新疆，西藏之類，一時是無從說起了。但南京也是文物之邦，交通便利的地方，何以看不見青年們辦的什麼刊物呢？不說話有兩種意義，一種是養力，一種是心死，南京的青年朋友們的靜默是那一種意義呢？我以為那是前者，我也希望那是前者吧！

幫助青年的是最好的老人，傍觀的是次好的老人，但這都難於希望到。若夫救青年者，則只有青年自己而已！

我希望這靜默是養力，那末，讓我招呼一聲：南京的青年朋友們起來吧！

杭州與我無緣

據杭州的民智書局說，飄渺的夢，荊棘都賣了幾本；心的探險一本也沒有賣。這也許是我的丟臉事情，但倒樂得自己來宣傳宣傳。

我想爲杭州唱一曲情歌，但是，杭州的女子誰來和我？這也許倒是我自己的丟臉的事！

我愛西湖靜默，可以養力(?)但西湖的美，我却無心賞識。

杭州是一個墓塚：將來可能有緣嗎，你塚中的人？

田 漢

從新青年開始而有了新的出版物之後，我看見的名字中的那個郭沫若，田漢，我是如何心愛來呵！然而不久事過境遷，事過境遷了！郭沫若浮誇了！田漢銷沈了！然而，銷沈不是強似浮誇嗎？我最初知道漱瑜死了時，我真爲田漢君掬一把酸辛淚呢！以後，田君的譯作都看不見了。然而我相信田君是一個有爲的人，我現在還如是相信，

我希望田君的銷沈時期早日過去，快起來作，而且快起來譯吧！

30，10，1926，在上海

談談翻譯

去年的冬天，在太原遇見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詩人。只可惜中國的糧食太少，所以詩人餓了，以後便再沒有聲音。糧食問題，在目前是很重要的，可惜又沒有多少人去解決牠。

我對於翻譯，是抱着極寬容的態度。舉一個極端的例，雖即是羅迪先譯的近世文學十識，我也以為很有意義，雖然錯誤而且不通。反之，創作方面可不能含糊了事。因為譯本無論如何壞，必有多少存着原書的面目，這便是有意義的。若夫譯本不好，而又不顧人說壞，那自然是另一件事。

我以為便在現在，也頗有一些人能够做翻譯工作的，而却都不肯做。也許是翻譯不能得名之故嗎？

如說“翻譯大家”，這不是好像含有刺意的一個稱呼嗎？然而這却是真的有勞苦有成績的工作，不像騙一時的名利而終於會被人發覺的那一類勾當。

但也有人偶爾來翻譯了，却仍像爲名利而來，如劉半農之翻譯茶花女是也。所以，楊丙辰翻譯強盜，我們便覺得是極有意義的事了。

2

文言譯書，最不適用。我看了幾本文言譯的科學的書，都不能得到一些明瞭的認識。你如拿一本威廉退爾和強盜一比，也便可以知道那一本是好的。譯本不好，便可重譯，正如昨天喝了紹興，今天來喝汾酒。並不像點卯似的，如叫“物種原始，”“到，”便算完事一宗。

卽如物種原始便譯得不好。去年在京副上有人發表過一篇正誤，很長。然而譯者也不理會，書局也不理會。如其把這正誤附在譯本後，或由中華書局收來印單行本行世，對於那一方面都是極有益的事。然而他們偏都不理會，一本書好像是推出門去便算，以

後一切都與己無關。

3

翻譯比整理國故重要得多，因為翻譯來的是中國所沒有的東西，而國故則古已有之，有目共見。然整理國故好像比翻譯盛行得多了，則又以整理國故迎合中國人保守的心理，容易得名，或可成爲什麼大師或科學家者，則又以整理國故輕而易舉，俯拾即是，看書多的固可大整理，看書少的亦無妨小整理。但要說對於時代有貢獻時，則仍是翻譯而非整理國故，不相信的人不妨從事實上去找一些證明去。

4

前幾年的小說月報，是很爲翻譯做了一些工作，還有關於文學消息一方面的。那時的小說月報也較有意義。後來却不大注意這方面了，而大半登一些沒意義的創作。翻譯錯誤受人攻擊，這是有益的事，正可努力從事改善。若因此而便偏重創作，則創作又受攻擊時，又當如何呢？

小說月報如想重整旗鼓來振作一下，我以爲還

是注重翻譯好些，創作則寧缺勿濫。翻譯事業，小說月報因有錢買稿的緣故，在目前也算是最容易舉動的。再說，小說月報革新後第一二期所登過的關於翻譯的目錄，直到現在還沒有出版多少，已五六年了。

5

翻譯既然是重要了，那末，又是翻譯那一類書是更有意義的呢？外國的書固然不能一一翻出，即不加選擇，信手拈來，隨便譯去，也是不好。我以爲是多譯科學的，少譯哲學的，多譯現代的，少譯近代乃至古代的，對於中國較有益處。但事實却正相反，即如表現派的劇本譯出的只有人類同從清晨到半夜兩種。而科學名著也寥寥無幾。則以國人無清晰的時代意識故也。這便很容易使翻譯變態而等於整理國故，倒正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事呢！

再則，多譯傑作，少譯全集，多譯弱小民族作品，少譯英美無聊小說。關於文學史的，則多譯善本，而少編纂，近年來編纂的幾種都不好。

6

指摘翻譯錯誤的，大概始於創造週報，以後則現代評論也常有這一項工作。大學教授們平日當慣了先生，所以一開口便好像天下都是他的學生者，那態度自然是難近，再則，教書之餘，也自己動手來譯幾部書，一面也更正一些別人的錯譯，我以為倒是教授們最適當的工作。但是，現在且丟開這些不談，指摘錯譯這件事的本身終是有意義的，這樣人也很需要漸漸多起來。

中國與俄國

豈明在幾年前有過一篇“文學上的中國與俄國，”我看過的批評文字，只有那一篇很有意義。

現在的中國也將俄國來比時，我以為同一千八百四五十年間的俄國差不多，在文學上呢，大著作都還未出現，新青年時代的思想又同樣是多空談而不識實際。

將中國比俄國，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差別，俄國是貴族的專政，中國則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由競爭，不

明白這一點，不能夠明白俄國同現在的中國及將來的中國在時代上的意義。明白了這一點，不但可以明白實際生活，而且連將來的藝術的趨勢，也便不難推測一二了。

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感到這個的，將要成功藝術的創造者，將要成功實際的戰士。過去的種種則怕只成其爲過去而已！

3, 11, 1926。

關於“論人類的行爲”

論人類的行爲，是我的經濟學批評中的一章。經濟學批評，並不便是經濟學，批評的工作，只想把經濟是什麼，先給以一些說明，及把從前的經濟學方法的錯誤指出，及說明如何去開始科學的經濟學的工作。我對於經濟的主張如何，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只可待諸將來科學的研究好了。過去的學說，我都不相信，這只要看了我對於哲學的態度便可知道。

有朋友看了這篇文章，說仍然是經濟史觀，也有

人說是惟心的。這兩種意見雖然恰好相反，但有一共同點即：都有些把批評下得太早了。我現在再鄭重聲明：我還沒有開始經濟學的工作，這裏所發表的只是經濟學批評的工作，在確當的範圍以內，希望讀者的指摘或了解。

經濟學將來是一個實驗的科學，如行爲的心理學那樣。一切都待決之於實驗，着一點成見不得。我現在只是一個孤獨的科學的研究者，無黨無派，請讀者不要用黨同伐異的眼光來看我。國內從事科學工作的人，我同郭任遠，陳德榮兩君的態度相近，只是研究的範圍不同，二爲心理學，一則經濟學而已。將來也許還有人用這種態度去開始建設性的科學，那自然是最好的了。

總之，我所從事的是科學的工作，這不但不是一派的，也不是一國的，而是世界的。如其我的工作對於那一派的朋友們有無形的侵犯時，也請不要用黨見，而是要用科學來批評。更希望不要用某人的學說來範圍我的工作，因為這是一個新開始的工作，與過

去的學說都無關係。

再則，一個新的科學的建設，決不是五七年便可以成功的，或者完全失敗也未可知。誰又能夠確切地預言牠的結果呢？然則，根據我的一篇文章而錯誤地演繹地推測到一個結論，又從而攻擊這個結論並用以攻擊我的這一篇文章，這不是真的沒有結果的事嗎？

4, 11, 1926, 中國。

訪 鳴 着

我初看見北新週刊第十期“介紹青年的戰友——狂飈”一文時，我感到說不出的驚異：這正像我自己做的！如沒有這篇文章做證據，我實在不敢相信上海有這樣識者。但又過分地疑惑莫不是北京的朋友們做的？不料接到朋_友來信，也驚異地問了：鳴着是誰？我又如何能答復他呢？也許他也在免不了疑惑這是我做的？沒得法，還是請鳴着自己來解救我們的納悶吧！

我並不在這裏向不知名的高超的朋友們致最忠實的敬意。

9, 11, 1926,

關於狂廳

“有話大家說”一欄已經空白到七七四十九天了。外面來稿的一份也沒有，連自己的朋友也都沈默了。這可知中國的說話界之窮也不亞於經濟界。我幾次想一人登場了，然而終於沒有好意思。但是一個福音終於來了，一個不認識的十八歲的朋友終於寄來為科學作戰的說話了，我在此真不禁要三呼中國的青年萬歲！科學萬歲！

“什麼是行爲主義”一文，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朋友的譯稿，錯誤或在所不免。本來想寄給德榮校正一過再發表的，而那樣又得遲延很幾期，待不得了。有錯誤時，待將來在本刊上更正，或到出書時再更正吧！三十歲以上，或者還可以說二十歲以上的人們都老了，做官的做官，擺架子的擺架子去了，所以科學

的工作便不得不由一些青而又青的青年們去擔任，這委實是一件很可悲而又大可喜的事件呵！

‘家庭之下’是一部長篇小說，連續在本刊發表。本想每月發表一次，因為第四期編入的七章，臨印時放不下了，書局又誤把五章只登了一半，所以六七章不得不趕急在第五期發表，以後，大概仍然是每月發表一次。普通官樣的刊物是以爲連續發表長篇作品是有失體統的，這在本刊自然是不在乎了，如讀者沒有這樣習慣而也以爲有所不便時，那也只可希望大家忍耐一些，這樣辦法，雖然是由本刊開的端，但以後畢竟還是要有的。

張競生可以休矣

科學是爲人類而工作的，是爲真理而工作的，所謂趣味者，乃迎合少數人心理的法術，非科學家所宜顧及者也。科學蔑視人們的趣味！

性史是淫書，真而又真的淫書，與科學無涉。張競生如不欲辨護淫書嗎，則回頭另起去做點科學的

工作好了。如欲辨護淫書嗎，則張競生休矣。沈默也是表示之一，我們要等候着張先生的表示。

我更希望周建人先生更勇敢地為科學作戰！

7, 11, 1926。

思想上的新青年時期

中國之有顯明的思想運動，是從新青年開始的。中國的國民在此以前也有過幾次革新運動，但有的是偏於實行，在思想上沒有顯明的色彩；有的是宣傳思想，而在時代上沒有成為主要的潮流。例如，前清的同盟會，是以推翻專制，建設共和為職志的，然而種族的思想，民主的思想，社會主義的思想，同時並具，而又以種族的思想為最多。所以到了辛亥之變，種族革命是成功了，然而同盟會的政策却歸於失敗。又如“新世紀”是偏於宣傳的思想，然而思想如離實際太遠，則不會引起時代的反應，所以也失敗了。所以到了民國初年，思想上遂轉入銷沈時期，而時代也便成黑暗的了。民國初年的中國，表面上好像是一個

很和平的時期，然而實際上却是一個極紊亂的時期。如其要不知道那個時期的紊亂，也便沒有法子認識新青年以後的時期是什麼時期了。在那個時期，思想與事實遇了衝突，而思想被擊破了，而事實也走上了極分歧的路，不但軍閥與共和無從分辨，而且同盟會的勢力也無形消滅。在當時的言論界，所以章太炎提倡士氣的文字震動一時，然而士氣根本便不是思想，所以曇花一現，而結果終於都走上了舊路。

新青年雜誌本來同甲寅月刊同樣是偏於政治方面的刊物，然而何以走上了新的路程呢？這原因仍然不得不歸之於白話運動。由白話運動而擴張到文學運動，科學運動，實際的國民運動。白話運動也是屬於實際的運動的，且正應時代的要求，所以成爲一時的潮流。出版物方面，由新青年而擴張到新潮，少年中國，乃至後來的創造週報，乃至後來的語絲週刊，乃至現在所風行着的各種新出版物，都是這次運動所留給時代的成績。

我這一篇文字並不是想說明實際運動，而是想

說明思想運動，所以關於白話運動與國民運動的實情，只可置之不談。

什麼是思想呢？思想是一個時代的蘇醒，是由經驗的直覺而發動的。一個時代如其具有這種力量，便成爲一個時代的思想運動。一個人如其具有這種力量，便成爲一個思想家。從事思想運動的不必都是思想家，因爲思想上也是有羣衆運動的。思想是時代的，而同時又是超時代的，所以思想能够毀滅一個舊的時代，而又能開始一個新的時代。思想沒有科學那樣合於實際，所以牠的勢力是很薄弱的。牠遇見科學時便一定失敗，牠又沒有科學那樣較富於永久性，到牠的自身停止了時，牠便變成舊的思想，而成爲新的思想進行的障礙了，於是便受了新的思想的打擊而歸滅亡。

我這裏所用的“新青年時期”是包含從新青年到語絲的這一個時期的。這不但語絲的主要做文字的人是會在新青年做過文字的，而且語絲的思想也仍然同新青年的思想大致一樣。少年中國正是同新青

年是同時的刊物，思想上的色彩也差不多。創造週報似乎是另具色彩的，然而在思想上看，仍然是屬於這一個時期的，而且，連標榜無政府主義的，以至極端相反的依傍政府的現代評論，也都不是例外。

我們現在看來，如語絲，現代評論，嚮導，醒獅，創造這幾種刊物，都是各自一派的，而且都是相互反對的，幾乎是絕對不能歸在一類的樣子。但是要從思想上去觀察，却仍然是一類的。比如，嚮導與醒獅的衝突是什麼衝突呢？我們看見的是政治主張上的衝突，而不是思想上的衝突。又如，現代評論主張軍閥捨武力而以政治決勝負，無政府主義者却根本反對政治，這像是極端相反的了，然而也只是對政治的主張相反，而不是思想上的相反。創造與語絲，又像是相反的了，然而也止是藝術上的主張不同，而不是思想上的根本不同。語絲在這幾種刊物中幾乎成了很奇怪的一個刊物，這原因也止由於語絲仍然繼續新青年的思想工作，而其他却是丟開思想工作了，這原因也便使語絲成了這一類刊物中的一個最進步的刊

物。創造也是一個較進步的刊物，因為牠從事的是藝術的工作。

我們如從獨秀文存中翻出新青年宣言那一篇文字一看，便會知道牠同創造週報所主張過的，同語絲第一期發刊辭所主張過的大致都差不多。我們不妨這樣說，到新青年停止了思想工作的時候，創造週報便起來代替了。到創造週報停止了思想工作的時候，語絲便又起而代替了。這種工作的相同點是什麼呢？曰：提倡美感，提倡自由思想，擁護科學，而要之是主張國民運動。所以新青年時期的思想運動，我們可以說牠是中國國民思想的覺醒運動。

這個時期的思想運動在實際上是同樣的，但在表面上却分開門戶了。新青年分出的派別最多，如陳獨秀成立了嚮導派，魯迅，周作人又成了語絲派，胡適是國學派，陶孟和，高一涵又入於現代評論派，少年中國則又大部分現在都是獅醒派了。郭沫若，田漢本都與少年中國學會有關連，後來又分立創造社與南國社了。這個時期的思想大致都不出於救國，而救

國的方略，大致又是出於科學，文學，德謨克拉西。在主張上呢，則除現代，醒獅兩派外，又大致都傾向共產主義。思想同主張都大致一樣，然而却分出不少派別來，而且到派別分出後，又幾乎有一個相同的變革，則德謨克拉西這幾個不再看見了。我們現在如再找德謨克拉西思想的遺跡時，只有從田漢或周作人那裏可看到一二而已。這是什麼緣故，我將在經濟學批評一書中去說明，現在不能多說，現在所說到的，仍只是關於思想者。

比如，周作人是主張過文學上的德謨克拉西的，但不久，他却幾乎像退出文學界了。而且他不久已實行其文學上的階級鬭爭了。郁達夫是主張文學上的階級鬭爭的，那他們正應該是同志，如馬克司，列寧之同主張階級鬭爭者，然而却不是那樣。如郭沫若本來是主張羅曼主義的，後來主張了階級鬭爭，也便主張寫實主義了。寫實主義正是魯迅周作人所主張過的，那他們又應該是同派了，如佛羅倍爾，左拉，都蓋鐵夫之同派者，然而事實又不是如此。郭沫若主張寫

實主義，然而落葉却並非寫實主義的作品。郭沫若主張了階級鬥爭而來主張寫實主義，而周作人也主張了階級鬥爭而却又拋棄了寫實主義而主張羅曼主義了，正像是時常在對立着的。至於這些相信馬克司主義的人們而又互相分家，各自成派，則更是無須說的事實了。

這個時期的思想，又大抵都是相信科學的，然而科學也不能使他們聯合在一塊。而且又各有各的科學。胡適、顧頡剛以為整理國故是科學，現代評論社又以為談法論政是科學，嚮導社以為政治運動是科學，吳稚暉又以為製鎗造炮是科學，徐郁生則又說幾何，幾何，幾何，羅輯，羅輯，羅輯是科學。各又都像是各自成派的。然而有一個相同的色彩，則是：胡適，顧頡剛沒有做出一本科學的中國史，現代評論社也沒有科學的政治法律學，嚮導社沒有科學的經濟學，吳稚暉不是自然科學家，徐旭生也沒有幾何與羅輯。所以上個時期只是一個科學的宣傳時期。然而大家都宣傳科學，而又各自成派，則科學究竟又是什麼東西

呢？

宣傳科學而不去做科學的工作，是不能明白什麼是科學的，所以如純然抱着宣傳科學的態度如吳稚暉者，那是很好。如以為宣傳科學便是科學工作，於是而有假科學，如國故及政論之類。這不但現代評論社是如此，胡適也是如此，陳獨秀也是如此。而宣傳科學反而做了科學的阻礙。

藝術上的主義在歐洲誠然是有的。然而有一點不能夠忽略了的，則是：歐洲藝術上的主義無論是先有主義或者先作品，要之，作品同主義是先後都有關連，都要出現的。中國却不是這樣。宣傳寫實主義的沒有寫實的作品，宣傳羅曼主義的也沒有羅曼的作品。即如周作人，郁達夫，郭沫若的作品，究竟是什麼派的作品，同他們所主張的有確定的關係嗎？甚至，本來是主張羅曼主義的，不久又忽然主張寫實主義了，而這時從前主張寫實主義的於是又來主張羅曼主義了。然而這主張，不但沒有作品的產生，而且連應用這種主張於已有的幾部作品的批評都沒有。

新青年時期的思想是對於過去的思想的反抗。用什麼去反抗過去思想呢？用從歐洲舶來的思想。因為這思想只是從歐洲舶來的，而沒有經過自己的製造，所以是極其淺薄的，一揮而去，於是便又合回過去的思想去了。思想是環境的產物，寧可以說是思想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思想。到歐洲舶來的那一點思想失其支配的力量時，中國人當然還是回頭來受中國思想的支配。

新青年雜誌自己所走的路便是如此。前期的新青年有科學文學的介紹，有文學作品。但到後期的新青年便只成爲政治的了，然而還自以爲是經濟的，然而却沒有經濟學的材料。新青年另一派人出來創辦了努力週刊，然而也變成政治的，國故的了，新青年時代的精神已經沒有了，然而辦努力的人們却仍然自以爲是繼續新青年的工作。至於文學一方面，則努力又改變了從前介紹外國文學的態度，而用國語式與九命奇冤式的文學觀來批評中國的新作品了。所以努力其實開的是倒車。

創造一派呢，除自己的作品外，思想上也是用了舶來品以攻擊當時流行的古董，所以又成爲一時的潮流。但不久，也便衰謝了。所以初來很有造成羅曼運動的姿勢，但不久便也社會化了。於是新青年的別一部分人便又捲土重來，辦了語絲，也頗有承繼新青年工作的趨勢，然而人少力微，把舵不定，所以到現在便變得無聊之態可掬了。

現在的嚮導，也許還以爲是繼續新青年的工作，語絲也許是以爲是這樣，這可知道人們如何不求實際。新青年時期的思想運動最大的缺點便是這不求實際。比如，胡適提倡了白話，這原是給文學換了一套衣服罷了，而他却幻想飛得很高，便想憑這點功績以評衡天下的文學，豈不可笑，而且要失敗嗎？果然，他近兩年來已不談文學了。又如周作人譯了幾篇外國作品，做了些宣傳文字，介紹的功績自然是有的，但也並沒有超於一個人的工作以上的意義。魯迅想做權威者，然而世間沒有這件東西，一個思想者除了幾本著作外其實沒有其他，此幾本著作有何權

威可說，創造社創造的工作，不去拿作品去擔任，已失其工作的意義，此外也便無能爲力了。然而却都各自以爲天下之文宗，一代之領袖，又如何其能不失敗呢？

這個時期雖然是尊崇科學的，然而科學的工作却没有去做，也沒有介紹過重要的科學思想來，所以這個時期的思想，都是屬於空想的，實際上是國民運動，思想上却生了許多不同的派別，這便是由於思想不求實際的緣故。思想沒有經過科學的工作，沒有認識了實際的生活，而都憑了空想去估計實際，所以從同樣的實際運動而分出不同的派別。實則，胡適固然主張救國，嚮導派，醒獅派也都是一樣，便是在文學的派別上也是一樣，創造社固然是國民文學派，而語絲社主張的也同樣是國民文學，因爲不求實際，所以連作品與主張都不能相符，而反成了敵對的形勢。

空想也是環境的產物，但空想不能夠認識環境的真象，牠反而常受環境變動的搖亂。中國的兩派主張國民文學的，成了對立的兩派之後，互相在思想上

的暗鬥的結果，幾乎連同國民文學都失敗了。一派傾向復古，一派則傾向自詘，但同樣不能夠成爲國民文學的洪流。所以新青年時期的文學運動留下來的成績，只完成了一個褊狹的國民文學運動，與俄國文學比較，正是只到了哥哥爾時期而止，而沒有到了德國的希來爾時代，更無須高談歌德了。

14, 11, 1936 •

介紹中華第一詩人

我在十字街頭隨便談了談蔣光赤的詩，不料有人竟然疑惑我在嫉妬蔣光赤。我老實不知道什麼叫做嫉妬，在戀愛上我雖然好像嫉妬過人，然而其實是我倒讓步過人，更無論於一些文字上的勾當，連羅蘭我也不嫉妬，不過這些都似乎是空談，所以我現在來介紹中華第一詩人，以表明我的心跡。

所謂中華第一詩人者，於出版界大概是沒有發生過關係的，有時，這便是第一次，但是，他的詩却是用古法題在西湖湖心亭壁上的，而又不寫名字，所以

這不但是第一詩人，而且是無名詩人，不但是老作家，而且是新進作家。

得了，抄在下面：——

七言八句苦搜求
讓得成時牆上留
吾是詩人爾知否
翩翩風雅異凡流

中華第一詩人紀遊

靳雲鵬先生的說話

今天在新聞報上看見靳雲鵬先生的幾句話說，委實坦白得很，現在也抄了出來：——

余之公司，已粗具規模，但股東未足，尙須召募股本。總董一席，已定王聘老。此老道德高尙，謹慎守法，將來公司事務，交渠去辦，必能遵照章程辦理，他人或恐不能。

近來因爲一些緣故，經濟的批評尙未續作，在我的經濟學上，所謂政治道德云者，並不如馬克司所說

在受經濟的支配，而是其本身便是經濟。馬克司同克魯泡特金的學說，我以為都是錯誤的，馬克司是玄學化的科學。克魯泡特金是科學化的玄學，都不是真的科學。馬司的克學說較近於實際，較近於科學，然而他的解釋，他的方法，却是玄學的，所以不能說明實際。克魯泡特金的學說，他的解釋，他的方法都是科學的，然而他的基本的思想却是玄學的，所以也終是空想。克魯泡特金畢竟是一個俄國式的學者，馬克司畢竟是一個德國式的學者，都不是世界的。列寧便比較優勝些了，這便因為列寧有俄國人的感情而又有德國人的理智的緣故。

國家正是一個公司，所有的道德都是商業道德。
韋先生的話恰好說得正對。

14, 11, 1926。

吳歌甲集及其他

今天看過吳歌甲集了，免不得又要來說幾句話。
我是反對整理國故的，但並非根本反對歷史，而

是因爲從國故中找不出真的歷史。更不是人而反對整理國故，中國哲學史大綱固然不好，中國小說史略我也老實不要看，更無論於古小說勾沈，唐宋傳奇集之類。一天，我在泰東遇見一位老先生進來問有魯迅的書沒有，我立刻便想起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中的那一篇撰譯書錄來了。唉，唉，唉，怕敢想下去。

但我不反對收集民間文學，所以古史辨的著者的這一部分工作，我是喜歡的。中國文學留存在書本上的，大抵都是民間文學或準民間文學。詩，辭，樂府固不用說，元代的戲曲小說又何嘗不是如此？若夫本色的文人的作品，則大抵官氣十足，離藝術很遠。所以正不妨說，中國所有過的文學只有民間文學而已。其沒有寫在書本上的，現在便收集了來從頭寫起，正是一件需要的事。

可惜近年看見過的歌謠之類，好的仍然是很少。故事之類又沒有多看見。中國的民間文學大抵都是很直率的。這却真不免可歎。至於士宦化的民間文學，則更令人欲嘔吐了。收集民間文學的，我以爲士

宣化的那一部分是可以無須朝理的。

所謂羅曼派文學者，其實不過是民間文學化的文學而已。民間文學的收集，對於中國文學建設的貢獻，將不亞於外國文學的翻譯。文學以外的益處還有，現在却不多說了。

再則，要收集較好的民間文學，怕還得到民間去綫行，所以士氣太重的人，連做這一項工作都不很合適。

10, 11, 1926。

時代的命運

我是非常希望魯迅先生到我們新時代來的，魯迅先生也可以說是非常希望我到舊時代去的。不妨說，我們是曾經過一個思想上的戰鬥時期的，他的戰略是“暗示”，我的戰略是“同情。”現在這個時期算是過去了，而且我們都失敗了。魯迅先生已不着言語而敲了舊時代的喪鐘，但我仍然希望魯迅先生嚴守着藝術上的舊時代的障地，為中國，為朋友，我都在非

常地這樣希望着。

這也許是沒法的事吧：徬徨的悲哀與絕滅。然而，正如托羅斯基批評勃洛克的話，他向着我們這邊突進了，突進而失傷了！

我用最忠實的友誼希望魯迅先生保守着“孤獨者”的尊嚴，寫一部死靈出來，這在藝術上仍然是極重要的事。我對於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但這對於他纔終於沒有益處，這倒是我最大的遺憾呢！

這也可以說是我最後斟給魯迅先生的一杯苦酒吧！

9, 11, 1926。

瑣記兩則

1

我們不用經濟學的眼光，而用生物學的眼光去看自然派的作品時，畢竟是很有意義的。如“莫泊三的詩，”肉的歌頌，畢竟是鮮美而生動而富於朝氣的

藝術品。用經濟學的眼光去看自然派的作品，當然是資產階級的藝術，與俄國的帶着無產階級的傾向的現實派比較，我們覺着俄國的藝術較近於人生。但俄國的藝術也同樣缺乏自然派所具的那種生物的美的質素。

中國的藝術在過去的，在將來的傾向上，無疑地要帶着不少俄國的色彩，但並不是意識地模仿俄國的作品，而是與俄國有相同的環境。純然自然派的作品，在中國還沒有看見過，或者將來也不會有的。但是，這生物的美，在中國將來的藝術上，我想仍然是要顯現的，這便是因為中國的環境與自然派所自出的環境也有相同點的緣故。

無論如何，我戀中國的地，我無論如何討厭中國的士人，然而我終愛中國的農民，工人與兵士，我無論如何反對中國的國故，然我知道中國的科學運動必將起來，我無如何討厭新青年，時期的遺老與遺少然我知中國的青年，朋友必將成爲世界的人。

新青年雜誌所發表過的詩，以周作人之小河爲最好，可以說是新青年時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其他，掃雪的人諸篇，也還好，以其中具有人類的感情故也。惜乎創造社批評家未能認識，而作者以後也便不再寫詩，實爲新青年時期文學運動的損失之一。

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已隔數年未看，但留在現在的印象，還是一篇富於同情的作品，將來得再讀時，再詳細批評。又張開天的青春的夢，也是有新傾向的作品，不知作者以後何以未有續作也。

大抵新青年初期的文學運動，有一極好的傾向，即人類的感情是也。可惜這種感情未得發展而成洪流，遂被國民文學所代替，然國民文學而無人類的感情，則變態而成爲土人文學，中國處於二十世紀，與十九世紀歐洲的環境不同，如從事國民文學的建設，而忽略了人類的感情，則必成爲中國的文學而無世界的文學之價值。反之，十九世紀初期歐洲之國民文學運動，則固世界的運動也。嗚呼，土氣不除，中國文學之建設者乎，無論如何衿誇，亦只成爲一國的文學

而已！

目前的新文學運動，有一極好的傾向者，即人類的感情已漸澎漲，而士氣漸消而將至於無者是也。沈鐘，廣州文學，白露，都有相同的傾向，這是很可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祝福的呢！

狂飈社作品之已有單行本者，如飄渺的夢中之六封書，荆棘中之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都是極顯明的代表這種傾向的作品。荆棘中我的情人一篇，則又富於動的美，在技巧上則又為另一方面新傾向。心的探險一書，則又有利他的情感，無產階級的傾向，與悲憤的阿爾志巴緩夫式的思想。若夫其中所含技巧上的新傾向，則暫置不談。

我所惟一希望於已成名之作者，則彼等如無賞鑑青年藝術運動的特識，而亦無幫助青年藝術運動之雅量者，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挾其歷史的勢力，而倒臥在青年的腳下以行其絆腳石式的開倒車的狡計，亦勿一面介紹外國作品，一面則蠅子擦尾以中傷青年作者的豪興也！

嗚呼，現代評論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態度！

北京朋友來信說，未名社對於我們的質問，聽說不答覆了。嗚呼，現代評論化的莽原半月刊的灰色的態度！我們的莽原週刊已經死了，我們的莽原週刊實不會有過這樣態度！

我本來也知道他們未必能答覆的。第一，他們找不到說話的理由。第二，誠懇地認錯，他們沒有這樣精神。然我却是希望他們答覆的，希望他們好。

張定璜先生近為莽原譯羅蘭傳，是極有意義的一件工作。我希望未名社諸君自己也常看看這篇譯文，去接觸羅蘭的精神。不要以為只是應應景兒，裝點門面，如其那樣，便不特對不住羅蘭，也對不住作者，也對不住譯者了！

去年我們辦莽原的時候，魯迅便說，再過一百年也還是這樣，這裏有莽原，那裏有現代評論。但魯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實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剛過了一年吧，這裏的狂瀾便代替了莽原，那裏的

莽原却學起現代評論來了！

未名社諸君的創作力，我們是知道的，在目前是並不十分豐富。所以，莽原自然要偏重介紹的工作了。這也是好的，但這實際上也便是未名半月刊了。如仍用莽原的名義，便不免有假冒的嫌疑。得了，由他去吧！

嗚呼，去年寫“聯合戰線”的叢蕪呵，你的精神那裏去了？你焚毀了“聯合戰線”，連你寫時的精神也一並焚毀了嗎？！

嗚呼，勸我“勿妥協”的靜農呵，你而今竟自己妥協了！

嗚呼，霧野，素園，我們的青年叛徒的友伴們！

讓我再高唱幾句閃光吧：——

當戰士死了時，
戰場便回復了原來的荒涼。

荒地裏，
埋着我的屍身，

開墾者來時，
青青之麥呵，
那都是我的化身。

狂風裏，
挾着我的悲懷，
號着，號着，
他響遍了大地。

17，11，1926

晴天的話

今天看到第一〇四期的語絲，又回頭看了幾期狂瀟，我悲哀而且失笑了。我是力求鎮靜的一人，然而每苦於不能鎮靜。不鎮靜是不能做出藝術作品，而且也不能做出好的思想文字，更無論乎批評工作。近來精神頹喪，以致時代的姿勢終於還沒有動手，若再加別的糾葛，將更無去做的希望了。我實在不願意走這條逆路。

冷箭也罷，幽默也罷，當事人還不是一目了然？然而從這裏是建設不起什麼來的，結果總之是兩敗俱傷。在新青年雜誌時期，豈明提倡人的文學，態度平靜而光明。“小河”一詩，仍然是那個時期的一篇代表作品，我前幾天也已說到了。但以後也便再沒有那樣作品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以為感情與理智，熱狂與冷靜，其實是一件事。在我的經驗上也是如此的。思想上的混亂時期已有很幾年了，我以為現在最好是能夠結止一下，另開始一個自由批評，自由創作的時期，較有益些。但這必須大家都以坦白的心相見，一方面是不能負責任的。我在第一次的狂飆時期，便做過這個好夢。到了莽原時期，我仍然做過這個好夢。再到以後，我有時仍然做着這個好夢。我想，如果這個好夢能夠實現時，對於中國是極有益的事。但是事實都不讓我實現這個好夢去，而我看見的於是便都是“噩夢”而我也便不得不成為夢中人了。

這裏所謂噩夢者，我對於這個是很抱悲觀的。我從經濟學的研究上知道這是階級鬥爭了，但不是資

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而是資產階級的自相鬥爭。這證明思想是有階級性的。我好久都不願意說出這個來，而常想找一些方法去救濟。但想出的方法仍然不外乎，一，從事科學，藝術，思想工作的人保持住孤獨者的地位如俄國“空人”那樣者，二，更好的是便自認是一工人，且逐漸去做了實際的工人。這至少也是士人的自救運動，是光明的運動。在科學上，藝術上，思想上，都會有好的成績做出來。狂飆社的朋友們至少也都是傾向這兩條路的。但這裏也便有了不幸，便是這樣遇到外面的壓迫時，便每不免以另樣更偏激的階級鬥爭的態度去應付了。我想冷靜一點的讀者大概還可以看見這種傾向吧。

我曾經自己說過我是一個游離者，然而想完全避免了經濟的支配，畢竟是不可能的。我在經驗上每次使用同情，幾乎是每次失敗。或者人們也都不免感觸到這樣悲哭，則人類的互相了解真難，而經濟的權威真可怕了。然這也可知人類都是弱者，又何不楚囚對泣，泣罷而結合起來一同建設一種較好的生活呢

呢？然而這畢竟是太理想了。

過着較舒服的生活的人對於較困苦的，較犧牲的人們總可以表示些同情與幫助，這總該是有思想者所能做到的事吧。然而何以連這一點也都成爲華美的好夢呢？何以也時常遇到相反的事實呢？何以這遇到的又常是使人懷苦，使人幾乎絕望的事實呢？

中國提倡文學的人，大抵都偏愛俄國文學，這自然是極好的事，然而陀斯妥夫斯基的同情何以又每難於表現在作品上呢？這怕不是幾個作者所能負的責任吧？這怕是大家都有錯吧？

總之，我所希望於從事思想工作的朋友們者，大家都寬容一些，思想上的衝突自然是免不了的，但總要維持着思想上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大家都訴之於自由批評。我們大家的思想總還是有相同點的：如建設科學，建設藝術，乃至反抗傳統思想，在介紹羅蘭思想的現在，我希望大家能夠接受點羅蘭的精神。在介紹彌愛的現在，我希望大家部保持點駱駝的精神。

冷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豈明先生畢竟是一個比較能夠冷靜的人，而且是主張寬容的人。

我們的今年是可以開始一個自由批評的時期了，時代常在變化着，常在進步着。提倡了好久的科學，我們現在纔開始抱着犧牲的精神去建設，我們希望同時代的人們給與我們幫助，或給與我們指摘，但不希望給與我們敵視。

18, 11, 1926

靜 絲 索 隱

第一百〇四期語絲有“南北”一文，中有數處，讀者不知其內情，我以最忠誠的態度，爲人類計，爲中國計，爲思想界計，謹爲索隱如下。

“疑威將軍”者，豈明之“自畫自贊”也。

“不，先生”亦豈明自謂，以其好喝醋也。

“挑剔風潮”者，亦豈明之自述，而爲會長思想之表現也。如其我的索隱不對，請豈明先生本其民主思想提出駁論，我必謝罪。以一月爲限，過期不候。

公理與正義的談話

公理：去年彼等曾擁護我等，而被誣為挑剔風潮，今年彼等乃排斥我等而將挑剔風潮了。

正義：唉，唉，唉，又一現代評論也！

公理：彼等在出版界的歷史上頗有價值，今若墮落，未免可惜。

正義：我深望彼等覺悟，但恐不容易吧！

公理：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諸其人之身。

正義：我來寫光明日記——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救救老人!!!

讀大家認清界限

今日思想上的衝突是科學和玄學的衝突，新舊藝術的衝突，是幽默與批評的衝突，並無其他意義。

人本來沒有好壞，只因環境不同，時代不同，所以思想也便不同了。如訴之自由批評，則是。如黨同伐異，則必鬧到不可開交。自由批評是思想上的德藪

克拉西的精神的表現。

大抵舊的思想遇到新的思想時，舊的思想常變爲“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其實已不成其爲思想了。到“知其故而不能言其理”時，用了別的方法來排斥新的思想，那便是所謂開倒車，如林琴南，章士釗之所爲是也。我們希望新青年時代的思想家不要再學他們去。

19, 11, 1926

與 豈 明 談 道

我承認周作人是少微聞過些道的，但那是新青年時代的啓明，是語絲前期的開明，而不是現在的豈明。現在的豈明，已經有些雜毛老道的色彩了。

豈明說，南方人聞道在先，北方人是營養思想。我不知道這是根據什麼邏輯的，這只能說是根據了南北邏輯吧！然而，在中國古代的繪畫上，乃至學術上，是有南派北派之分的，若在邏輯則不能分出這樣派別來。所以南北邏輯者，即非邏輯也。

吾人之所謂南北者，猶之乎歐洲之所謂南歐北歐也，除地理上之區別外，別無其他意義。豈明能謂北歐藝術家如易卜生，托爾斯泰，斯特林堡的思想都是會長思想嗎？豈明能謂俄國人的思想都是會長思想，而今日的蘇俄換言之亦即會俄嗎？

豈明所謂民主思想者是什麼？凡贊成豈明的便都是民主思想，凡反對豈明的便都是會長思想嗎？然則豈明的思想乃真的會長思想，而豈明的邏輯乃仍然是黨同伐異式的小我邏輯也！豈明所提倡的寬容，現在又存放在那裏去了？這寬容，難道已盡量用之於贊成自己的人們，而且已經用完了嗎？吾人雖不談寬容，然聞道之豈明，能否本其民主思想來同我們一較量寬容否嗎？

我亦民主思想者，然非如豈明坐在紳士的書齋裏過着舒服的生活而做和平的空夢之民主思想也。如我今日而處豈明之地位者，則這一點惠外的小便宜，我早棄之如遺矣！我的民主思想，是全人類的民主，不是一國的民主，不是一國中人類的民主，不是

少數特殊階級的民主，豈明對此，真如小巫之見大巫矣，還談什麼道？

豈明去年便常說，如何寬容反叛的孩子，在進化上，在思想上，孩子是人類的父親，我亦曾在弦上某期以此言折之矣。豈明不談道則已，則我們都是人類，豈明若一談道，則我以矛刺盾，我委實是老人的爸爸呢！豈明也知道孫文先生，吳稚暉先生，都不是空口談道的人嗎？然此兩人在思想上，在行爲上，固都是豈明的爸爸也！豈明亦曾經贊美過孫文先生，難道那只是因爲他老了，而且死了，而纔贊美他嗎？則這真是秀才人情紙半張，而亦雜毛老道之道也已！

豈明空談寬容，而實不能實行寬容，豈明空談民主，而實沒有看見過人類的痛苦，嗚呼！寬容民主之謂何：

豈明贊美十二個，而意在言外則蔑棄中國之創作，豈明也曾做過批評，難道連藝術是時代的產物都不知道嗎？十二個在當時之俄國，已非新時代的作品，特羅斯基亦既言之矣！豈明贊美外國作品，其別

一意義，則借之以否定中國現在之作品，嗚呼，何其器量之小而不聞批評之大道呢？然而我亦曾贊美豈明之鋼鎗趣味一文矣！嗚呼，誰是真能寬容的人，豈明乎，我者？

我看豈明的思想，則通俗的水平線上的思想也。我也曾想批評過，爲一般讀者較明白地了解故。然而豈明自謂老人，而無老人之寬大，乃有婢妾之嫉妬，對於我等青年創作，青年思想，則絕口不提，提則又出以言外的譏刺。嗚呼，如使此寬大爲老人所有之美德者，則誰是老人，豈明乎，我者？

相對地說今年的蘭生弟日記，等於去年的玉君。豈明去年爲反對玉君的一人，對於今年的玉君又持什麼態度呢？如不能認識，則贊成我去年之評玉君，也便該贊成我今年之評蘭生弟日記。如知而不說，則何以對得住爲其朋友之徐祖正先生呢？羣衆之贊美，有時實足以拉未成功之藝術家下水，是很危險的一事。豈明難道不知道瀰愛之平民圖畫是何由而作的嗎？吾人所希望於從事藝術工作之國人者，是希望其

能滿足一般人的嗜好便算了事；還是希望其產生一二偉大的作品以爲中國人亦爲人類進其相當的貢獻呢？嗚呼，豈明不要裝糊塗了吧！

豈明曾謂他人無看中國書之資格，而自己則有之。不，這是傲慢！人類都一樣，豈明也沒有看中國書的資格！豈明思想之不進步，或即其看中國書爲之障也！豈明如還想主張寬容嗎？還想發揮其民主思想嗎？那末，我不特不希望豈明少看中國書，而且還得少看十九世紀的外國書，而須看二十世紀的外國書，而且也不妨說，還須看我們青年的出版物，如沈鐘，廣州文學，飛霞，莽原，乃至我們的這個狂飄！

如何提倡世界語

世界語運動在今日的中國，頗有復興的趨勢，上海有胡愈之諸君辦函授學社，魯彥從事世界語中文藝的譯述。

世界語的精神爲人類大和平之理想，蓋具宗教的美質而無其缺點者也。中國連年戰爭，若體現此種

精神，由世界語學者聯合組織一隊十字軍，從事於傷兵之救濟，對世界語之傳播，想比託諸文字者更為有效。

在最近的中國，能否有一短期的和平時期出現，是難於預料的事。但在可能的範圍內，世界語學者起而作一種傾向和平的工作，傾向利他的工作，則極有價值。中國人自利思想太重，利他精神尚未抬頭而已若被打擊者。所以我希望世界語精神的傳佈來救救這一種危厄。

父 與 子

都蓋納夫的作品譯出的已有幾種。人們所歡喜看的大抵是前夜與新時代，而父與子好像沒有得到什麼反應。但此後也許這本小說要被人們所歡迎了？取濟之的譯本很不好，但既別無善本，也仍然是可以拿來一讀的。

大眾當然多知道都蓋納夫是善於把握時代的姿勢的藝術家，他受人歡迎的理由是這個，父與子將受

中國人歡迎的理由也仍然是這個。

我自己對於都蓋納夫的作品，是凡看過的都是愛看的。

近來光華書局出版的勝利的戀歌，譯文也很好，但聽說買的人並不多。

1, 12, 1926, 在西湖。

歷史即神話

我看歷史，如看神話。我想將來會有這樣一個時代到來的，那時的人們看歷史，都如看神話。

人是屬於自然的，而歷史却不妨說是屬於人的。當然了，人更不是屬於歷史的了。

民國六年的時候，我同一個朋友談起英雄主義，我是竭力反對英雄的。他說，“如反對英雄，必須把所有歷史都燒掉纔行。”我反問道：“原初本沒有歷史，英雄又是從那裏出來的呢？”我的朋友沒話說了。這是一個曹操主義者，但是他在民國七年便抱着英雄的好夢死了。但是，曹操主義不死，我直到去年，還見

有思想很好的朋友們宣傳其曹操主義。

迷信歷史的，都將與歷史共分其死滅的命運。認識現代的，纔是真的現代人。什麼是現代呢？這是二十世紀的現代，是科學復興的現代，是無產階級從事自救並救全人類的現代，是自然將開發其最大的寶藏以供應人類之享用的現代，是別無什麼差別而大家都是人的現代。

“長虹給他母親的一封信”

去年我在東方雜誌上看見張聞天的這篇小說，我覺着這正像我數年前寫給我母親的一封信似的。這可知所謂文字者，完全是環境和時代的產物，沒有所謂個性那麼一回事。

還是去年，張君也給莽原投過稿，編者不願意發表。我因尊重編者獨立的意見，沒有說話，然我以為張君的文字是可以發表的。

對於有些人們以為反抗家庭便是不愛母親，然而有些反抗家庭的人却正是愛母親，而且因這愛遭成

到更多的痛苦，惟其因為有更多的愛，更多的痛苦，而獨不遲疑，猶不畏怯，所以正是能演悲劇的人。我再不妨舉蘇菲亞出來作一例證，試問：她不是最愛她的母親的一人嗎？

不愛母親的人也便不能愛人類，不愛人類的人也便不能犧牲自己，我願有一些人們自以為是不及，而不要反以為是過之，我自然更希望他們能夠過之。

與 評 梅 論 悲 劇

悲劇不是普通所說的悲哀，便是以最普通的話去說明悲劇，那不也是要出於主翁之自由意志的嗎？

古代的中國人如屈原者，是一個能演悲劇的人。近代的中國人如孫文者，是一個能演悲劇的人。這樣人委實是很少，能演悲劇的人必是超時代的。

自謂願演悲劇的朋友們不妨看一看藝術作品上的悲劇，譯出的如：強盜，漢姆列特，琪琪康陶，乃至莎樂美。而且悲劇也不是願演，而是不得不演，並不願演，而却要去演。

人們能演喜劇，能演問題劇，乃至能演滑稽劇，
但能演悲劇的却不多有。

再則，悲劇也不是沒有時代性的，如漢姆列特便
不同於琪琪康陶。二十世紀的悲劇將要從失敗中求
勝利，這看了表現派的作品便不難知道。再往上溯，
則歌德的浮士德便是把這樣精神最先體現出的十九
世紀的偉大的作品。

再則，所謂寫實派小說中所能收入的主人翁，都
沒有演悲劇的希望。

我默祝中國的男女同胞能够多有一些有勇氣去
演悲劇，但是，要去做悲劇中的主人翁。而不是去做
悲劇中的丑角。

領袖主義

近來又有人宣傳領袖主義了！我看了真不免頭
痛呢！唉！唉！唉！

二十世紀果真只是一個領袖主義的時代嗎？甘
地果真是一個領袖主義者嗎？甘地同莫索利呢除

做領袖之外究竟還有沒有分別？

唉！唉！“青年！青年！”人們把青年當做一個器具是可以隨便使用的！青年果真是一個器具嗎？如果是時，那我們便是要聽“自然”去使用，却不聽什麼人去使用！是這樣——人都是器具，都是聽“自然”去使用的器具！我們大家都一樣，誰也不要做領袖的空夢了吧！

到莫索利尼失敗時，他們將要說：“呸，時代原來又變了！”

中國所以倒埋，正是因為這領袖主義在作怪。然也一樣的，中國的領袖主義者在過去都失敗了。誰做領袖，誰便失敗，這是中國的一個極好的趨勢。

現在的那些領袖主義者都將去證實這一個趨勢。

十字街頭答萍水

我有幾句罵蔣光赤的話，都是借用他自己的，在罵人上，我不輕易創作。

蔣光赤君的詩，我看過很多，而且看過很幾次。我並不是看過一二首詩便批評其全部，我老實說：他的詩不是詩，更無論乎革命詩。

我沒有跟什麼人得竟過，我也不嫉妬什麼人。我對於蔣君所說的話，如其他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時，我也仍然是那樣說。

如蔣君不以爲然，我希望他自己出來爲自己辨護。如我的話說錯時，我一定會認錯的，我以爲蔣君譯一些俄國作品出來比較好些。

少年維特的煩惱和強盜的比較及其他

這兩部巨著，究竟那一部是更偉大的呢？曰：少年維特之煩惱更偉大。因爲這裏是利他的感情，而強盜是個人的感情。強盜是崇高的塔時，那末，別一部便是汪洋的海。

我們現在需要真正的個人思想，更需要真正的利他思想。當這兩種思想沒有建設起來之前，談民主固然是書齋裏的空想，介紹羅蘭也不免只成爲紙上

的工作，中國人還大抵被家庭式的小個人主義在支配着呢！

唉，唉，中國人！還是來介紹一些外國的思想，而且認真地分析一些外國的思想吧，別關住門子做小偶像的空夢了！

唉，唉，中國人！從家庭解放出來，現出真正的個人身自愛而且愛他吧，別再裝糊塗，睡在大門道裏做皇帝，自誤而且誤人了！

飯 頭 蓬 杜甫

我並不想復辟，也不是要主張文學上的古典主義，請讀者不要誤會。

我在康莊碰見康有爲了。一個七十多歲還很健壯的老人，身穿着紫綢長袍，頭戴瓜皮小帽，手拄龍頭拐杖。只是腳踏一雙破鞋，因此我便同情於他了。我後悔不該在十字街頭罵他。可是，我又說回來了，他也不該在工廠的隔壁辦什麼天游學院。

從前看見康有爲的古詩做得比杜甫好，而他却

極佩服杜甫，蓋忠君愛國之至意也。散文比他的詩更好，他是一個想像力很豐富的人，如不是禮教吃了他，或者晚生三十年，他說不定便是我們的 Hugo 呢。唉，我第一次知道有 Goethe，還是從不忍雜誌上見的，一個小小的像，高鼻梁，鷹眼，髮球上戴着一枝花，像個浪蕩子，下署德國詩人鴉鵂，這個名字譯得也很有趣，那位詩人真像是一隻鳥兒。

唉，康先生又何必那樣闊綽呢？依賣字爲生，能够維持一個普通人的生活，絕口不談國事。遇機會時，也不妨來一次叩馬而諫，自然還會有人說：“此義人也！”又要什麼莊，又要那麼華麗的陳設做甚？

康先生對於實際生活上的貢獻，時間性較少的，那還是他寫的那一筆蛇體字吧。不但各處多有他寫的字，而且青年朋友們的筆下也有不少的似蛇非蛇的蛇。

我在少年時期初見大同書的時候，何嘗不以爲是一些高華的理想呢？然而仔細分析一下，則那只是古典加空想而已。正如章太炎的思想是古典的。孫文

的思想是實際加空想。吳稚暉的思想是科學加空想。所以後兩位先生的思想便進步多了，因為沒有古典那一個質素了。

我有時也想找康先生談談天。然而新的當然談不來，舊的也當然談不來，所以只可不談。這也可以知道並不是我們菲薄古人，委實是沒得法，雖然是同國人，委實是像異國人，像言語不相通的異國人，咫尺天涯，對面不相逢。

得了，我沒有到過飯顆山頭，我也沒有遇見過杜甫。

我在十字街頭貼招子

我的朋友漢年在十字街頭演說，說得溜了嘴，於是說出狂瀟是我的個性的表現了。漢年以外，我還有朋友，而與狂瀟有關係的朋友聽了這話尤其不高興。讀者也說不定以為我在那裏做鬼，故不可以不貼招子。

我沒有個性，我是自然界的一架機器。現在這架

機器所擔任的工作是編輯狂飆及爲狂飆撰稿。爲狂飆撰稿的朋友現在是有十幾個人，我是其中的一人，不但朋其的小說，仲平的詩，不是我的個性的表現，委實連我自己胡寫的文字，也是有東西在指使着的，而我則是被動的。

當我聽到這個演說的時候，我便插過嘲說：“使不得！”但一言既出，驕馬難追，所以也無法了。現在因爲或然的事實的需要，終於還不得不來貼招子，望我的朋友們都不要生氣。

29, 11, 1926。

一個二十九歲的青年同一個三十歲的青年攀談

郁達夫說，自己已滿三十歲，正在危險的時期了，所以這個未滿二十九歲的我，也許還有資格同達夫來攀談幾句，但我並不是來罵達夫，反增人家的哀感，請達夫放心。我現在仍用狂飆初生時同達夫初識時期的朋友的態度，同達夫來談幾句家常話。

達夫自己說過，銀灰色的死是自己作品中最好的一篇，這是對而又對的話。這是一篇有象徵的意義

的作品，象徵新青年時代的死滅，也象徵那個時代的新士人階級的死滅。達夫最好的作品還是他最先寫出的一篇作品，這也可以知道自己也不免有些太銀灰色了。

達夫生長在士人的家庭，少爺的氣息沒有脫盡，這是藝術的大障礙，達夫賦窮的時候，我們正覺得那還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且我們是不願意去流連的富人生活呢。達夫的窮，正是一個少爺的窮，而不是一般青年的窮，更不是一般中國人的窮。這使達夫不能夠對於我們的時代有很多的貢獻。

然而達夫還時常要發少爺的脾氣，好像還以為除自己以外的青年們都不中用，於是而自己乃儼然像一老人。所謂衰老者，我們當然可以分作兩面看。一者呢，自歎無力而感情神上痛苦的衰老，這自然也是人情之當然。但一面呢，這個老人便時常成為名流，學士，大師，權威者，落伍者，開倒車者，等異名而同意的名詞的代名詞，這便真是危險了。所以衰老之感或者不妨有，但自命老人則是斷乎不可的事。

我現在再說一句太爽直的話，達夫可不可以把這些銀灰色的附屬物一刀斬斷了呢？唉，唉，唉，我又得來替我自己辯護幾句，我沒有過一次想斬斷過誰的生命。我們的古詩人不是也曾有名句：“抽刀斷水水更流”嗎？也無須再徵引柏格森的哲學了。唉，唉——我又得——我不是自己也說過哲學從來便是說謊嗎？但那並不是這種意義，並不是我自相矛盾。

我們都是時常感到過去沒有好的作品的，但是畢竟有未來，所以也正無須悲觀。國外的作者的好作品，也大抵是三十歲以後纔寫出的，三十歲不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反之倒是一個盛壯的時期呢。得了，我不再廢話了，讓我們一同發一次不聊的脾氣叫吧：到盛壯去

5, 12, 1926。

自盛自贊，自廣告

今年夏天，我賣給小說月報幾篇稿子，都是超於精心結撰之作品。已發表的有，一個神祕的悲劇，震

動的一環，草書紀年，給——。喜歡我的文字的朋友們不妨買來看看，這幾篇文字，又已收入光與熱，大概快出版了。給——是我的一些情詩，收入心的探險的已有幾首，現在仍繼續在狂飆上發表，將來想出一專集，也說不定。小說月報所未發表的，還有一首長詩死的舞曲，是我最愛見的一個作品，大概也快要發表出來了。小說月報是做過一部分次要的工作的：介紹一些世界的作品到中國來，但主要的工作，即也貢獻一些世界的作品到世界去，却是從發表我的文字起纔開始的。我受人們的閒氣也受够了，所以現在不妨遵照某先生的贈言來自畫自贊，而且也不妨來自廣告。

又，已出版的心的探險一書，也並非如以虛無爲實有云云者，此魯迅批評其自己的野草也。反之，這裏的却是現實的，也是時代的，也是未來的，也不妨說是“永久的。”也是我自作自編的，並非如坊間所傳由何人所選定者。魯迅倒同我商量過說想去掉幾篇，我因無大關係，所以便由他去，去掉的有幾篇是他所

不能領會的作品，也有幾篇是不好的，我是實行——並非主張——寬容的人，當然無甚不滿意。況且去掉的好作品我仍可以收到別處去。

新時代的消息

像是好久了沒有看見新出的廣州文學同飛霞，這使我感到寂寞，但是由北新書局來的消息，把這種寂寞解救了。

沈鐘誠然是新時代的純文藝刊物之一，但這所謂純文藝者，是純然是文藝的意義，並非如國民文學或純文學那樣的所謂純。沈鐘之外也還有純文藝的刊物，如我屢次說過的白露，廣州文學，飛霞都是的。所以如北新廣告所說“只有沈鐘是純文藝的刊物”者，適成其為純廣告而已。

還是來說新消息：沈鐘叢刊十五種要在一年以內出版了。有創作，也有翻譯，這真是對於時代的一些極好的貢獻。近幾年來，翻譯同創作不免有水火的痕跡。而有人又頗有借翻譯來壓迫創作的氣餒。在我

們看來，翻譯重要，但創作更重要，而翻譯仍然重要。我們要讀外國作品，我們也要讀翻譯，但是讀便還牠讀，而並不去模仿。

而且，劉半農也來翻譯法國短篇小說了，這倒可以說是繼續新青年時代的工作，也是我們所表示歡迎的。但我們也不妨再提出一點建議，以備劉先生的採納，那便是：多翻譯代表作者的代表作品。再則，那一種態度也是不應該有的，那便又是：只有法國的短篇小說重要，或只有這些是合適當教本用的。其實，俄國的作品也可當做教本的，而且我以為還較好些。

前些時我曾提議過小說月報再來做翻譯，介紹的工作，現在闊大了範圍，我希望豈明也來再繼續這個工作，這也是他成績上很好的一種工作呢。

由太戈爾而至雨天的書

正想講講太戈爾，恰好又隨便翻到“大人之危害及其他”了。

正如人們所說，中國人很少不揜不伐的批評派。

那一年對於太戈爾也是這樣的。我對於太戈爾的學說是持反對的態度，但我喜歡他的藝術作品，但又並非謂除太戈爾外天下沒有好作品，亦非謂天下沒有比太戈爾再好的詩人。我讀太戈爾的作品正如讀印度的預言，又正如讀二十世紀初年的歐洲作品。那是印度的代表作品，是有世界的時代的意義的作品，是在歷史上有所謂永久的價值的作品。

前幾天在報紙上見說太戈爾也要到俄國去了，而且也贊美俄國。這在中國人聽了倒很奇怪，其實不的，羅蘭也相當地贊美過俄國。再則，羅蘭也贊美過太戈爾，而也贊美甘地。

近來我有最不大願意排演“恩怨緣”了，所以頗想批評一些世界作品，如不為中國小個人思想所容納的托爾斯泰的作品同這個不適於中國人政治趣味的太戈爾的作品。可是我又覺得太遠於時代了，不如批評幾本中國人即同國人的作品較為實用。

得了，我還是來批評中國書吧：我以為雨天的書的著者對於太戈爾的態度是對的，別一方面，我還要

借用幾句在這裏，不妨請大家注意一些：——

“……中國人非常自大，却又非常自輕，覺得自己只是感情的，沒有一點理智與意志，一遇見外面的風浪，便要站立不住，非隨波逐流而去不可。我不是中國的國粹派，但不相信中國人會得如此不堪，如此可憐地軟弱，我只是反對地覺得中國人太頑固，不易受別人的影響。倘若信如大家所說，中國遇見一點異分子便要‘隔遇牠河上的機會，’那麼這種國民便已完全地失了獨立的資格，只配去做奴隸，更怨不得別人。中國人到底是那一種人，請大家自己去定罷。”

青年作者將是世界作者

如其我的一些批評文字有被人誤會，或竟被人用爲“挑撥”的口實者，那就是“世界的”這一個觀念害了我。

我很希望舊時代的朋友們也到新時代來，而且我也已經且仍將做這一項工作，但這只是我自己的

一種工作，我的工作之一還有，我報告新時代的消息到舊時代去：青年作者將是世界作者了！我的工作之一還有，將報告中國的消息到世界去：中國作者的世界作者了！我的工作之一還有，我要報告真確的消息給或然的在懷疑或失望的苦悶中的青年朋友們：我們將是世界作者了！

我們的性生活

有一些過着小康生活的朋友，宣傳淫慾，而謬託為科學藝術者，見有人反對，反以為是道學氣。我真不明白這些人何以連科學藝術是為人類而工作，而不是為過着特殊生活的少數人而娛樂這些粗淺的道理都不明白。誰能夠找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只是為少數人所可私有的呢？

人們也還有不少是口頭談德摩克拉西的，然而他們談到藝術科學的時候，他們偏把德摩克拉西忘掉了。他們好像覺着人類所過的生活都同他們一樣，所以他們的生活便是人類的代表生活。合適於他們

的生活的也便是合適於人類生活的，所以他們談的是科學，他們寫的是藝術，而且他們的思想是德摩克拉西的思想，反對他們的便是非科學，非藝術，反德摩克拉西的思想。唉，所以徐旭生說得正對，中國需要的是邏輯，邏輯，邏輯呢！

翻出新詩人們掛情詩來誦讀一番吧！爲什麼這些都是幻想的，破滅的，悲哀的，憤怒的，這些由時代的代表者所唱出來的？

第三期的廣州文學，唉，讓我再說一次南方吧，南方色彩很濃厚的豔麗的情歌，浪花與姑娘中的詩人唱了：——

姑娘啣！

少女啣！

趁你們的膩唇還在鮮紅，

趁你們的媚笑浴在春風，

狂愛罷，

狂愛罷，

莫辜負了痴心的少年男子，

莫辜負了你們的雙瞳！

唉，唉，狂愛罷，狂愛罷，可是那些姑娘少女們都那裏去了？她們倒正有的是願演悲劇，而且抱着永久的戀愛的理想的人呢！可是，我們沒有看見過唱出狂愛之歌的女詩人來，她們得到了愛而失掉了狂，她們活埋在小康的生活中而聽不見我們的詩人的頌祝，唉唉，她們正在演着戀愛的悲劇，是的，是真而又真的戀愛的悲劇呢！於是，詩人又唱了：——

你們的青瞳呀，
像閃閃的金鱗蕩漾，
蕩漾在，
斜陽眷戀着的漣漪！
我是在你們面前跛走着的乞丐，
我是在你們面前輕拂過的微麗！
唉唉，是永不會得到少女之悅愛的是，
是人人憎惡，鄙棄而嘲笑行屍！

這是一首美麗的情歌，但這裏沒有唐農逾作品中那樣的美，我們的詩人在這裏是不負責任的，這是

要時代去負責任，中國去負責任。那些少女姑娘們口
談愛情，目送名利，她們也在唱着她們自己的歌，但
那並不是情歌，而是：——

我們愛名利，
愛安康。
我們是錦繡的衣裳，
要裝在紳士的衣架上，
我們的富麗的嘴唇呵，
是要頌祝寶石，金鋼鑽，
你嫉妬的詩人們呵，
你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呵，
你們發狂的狂人們呵，
猶自叫什麼少女與姑娘！

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我吹送些新鮮的溫熱進來！

魯迅近來在幾個定期刊物上給狂飈及我個人大
登其反廣告，我真不明白一個人的思想何以有時竟
混亂到這步天地。我對魯迅是從始至終不得以同

情相與的，雖我有時忍不住氣也不免要攻擊他一些。我決不是“嚴霜”甯可以說是新的“熱風”，這倒是魯迅心裏一概明白的。只是彷徨者有時便不免變成完全的黑暗，不是彷徨於藝術的明暗之間，而竟至彷徨於藝術與名利的明暗之間了。這其實是我已有預感的，我所以開始攻擊他者，正是想預先給他一種警告。

我始終是最明白魯迅，而且是最同情於魯迅的一人，我知道他有時發昏，但畢竟有時還可以覺醒。魯迅用啓事所做成的，將來總有一天要用眼淚去洗掉。

魯迅有時竟不免退居到無靈魂的世界，唉，唉，這個自命爲中國的靈魂的發掘者！他有時倒真能夠認識真的靈魂，但有時又不免敵視這靈魂了！魯迅一生充滿了矛盾，羨慕新的時代，而又不毅然走進新的時代，厭惡舊的時代，而又不毅然退出舊的時代。他有時竟又幫助了舊的時代來襲擊新的時代了，然而他却忘記了他沒有這樣力量。狂飈是住在科學與藝

術的世界的，區區一紙啓事，雖可以淆亂一時的耳目，久後大家都會明白的。

全平有一次對我說，我對於魯迅與郭若沫的批評不免感情作用，我是不得不相當地承認這話的。雖然也因為沫若是健者，不妨直言，魯迅頗有衰老之感，所以常給他一些過分的同情。却不料魯迅有時竟將友作仇，暗加中傷，乃竟至這次老羞成怒，反說我別有作用。我一生不願意要人了解，然而畢竟有些太難說了，這離奇的事實所給與我的酬報！

狂飈運動，已在“狂飈週刊的開始”一文中約略說及，即科學運動，藝術運動，思想運動，即建設的文化運動是也，因為是文化運動，所以主張大聯合。魯迅必欲從莽原排斥出狂飈分子，然不能根本地破壞狂飈的文化運動，且也不必這樣也。魯迅雖欲以“個人名義”來壓迫文化運動，然此實不可能，別一方面，則又證明彼對於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仍有不能忘情者。

我的說話，雖帶感情，然實仍是批評。所謂思想

界先驅者，亦只說明過去，將來如何，自然要魯迅自己負責，我如何能代為預言？

若夫其他瑣事，如狂飆社以直報怨，則魯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將身敗名裂矣！我們是青年，我們有的是同情，所以我們決不為已甚。

從“頹敗線的顫動”一文產生後，魯迅藝術上的一條新路開闢了，勇壯地走去，正可以發掘藝術的真金。為什麼“偏不”，“偏不”地來同我們無聊呢？我的老友，請你再思再想，不要一誤誤到底了吧！

我懶得說話，過幾天再同讀者相見吧！我也在發掘中國小說家的靈魂呢！

22, 12, 1926, 在中國

名字的退化或進化

1. 過去與未來的名字

過去：第一期 啓明

第二期 開明

第三期 豈明

未來：第四期、 頗有自知之明
 第五期 不明

2. 現實與理想的名字

現實：第一期 啓明
 第二期 開明
 第三期 豈明
理想：第四期 復明
 第五期 新明

猛進第五十四期目錄預告

幾何	徐旭生
幾何	徐旭生
幾何	徐旭生
邏輯	徐旭生
邏輯	徐旭生
邏輯	徐旭生

Gogol 啓事

杜思退蓋夫斯基

Fedor Dostoiieffsky 說，俄國的小說發源於外套。本人事前並不知情，事後亦未嘗高興。此等批評，乃是他人暗中“加”，別有作用。倘見者因此受愚，概與本人無涉。

又，文學創作，皆係以個人名義發表，乃忽有混稱曰文學史者，實出意外。我對於文學史，向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如何史，史什麼。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又，前因有人不明真象，因我寫過小說，便稱我為小說家，“所以”我把已寫好的死靈卷二燒掉。乃後世獨有人稱我為小說家，且外套一作，譯成中文，而韋序中又疊加嘲罵，真是欺人害己，害得“死靈”也“復活”矣。只得又來特此聲明：我也不會寫過外套，而且，人間也不曾有過 Gogol 即中文哥哥爾的譯名。完事。

譯自我文

一人對話

L:啓事登出來了

仍然是L:“所以!”

又來一個L:啓事又登出來了。

L本人:“所以!”

贈小老頭及其傻瓜

天盡頭，

地盡頭，

渡到埃及古渡頭，

金字塔上看日頭。

回望中國小老頭，

手捧狂瀾咬指頭，

但吃山西醋，

不喝汾陽酒。

小老頭，

是什麼……

頭上漂出一傻瓜。

用手打嘴巴。

自謂回自大西洋，

博士小帽挑頂尖，

口唱蓮花落，

張開沒人看，

羞得紅了臉，

翻臉罵看官：

你們不讀書，

你們是青年！

看官不理他，

一笑兩哈哈，

好戲好收場，

哈，哈，哈，哈，哈。

埃及人。

斷 續 之 聲

我近來本不想寫這類瑣碎文章了，而想繼續寫我的“家庭之下”及批評，然而我的生活偏不允許我，我遇得偏是這樣年頭。

我現在決意再來繼續這個工作，這個無益於自己而討人嫌的工作。

這些是我隨便寫的文章，雖然是隨便吧，然而文責我是敢負的。然畢竟太隨便了，所以常寫錯字及有語病的句子。在這一點上，我的朋友“手民先生”也常幫我的忙，我非常感激他。也有人常給我一些挑剔，使我能及早覺悟，我也感激得很。但或者我仍將錯下去，則真無法而已！

特 別 聲 明

所謂走到出版界者，其實同我的“讀書雜誌”差不多，只是有時也同書局說幾句不中聽的話罷了。

我只在寫我的雜記，我對天明誓，我決不敢自命

在指導人，更不敢自慢去要人受我的什麼影響。更不是什麼“中國的綏惠略夫”我只在說着關於別人的我自己的話。有人常給我造謠，所以我也只得來特此聲明。

寄 到 八 道 灣

豈明老弟：

俗語說得好：不怕官，只怕管。我也認了錯吧，爲的是我們的那個孩子所謂“狂飆叢書第二”者。

我本來想從遼遠的南城到府上拜訪你去，又怕碰見那位冤枉的疑古玄同或又來一個什麼日本人，殊多不便。總而言之，我沒有拜訪你去。

我看過了語絲第一百十三期——你真是一個趣人呢，裝得那麼像！有人擔心過我會把人間的趣味都毀滅掉，現有你魯靈獨存——我不知道這句子通不通，因爲我沒有讀過書，請你原諒——真可謂威已有之，疑又何焉了！唉，我終是這樣不通！

你說，我的文章你大概看過，可是有一篇你“偏”

沒有見過。如其你願意看時，我不妨給你開出這樣一個“方略”來：——

人類的脊背

——心的探險34至58頁

我總是好談我自己的文章，正如人家好談他自己的妻子。這篇文章即“人類的脊背，”委實太理想了，也許是太頑皮了，總之是做得不好。我一點描畫人類的本領都沒有，所以是有時真佩服人類的自畫自贊呢！但這仍不妨請你一看，你，自己的園地的作者，奇文共賞，疑義與析的批評“論”者。

我是一個八十七歲的老頭子了，所以我還是老實人。我常說：小孩子是老實的，老人也是老實的。你常自命老人，其實，唉唉，中篇小說的假裝者呵！

我不是晉人，你又在“挑剔風潮”了。正如，我說紹興酒不好，汾酒好，“京兆人”也要吃醋，然而我不能說京兆人是紹興人。而且，仲平也不是越南人，是我一時老糊塗了，以致引起你的誤會。總之，這一點

又是我的錯。

至於索隱問題呢，我們暫且作爲懸案好了。反正，語絲總有停刊的一日，但要請你放心：我此後再不談及語絲，而且也再也不看語絲了。本來我批評語絲，倒還是語絲同人春台先生示意的呢。

此外，我還須有幾句話爲我自己辯護。

我近來的精神是很頹喪的，直到今天還是，是因爲我的同情太多了的緣故。我有時也疑惑這是妥協，不久我也許要拋棄牠了。因爲這頹喪，我不能多做我的工作。我因此也想避免一些麻煩。所謂麻煩者，比如說同你變戲法。我很不願意完全把你的戲法揭破，因爲我是很同情於你的緣故。可是，你却是刺太多了，多到要變成魔術。你的一句什麼話如何會使我不能冷靜呢？有我請求你把我的文章重讀一次的必要，也許你是看得太粗心了！可是，又說回來了，這裏還有一個神秘，我不說，你也猜不透。但是，我現在“偏不”說！

你畢竟是很好疑惑的一人，你現在還在疑惑着，

關於某君的事。我老老實實地對你說，你不必擔心了吧。我不會那樣發昏，也不會那樣對不住朋友，我們曾經住在過一個寂寞的國裏，我對於那個國裏的幾個寂寞的伴侶們如何能沒有一些懷古之情呢？我所希望你的，是，跳起來，再去走一程道路。你還有這樣能力，一個四十幾歲的年輕後生！

癩子們太多了，這真使我們氣悶！比如，半農今天又在世界日報副刊上空嚷了！我看了真是失笑，唉，這隻啞貓！你總是那樣好同朋友們開玩笑，這你是應該預先阻止他一些，可是你“偏不，”或者還正是你“挑撥”的呢！

我很想寫一篇科學的文字，說明一下這幽默的真象。可是我終於“不能冷靜，”以致不能做這一件批評工作，真是不怕你笑話呢！我真太不冷靜了，冷靜到使你也將感到“悲哀，”或者說，贈給你一些悲哀。不，幽默不是科學的，更不是藝術的，這只是一種高等雜感，或者叫他做紅學，或者如你所說過的道教思想。

我今天爲什麼這樣絮絮叨叨地？我又想同你談一談冷靜。唉，冷靜，我所說的冷靜，不是你那樣的冷靜！冷靜是要說真話，不是耍開玩笑，你不要弄錯了吧！當你做“小河”的時候，你是冷靜的，而且也是熱狂的。唉，小河的作者呵，你的生命遺失在那裏去了？我如何能不可憐你呢？

你曾經“輕飄飄地”說過：“新青年時期的老兵有的退伍了，有的投降了，而新的還沒有練好。”我當時懶得駁回你，因爲我知道你總有一天你自己打你的嘴。可惜這一天來得太快了，這個，我很爲你悲哀，我又很爲中國慶幸！你 1925 年聯合戰線上的老兵呵，你現在是退伍了呢，還是投降了呢？

朋友，再老實些，再來看看 France. Tchekhov 來寫些雜感或批評，做一個有人的思想的真正的紳士。你的雜感是有內容的。可是你的批評却內容很少。比如，你批評沈淪，便很皮相，更無論於兩天的書裏那一篇鳥聲了。然而，你畢竟已是一個皮相的批評者了。添一些內容進去，你可以做出一些更好的批評

來。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如其你不以為你是一個假貴族如溥儀似的時候，如其你還以為你是一個人。

你說你不想回罵我，唉！虛偽的門面呵！我幾時罵過你，我在什麼地方罵過你？你不要以為現在一般中國人糊塗，你也便裝糊塗，自誤而誤人！現在以後還有未來，中國之外還有外國。你們有的是從外國回來的博士，略通外國語的，比如，請劉半農把我的文字譯成法文，那裏的人們當然會明白，我也很想拜訪劉先生請他給我擔任這一件工作，又怕他教書太忙，幹不了這件事。而且，這些真無大關係，不過隨便說一說罷了。其實，你便是回罵我，也只是演一幕獨角的滑稽戲，所謂自畫自贊罷了。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如這所謂回罵者，是說要攻擊我的思想，嚴重地，則那其實倒是給我擬定一些通俗講演的題目，而且我也未必便去講演呢！真的要攻擊我的思想，那還須先明白我的思想，而我現在所寫過的一些文章，又沒有一篇充分地寫出過我的思想。

這個年頭兒，什麼事都鬧得五花八門，使人們莫明其妙這只因丑角太多了。還有些丑角在自命英雄，讓我們失笑吧！唉，你也在扮演丑角呢，但你的好處是知道你扮演的是什麼。總之，這一點是你的好處。你是一個“假冷靜”不如那個“真發昏”老實，但是那個“真發昏”他現在也學起“假冷靜”來了，這又够多麼有趣！唉，趣味的遺留呵！唉，我請那位“真發昏”先生也不要太憂慮了呵！

當你看我的信到這裏的時候，注意，請你振作起一些你的精神來，像你在創作你的“小河”。是的，我要報告你一個消息，也許你的見聞未必比我更廣。有一個僻靜地方辦的一個刊物，罵得你很兇，而且很對，是一個好的刊物。時代已顯明地變了，便是不寫批評，該去的仍然要去，誰有什麼法子呢？然而你近來偏像愈告奮勇似的要固守着舊日的障地。什麼是舊日的障地呵？去了，去了，牠早已遠去了！這便是相對論的真理呵！你當然會明白的，雖然我的文章這樣晦澀。

有不少人都起了很大的反感，這你總應該“嚴重”一些了吧？你做的只是一個空夢，對於你並沒有好處。有好處的，只是那些關於自己努力的！比如說，你的那些學生們，即如春台——還要我再說嗎？如其你不自己倒下，誰又能踏得倒你？如其你不自己起來，誰又能扶得起你？可是，再讓你失笑去嗎，我偏要這樣：給老牛抽一鞭子，並喂牠一把青草！自然，這是笑話，要請你寬容呢！

你的廣告也做得很好，比“將醒先生”雖不如，但總是無二的“老”手了。我覺得這件工作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也是不很容易的。我們住在這樣一個國裏，有許多事待做，所以我們便不能把小已看得太重要了。最好的，我們倒還是忘記了我們自己，去做一些真的有意義的工作。要架子有什麼益處呢，除了把我們自己失陷在黑暗的深淵裏以外？我時常也想，我們以後的書上無須乎要序了，我們把序做成一篇真實的廣告倒更為好些。普通商店的廣告，不是說謊，便是不着實際，怕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我們為

什麼不去做一個人類的最忠實的工人，爲什麼不去做一個時常在進步着的思想的人，而必須要停在路傍做未來的阻礙物和庸衆的玩偶呢？我總是這樣嚴重，我現在說得又太嚴重了！可是，那我便索興再發揮一下這個“嚴重”吧。我說，我們的國民的積習實在是太不嚴重了，太好開玩笑了，把什麼都不當一回事，所以什麼也都沒有多大的進步。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已經不是那個閉關時代，而是一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時代，這不是小學生們都知道的事實嗎？然而我們偏還有許多人在從事玩笑的工作，並且譏笑那種嚴重，如狡猾的人譏笑誠實，那究竟是不是合於正義或公理的事實呢？我請求你嚴重地把這個問題解答一下，我很希望你能够在正義與公理那邊找到你的根據，也便是我們大家所願意向之低頭的。

現在也並不是沒有人誤解我同我的朋友，但這是因爲他們的思想不很好的緣故。我們是低頭真理的，我們願以我們的生命做保證。像你，主張寬容而又自命老人的人，如其真的看出我們有什麼錯處，正

應該和氣地告訴我們，我們一定願意接受。但你却並不告訴，而只是譏笑，而且也使我幾乎失悔我的嚴重只成爲發傻，使我拋棄了那種態度而來學步你的譏笑！唉，我現在多麼失悔呵！我寫到這裏，我幾乎想把我上邊所胡寫的那些東西都撕碎了呢！我真是懷疑了呢！托爾斯泰對於一個不認識的所謂異國的青年尚那樣嚴重的寫三十六頁的長信，爲什麼我們反而不能夠希求於我們同國的人，而只得到譏笑呢？我不可以再嚴重起來嗎？假裝一個老人嚴重地給一個同國的人寫三十六頁的長信嗎？這個，莫非還會害了我嗎？

在北新廣告的脊背後頭隱藏着一個評論家，我沒有訪問那究竟是誰，總之是一個評論家吧。如其你知道時，請他老先生出來評論一下語絲近幾期所發表的幾篇妙文好嗎？我實在怕污辱了我的筆鋒，不願批評這類不成話的東西！語絲完全走了墮落的路，牠現在已快變成我們時代的禮拜六了，這你真不免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我們近來也頗想在狂飆週刊

上添設一欄“什麼話。”轉載這一類妙文，可是我們終於不肯毅然這樣辦。這個事實在說明我們的新運動，已經在新青年時代的“反抗”上染着過量的“同情”了呢！可是有些人們也應該知道自重一些，不要一心一計地自討無趣！

你是相信思想家指導社會的一人，那末，語絲的墮落，也便是有社會意義的事了。你自己既然不能裝假干淨，你也不能不讓我們來批評。如其我們的話不足取信的時候，又何妨再請劉半農把語絲上的幾篇妙文譯成法文請羅蘭批評一下呢？便是那一羅蘭，曾經說過阿Q正傳是寫實的諷刺的藝術，而不久又被中國人改成最高的藝術的那個替中國人做廣告的羅蘭！

一個人如不能說幾句公道話的時候，便什麼都完了。你是曾經說過一些公道話的。比如近來關於廣告的事，我的帶有批評性質的廣告被人拿去做了誣賴我的口實，而別一方面，則有的廣告上却也在拿我的名字開玩笑，由“魯迅與長虹”而變為“魯迅及長

虹”了。如其我不寬容時，我如何能放得過這個去？我可以請你對於這些瑣事，發表一下你的意見嗎？自然，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可是，如其你真的又要說，“這便是公道的”的時候，那你便不必再說了！其實，這又是閒話一套，因為我不是已宣言過此後不再看語絲了嗎？

還有，語絲上有個什麼老人者，那是你的徽號，他的大作也便是你的自畫自贊！

紙筆珍貴，恕不再費！

不恭了，請！

13, 1, 1927, 真實的假老人，知名不具

請疑古玄同先生自己聲明

語絲第一百十三期豈明先生解答狂瀛第十期語絲索隱，謂疑威將軍即是疑古玄同的徽號。我已有言在先，要請豈明先生本其民主思想提出正式駁論。今乃裝名士之丑臉，吐談諧之笑話，只得認為不合條件，退還原處。再就事實而論，疑古玄同是一爽快人，

人所共知，不似豈明先生多疑者比，顯係陷害好人，脫却自己，今姑再開寬容之網，如疑古玄同委實即疑威將軍，請其投函本刊，自己聲明，因我已宣言不再看語絲，如在語絲聲明，當然無效。仍是限期一月，過期不候。

我有真憑實據，證明疑威將軍即豈明先生之自畫自贊，但現在則暫不宣布。

疑威將軍其亦魯迅乎

大家都知道魯迅是一個頭少帽多的人，然則，疑威將軍這一頂帽子或者也是魯迅之帽嗎？待我們掠一些證據看者。

魯迅爲思想界權威者，則誠哉“威已有之”了。此其一。

魯迅在阿Q正傳成因一文中，謂有人疑惑他做狗首領。夫魯迅之有人的手，之有人的臉，而又會說人的話，而又會寫人的字，乃公衆所相信，而非鄙人所得而誣賴者也。此魯迅之非狗明矣。吾人雖非專門

狗學家，然狗之爲物，有目共睹，未見其有所謂“領袖制”也，然則即使退一萬步說，即使魯迅自己願意變狗，亦只能做一普通狗，而不能做領袖狗即狗領袖也。此已足證明魯迅爲一多疑之人，而亦即所謂“疑之何焉”了。此其二。

嗚呼，“疑威將軍”果真魯迅之第四頂紙冠乎？吾人且拭目待其“所謂疑威將軍者魯迅啓事”以決之可也。

14, 1, 1927, 在續太

“天才”一下子

1. 一鼻孔出氣的人有兩張嘴

所謂一鼻孔者，語絲也，老時代也。所謂兩張嘴者，魯迅之嘴與豈明之嘴是也。所謂一鼻孔出氣的人有兩張嘴者，即魯迅之嘴謂我攻擊魯迅乃因與彼爭莽原地盤，豈明之嘴謂我攻擊豈明又因彼不恭維我是也。

然而長虹對天下後世宣誓：不需要任何人的恭

維！

2. 我原來是天才

我記得我曾寫過一文叫做天才破毀論，我爲什麼寫這篇文章，現在也不暇細說。我只說，我從前所認爲幾個天才的朋友看了此文，都非常高興。別一方面，則我所認爲非天才或是天才而亦僅只小天才的一個朋友看了，則竟神經過敏而誤爲此文乃爲彼而發。則甚矣，作文之難且苦也。

且不管這些，無論如何，我自己不自命天才，是可以證明的事。不料有豈明者，偏說我自命天才，證據則是我“聽人談過尼采，”而且是從文字上看來的。我是天才嗎？一個最大的悔蕘呵，然而我是海了！

3. 兩面等於一面曰所謂一面之辭也

我同周豈明見過兩面，是他低能，忘壞了。周豈明曾當面恭維過我兩次。但我沒有高興，却仍然“罵”他，什麼緣故？豈明明白，只是裝糊塗，我也樂得暫且

不宣布。

4. 大魚與小魚

大魚說：你吞了我吧！

小魚吞大魚——幽默。

大魚說：得了，還是讓我來吞你吧

5. 魯迅夢爲皇太子

魯迅夢爲皇太子，醒了時，笑了，却仍假裝在夢中。天才曰：糊塗蟲！

魯迅夢爲思想界權威者，醒了時，則矍矍然“狗”也。於是而用搗鬼與造謠而假裝其若有權威者。天才曰：糊塗蟲！

天才曰：真糊塗優於假聰明，是故魯迅者，非豈明所可及也。然則當如何？曰：豈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讀語絲——五期感言。

寫給少年哥德之創造

莽原上跑了羅蘭，哥德却從現代評論上來了，我們今年的翻譯界總還算不很寂寞。

我很喜歡看那篇少年哥德之創造，比羅蘭傳也許更喜歡看些，爲什麼呢？因爲那裏述說的是我自己。

只是因爲窮的緣故吧，使我不能夠多讀外國書，所以有時也想到搬到外國圖書館隔壁住家去。現在却不這樣想了，因爲我已經明白了讀書是一件沒有多大的意義的事。

只是因爲窮的緣故吧，所以連我讀了一兩本尼采的著作的英譯本，也變成了“聽人談”，而且連我也成爲中毒者，而須聽候醫生的檢驗了。

我現在却要預先聲明一下子，我這一次喜歡讀少年哥德之創造，並不會又中什麼毒，因爲那裏所有的所謂毒者，那正是古已有之的我自己的毒呢！唉，唉，我果會中過什麼毒嗎，你“低能批評家”呵！

我是正人而且是君子，所以我可以讀郭沫若的譯文，可以讀魯迅的譯文，也可以讀西瀝的譯文。我

看譯文便是看譯文，却不管誰是牠的譯者。

但我也並不又自命什麼哥德，因為他仍只是一輩古人。

26, 1, 1927, 在北京

再寄八道灣

現在是所謂臘月二十三的晚上了，雖然沒有吃晚飯，但也沒有病。今年大概不會死。

我現在想起一段神話來。“食少事繁，其能久乎？”二十世紀的司馬懿未免神經過敏了吧？

我現在也不想同誰決鬥，請勿爲我擔心！

哈哈！

外帶女褲一件，備新年服用，請查收。

山路遙遠，交通又不便，寄到時大概已經過時了，則真有無法而已！唉，苦矣！

知名不具。

所謂自由批評家啓事

我也來模仿一下子吧，這委實是無聊的事，但使魯迅看了，也還知道世間有不舒服的事，便算不無用處，並無奢願。

我所說的自由批評者，自由即不黨同伐異之謂，批評即科學的批評也。我本想在“批評工作的開始”一文後，正式來做這件工作。不料尙未動手，却先來了外面的黨同伐異式的侵襲，即魯迅與豈明之侵襲是也。因須先來迎敵，所以只得停止了自由批評。

是的，自由批評正是尙未動手，走到出版界只是隨感式的批評，並無多大意義。所謂自由批評家者，是魯迅給我戴的紙冠，別有作用，讓他去自打自招，於我沒有關係。

走到出版界也並沒有什麼戰略，只是有人來咬時便踢他一脚，如此而已。語絲所載“走到出版界的戰略”，“新的世故。”兩文，也都是魯迅斷章取義，蝎子擦尾，別有作用，自打自招。

我今年很晦氣，因為來者都是小鬼，並無敵人，而我又不能放過他們，又不忍打倒他們。

真
有想攻擊我的人時，希望他攻擊我的藝術作品，攻擊我的科學或思想論文，乃至攻擊隨感中的思想，不要躲在書局的背後來咬我的腳後跟。

特此啓事，並祝魯迅與豈明勝利！

28，1，1927，在北京。

女士與文學家的心

女士！如其有一個文學家看見這“女士”兩字，他的心裏感到一些不光明的懺悔時，那便可以證明中國人是有靈魂的！

讀者當然不明白我所說的是什麼話。但在別一方面，人家也許又要給我造謠說，得到什麼天眼通了。

也是真的，有一些瑣碎而重要的事實，真的不容易瞞得我過去。

29，1，1927，在南冰洋之北，北冰洋之南

取消批評工作

在狂飆第六期上我發表了一篇批評工作的開始，但是，直到現在，我還一篇批評也沒有做出。我現在的心情是決難來開始這個工作的。而且，我現在的意見且已同那時有些不一樣了。那篇文章，本來是編入第五期的，不料到那一期將付印的時候，我的精神上受了一個大的打擊，因此，那篇文章也便被擠到第六期去了。而且，很顯得有些離奇。有些人也許以為我是慣好為自己辯護的，但却有些最關緊要的事實，最容易使人誤解我的事實，我却並不為自己辯護，我反而藏在心裏咀嚼那種無上的悲哀。即如上邊所說的那一個大的打擊，我直到現在始終沒有宣布牠的真象，因為這對於我的一個朋友太難堪了。

我自然是很慶幸的，因為我能够辦起這個週刊做我的十幾個窮朋友的工作的園地，當我們的季刊突然中變不能出版的時候，也正是我們工作過的莽原將要拒絕我們工作的時候，但是“自然”是仁慈的，我們終於又辦起一個週刊了，我們沒有幾乎被悶死，我們會且將不會悶死了。至於人們對於我們的週刊

的態度如何，我們當時倒還是沒有想到過的事。

但也有不幸的事，我們的週刊走進了一個多難的路，我們不是貪圖省事，畏懼艱險，沽名釣譽的人，然而我們遇到的“多難”委實違反了我們的心。總之，我現在不願意建設我的批評了，雖然我仍將寫一些隨感式的批評。

我很想多說及一些青年朋友們的作品。代表時代的時常是青年。我愛未來，而厭惡過去，雖然我也願意給過去以深的同情。因為一些緣故，我不能夠多談及過去了。

有人寫小說的時候，時常在那裏罵人。而來說明他自己的小說的時候，也是爲了罵人而來說明的。我希望這人自己有一天覺悟，但我不將再來多嘴了，除了我應有的防禦之外。但是，唉，什麼是防禦呵？人們還正以爲那是挑戰呢！我們能夠不向着前面走嗎？如其遇到迫害，我們將束手被擒了嗎？如其這種迫害反而假冒了正義的招牌的時候，我們將因逃避誤解而屈服於這種迫害嗎？誰將公平地來審判我們呢？

批評將是一種新的科學了，將要是世界的了。這
倒給我以一種解救，或一種有理由的怠慢。是的我將
怠慢。

遙望未來，我心燃燒！回念過去，我心悽寒！我將
有無希望看見那復燃的過去的寒心？

介紹 瓊 珈

瓊珈通信處：廣州昌興新街 42 號二樓曼華轉。

我只看過兩期。我現在要批評的是第二期超華
的“肉的故事”。

我們現在說到肉的時候，很容易使人誤解。肉幾
乎要成爲一種神秘了。自然，也有一些被人們認爲是
肉的描寫的小說，而其實倒是猥褻的描寫。真的肉的
描寫，不是描寫肉的動作，不是描寫肉的言語，而是
描寫肉的心理。“肉的故事”是一篇真實的肉的描寫
的小說，因爲牠描寫出肉的心理的變化。我不願意說
這是什麼收在名人文集裏也無愧色的作品，我只說
這是近於藝術的作品了。而且，這是在名人文集中還

不大看見的作品呢！

藝術不能避免地要隨時代而進步，所以好的作品時常不是那些擺架子的人們所能做出，而常出諸有真實的感覺的素人之手。有真實的感覺的青年的作品，時常可以在藝術上創造出一個新的景象。

在人類的生活可以看出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所謂滿足的，一種是所謂貧乏的。滿足的人們得到了實際的利益，但也同藝術無緣了。藝術永久是慈悲的。牠永遠站在貧乏的人們的身傍，而裝滿那貧乏以充實的生命，而貧乏於是便得救了。所以貧乏於肉，正是真的肉的描寫的作品。

14, 1, 1927。

多數是對的

思想是環境的產物，是有階級性的。某一個思想的人只是在為某一階級的利益而說話。但這是普通的所謂思想。

少數是對的呢，或者多數？多數是對的！在思想

上，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這一句話仍然是有價值的。不是迎合某一階級的心理，在歷史上以孤獨的個人惹起少數愚蠢的羣衆的反對的那些思想家，正是最先出來爲多數的民衆利益說話的人。克魯泡特金，馬克司，易卜生都是這樣的人，紳士們沒有資格拿他們來裝幌子。反之，最先反對他們的人，倒正是那些紳士。再說透澈一些吧，所謂愚蠢的羣衆者，卽爲小環境所幽囚而不聞大道之紳士是也。

何以國民運動可以打倒軍閥？因爲，多數是對的！再則，何以單純的政治不能解決勞動問題？因爲，少數是錯的！何以帝國主義必將崩壞？因爲，少數是錯的，而且，多數是對的！

如其世間真有低能兒這一個東西時，那便是，只有周作人是一個低能兒。

時間裏的過客

讓我把我在旅途上所看見所經歷的一切告訴給同行的人們。走路的人大抵時常都感到寂寞，這是因

爲在荒漠的人生，敢於在這荒漠中走路的人太少了的緣故吧。地球上何以有這麼多的生物？這也許正是一個愚妄的驚異，道路是平坦的呢，或者崎嶇的呢；是薇薔之圃呢，或者荊棘之叢呢？只是因人的，足跡之所至而異其形象，實則，道路只是道路而已。然而，人們倒正是睡眠的動物：有的睡眠在紳士之家，有的睡眠在繡花之塔，僅只在夕照中反映出他們的影象，給那展轉於大路上的旅客以憐憫的題目。於是而，路是人生的大路，無界限，無階級，無恩怨，無計算，是忠實於真理的人們的老家。你從這裏也許竟會悟得了那藝術的至上的法門，原來並不是古典的抄襲，或無聊的怨懟。科學的路，什麼的路，原來只是這一條路。是從少數人的寂寞，奮鬥而通到那多數人的痛苦，忍耐的。

真正的藝術家在歷史上是那寂寞的人們中之最偉大的吧。何以偉大？偉大於寂寞的忍耐，乃至偉大於寂寞的享樂化。

中國在睡眠之國裏是一個龐然大國，牠的所有

的活動，僅只是提着偶戲人兒登場罷了。因為沒有易卜生，所以這紙糊的表面倒保守了幾世幾劫，現在還留了一部分遺產給牠的子孫們享受。可是，唉，唉，中國的士族真是些不長進的東西呵！在那些過去的紙糊的表面的後邊，又何嘗沒有一二清醒的人出來一為隱約地指點過牠的真象呢？唉，唉，遺產而已，被那些貪舒服的人們利用了去倒做了護身符了呢！牠們真有博大的無恥與聰明的愚頑。比如，那隱示婦女的痛苦的金釵十二，牠們翻譯成了紅樓千金，水滸中的平民的塗炭，牠們便又解之以鄉愚仇視了。

這自然的，中國人中忍耐住寂寞的人太少了，這結果便成為藝術的缺乏。我們拿出離騷一讀吧。這樣忠實地，一往情深地，抒寫自己的亦即人類的心情的作品又何其稀罕呵！我們讀離騷的時候，會感到牠比野草更是現代的作品，牠的作者比野草的作者更是我們的朋友。唉，唉，我們現在的時代也許還是離騷時代嗎？在一方面說，是的，我們只是在牠的姿勢上有些不同罷了。

我們的時代，也許還歌女神之再生的時代，也許還是頹敗線的顫動的時代嗎？但是，什麼是我們的和平，什麼又是他們的犧牲呢？而且，在我們的文學史上看來，那從寂寞中能夠走得下來的人又何其少呵！

我們的新青年時代，是號稱為新生時代的，由神女之再生開了端，到頹敗線的顫動閉了幕，便是這個時代給與我們的遺蹟吧。這兩篇作品，又都是用了女性的形式表現的，這可以證明這新生時代是一個女性的時代吧。和平與犧牲，誠然是女性的美德，可是離着真正的創造畢竟還遠些。而且她們的作者終於也犧牲了她們的精神了：前者投身在戰爭的漩渦；後者彷徨於權威的偶戲。所以，與其說是新生時代，在我們用現代的眼睛去看，倒不如說是新死時代更為合適吧。自然，生死只是相對的；但新青年時代畢竟是由生而至死，而不是由死而至生的時代吧。

我們的現在是一個新的時代了。這將是一個什麼樣式的新時代呢？自然還須待諸創造者去創造。我們需要和平，需要犧牲，我們還需要其他。

能够忍耐寂寞的人，常能够走到新的路上的吧，新青年時代的寂寞，在我們現在的作品中已開始表現出來了。現在的新的作者，便都是從那個寂寞的時代走下來的旅客，在述說他們所看見的與所經歷的一切。可是，比如在十年以內，我們仍然是只有一個寂寞的時代呢，或者將是別樣的時代呢？

是從少數人的寂寞，奮鬥而通到多數人的痛苦，忍耐的；這真理在我們的現在仍然是不能移動的。或者說，現在正是要走入真正的這樣的時代。我們將要產生倍多文那樣的音樂家，彌愛那樣的圖畫家，羅丹那樣的雕刻家，或者說比他們更為偉大的藝術家。在少數的人們蔑棄了多數的人們而誇他們的幸福，聰明的時候，藝術不正是挺身而起，蔑視他們的蔑視，掃除界限，為那大多數的人們述說其不幸嗎？這又是如何一種堅苦的工作呵！

我是從死到生的那一個時代的人民。我願意述說那些死的，我也願意述說那些生的。我可以和魔鬼訂交，我也可以同上帝握手。真正的駱駝，真正的獅

子，真正的小兒，都是我的朋友。

階級與思想

前幾年有人去找吳佩孚宣傳共產主義，吳佩孚說，他有錢，所以不願意共產，吳佩孚自然可以說是一個傳統思想的代表者，他也相信自己的思想是對的。他是秀才出身，投筆從戎而來安邦定國的人，在經濟的生活上，他們屬於舊士人階級。

不要以為張作霖一個人有多麼大的本領，你要一打聽時，便會知道有不少的進士，翰林都在他的幕下，張作霖的思想也只是舊士人階級的代表思想。

軍閥們在思想上都是同志，然而何以又相互鬥爭呢？這便是資產階級的自由競爭呵！

從新青年而至北伐，軍閥們一致採取敵視的態度，這便是新舊思想的戰爭。

好在，軍閥的葬鐘早已敲過，我也不再述說他們了。

藝術的內容與形式

藝術的新的內容不來自古典，而來自實際的生活。藝術的新的形式不來自古典，而來自科學。

何以俄國的未來主義不同於意大利的未來主義呢？在形式上說俄國的未來主義並不是什麼新東西。

沒有進步的科學，也沒有未來主義與立體主義的藝術。

答 周 作 人

小河的作者：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人，這簡直沒有什麼關係，而且也是很難知道的呢！再則，比如我問：“周作人是什麼人？”這不也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嗎？況且你所說的什麼人者，其意義又只像是“朋友乎？”“路人乎？”呢？

我自己看人，並沒有什麼離奇的地方，則我看大家都是人而已，所以有時我也稱這人以朋友，但有

，時我也並不是沒有叫一些人做敵人，那只是因為他們用敵人的眼睛看我的緣故。

你是譯過顯克微支的作品的人，可是你也曾問過顯克微支是什麼人沒有？當你譯顯克微支的作品的時候，你問沒有問過：他會不會因你不譯他的作品便要罵你呢？在藝術這一方面的實情，你大概是知道的，當你寫小河的時候，你想沒有想過：如其你不因小河而受人們的恭維時，則將不再寫詩呢？你是寫過批評的人，你是不是因為批評受不到人們的恭維而纔不去寫批評呢？你現在辦語絲，是不是因為牠可以使你受人們的恭維？

我是什麼人，我不希望人知道。但是，如有人批評我的時候，我希望他批評我的文字，批評我的思想，不希望他批評我是什麼人。對於你，我當然也這樣希望。

正如你所說的，太離奇了，你說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你却接着便說了我是什麼人！我究竟是什麼人？一個“中了聽人家談尼采之毒，自己以為是天才，別

人都應該恭維他”的人。小河的作者呵，你的這樣批評是根據什麼？在你沒有找到這個的確實證據以前，你如何能根據了這個便武斷地批評我的思想是會長思想呢？你又說從前敷衍我的人們也應當分一點責任，這所謂從前者是什麼時候，所謂敷衍者是怎麼一回事，是一些什麼人，應當分一點什麼責任？

我也有像你似的述說自家的歷史的權利嗎？我以為有的，是，我也要述說一下子。我十八歲時在中國的一個省城裏的中學校讀書，正是袁世凱帝制的時候，有一次全省的學政界開提燈會勸進，我同一個朋友偏沒有去。我却寫了一首“提燈行”對於全城的黑暗空氣肆其所謂罵。次年我終於從那裏逃出來了。那裏的一個國文教員，本來很“恭維”我的，那時也以為我不可救藥了。那裏的校長，本來很“恭維”我的，那時也說我是被人們“恭維”壞了。我此後便時常接受這樣輿論，便是所謂中了什麼毒者。但那時的人們並不知道世間有所謂尼采。所以我中尼采的毒，倒還是看了你的文字以後的事呢！而且現在的輿論同那

時又不一樣了，我現在如再寫一首提燈行的時候，也許有人說，我是想取什麼而代之呢！你，小河的作者，也是從歷史中走出來的，不知道你也曾有過相似的經歷，而且以為這正是真正的輿論嗎？

說到尼采，我同你倒正當面談過一次，也許你已經忘了嗎？你說，尼采的哲學其實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我說，我讀尼采的書也只當是藝術作品。你笑了你忘記了也說不定。但我並不是一個喜歡尼采的人，有一個德國人，我很喜歡，我也以為我較近於他，但他並不是尼采，我如其舉出我所最喜歡的十幾個名字時，也許有一個是尼采，但在這裏，他仍然不過是只佔有他的藝術的地位，在我主觀的態度上呢，則一切歷史，我又都只看牠做歷史而已！

我自己批評，我的思想的重要部分，都是新的發見。如其述說自己不便是矜誇時，我不可以多述說一些自己嗎？但我現在並不願意那樣。在別一種意義上說，則我以為，一個人所寫的文字，都不過是述說自己而已，連你也不是例外。

你屢次在幽默裏恭維而且罵我，你以爲世間便沒有幾個人知道的嗎？瞞得了別人，瞞不了自己，我知道你現在又在偷笑呢！幽默並不是一件新的東西，你當然可以知道的，上海的晶報已先你們而行之矣，但也並不是說你們沒有較進步了一些。莽原某期有魯迅譯論幽默一文，則同你們的幽默不是一事，希望你在語絲上更正一下，餓了，改日再談！

28, 1, 1927, 長虹。

新青年時代的喜劇

第一幕 郭沫若上唱

太陽雖還在遠方，
太陽雖還在遠方，
海水中早聽着晨鐘在響，
叮噠，叮噠，叮噠。

第二幕 魯迅上唱

萬千金箭射天狼，
天狼已在暗悲傷，

海水中早聽着葬鐘在響，
叮噓，叮噓，叮噓。
第三幕 周作人，郁遼夫上合唱
農們欲飲葡萄醪，
願祝新陽壽無疆，
海水中早聽着酒樽在響，
叮噓，叮噓，叮噓。

12, 2, 1927。

思想上的反動派

有一些專好走反動的路的人們，看見我們要毀滅過去，便反過頭來頌揚希臘文化，整理國故。其實，毀滅過去，其意義當不是毀滅歷史。老實說，希臘文化如何發生，中國歷史又是怎樣，怕終於還得待諸我們來說明呢！

不明白現在，如何能明白過去？整理國故的先生們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嗎？

水滸傳，石頭記，在藝術上的實情究竟如何，整

理國故的先生們能够寫一兩篇科學的批評出來嗎？

我們說，俄國文學好，他們便偏說，法國文學更好，我們說，科學好，他們便偏說，古代文化更好。但是，我們也不妨這樣說：我們更明白什麼是法國文學與古代文化。

總而言之：反動不是一種真實的思想的態度，所以牠也不能够達到真實。

游離藝術與勞動藝術

過去的藝術大抵是游離藝術。因為過去的藝術家大抵是游離者的緣故。

一、藝術有沒有確切的階級性？過去的藝術家雖然大抵是貴族或中產階級出身的，有沒有純然代表貴族或中產階級利益的藝術的？這可以說是沒有，雖然也很少純然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藝術。

二、過去的藝術大抵是時代的產物，在時代上是有意義的，在現代的我們，已經不是那樣的時代，所以不得不承認牠們是舊的藝術了。

然而我們的現代也還很少是可叫做勞動藝術的，雖然有不少人在宣傳牠，或者簡直地在有所自負。

什麼是我們的致命傷呢？那便是，我們是中產階級出身的，雖然過的是窮生活，然而終沒有做了真正的勞動者，即農民與工人。

勞動藝術將要由勞動家去創進。

真實的藝術家將要到工廠與田莊去創作藝術。

政治與批評

我不以為政治可以解決勞動問題，因為政治家不是勞動家。同樣地，不能創作藝術的人們也休要來批評我們的創作。

唉，唉，那些批評家們為什麼不覺悟一些呢，為什麼不把他們自己認清楚一些呢？如其不懂藝術而想去懂藝術的時候，如其有這樣真誠的時候，為什麼不來領教我們一些，而却要板起笑臉來教訓我們呢？

我們反抗暴主，反抗游手好閒的說漂亮話的人

們！我們的藝術戰爭的第一個目標便是，打倒那些牙
子買辦式的批評家！

如有人要來做批評家嗎？我們的第一句問話便
是：拿你的創作來！

如有人願意同我討論這個問題，我極喜歡領
教。但諷刺謾罵，則恕我不理！

15, 2, 1927, 在北京。

科學這樣說

什麼是哲學呢？當藝術的範圍還沒有擴張，當科
學還沒有形成的時候，於是有哲學的發生。沒有科學
的證明，沒有藝術的忠實，哲學是情感的理論。一個
哲學家的環境不能夠代表全人類的環境，所以由個
人的環境而產生的哲學在全人類的生活上不能代表
真理。哲學比宗教是進化的了，因宗教只是感情的行
動，而代哲學的理論以迷信。宗教是蠻性的遺留，哲
學也是的。

神秘只是一種空想。神秘如其是不可知嗎？則不

可知而求知，正是科學的最適合的任務。神秘產生在科學恐慌的時候；也因為人們太難於忘情於宗教與哲學了。

藝術不解決什麼，是藝術比哲學忠實的地方。藝術是最真實的環境的寫照。藝術是自然，哲學是說謊，批評是哲學的假借，所以批評家不明白藝術。批評家想明白藝術時，第一件事便是，須他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批評家而復原為人。

想把人類的生活建築在科學上，需要那樣一類人：他能夠看見人類的普遍的生活。這類人必需他自己是那平民出身，或者他雖生在中產家庭裏而却降身為平民。人類的普遍的生活是窮苦的，不自由的，被壓迫的：不幸的。幸福的只是少數中的少數；但他們將要被淘汰了。科學也將要蔑視他學。真正的人類科學行為的科學，牠的邏輯是行為邏輯。

科學代替了宗教，政治，權力來統治世界的時候將要來了；那時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科學家。

派 別

派別嗎？世間只有兩派：一，古典派；一，現在派。羅曼替克，在外國是屬於古典派的，在中國却是屬於現在派的。

再則真理永遠是屬於現在派的。有永久的生命的藝術作品也永遠是屬於現在派的。

再則，科學永遠是現在派。勞動永遠是現在派。生活永遠是現在派。

經 濟 與 藝 術

我很想為某一些人們多寫幾篇說明中國經濟情形的文字，因為他們如其不明白經濟情形，也便不明白現在的藝術運動。

那些迷信歷史而不注意現實，固執已見而不注意事實，以小主觀而武斷一切的人們，他們有沒有理由說明我們的藝術運動呢？何以在一個時候乃至在一個作者，竟會寫出所謂羅曼的，而又是寫實的，象

徵的，而又表現的作品呢？誰能夠把我們的藝術上的狂飈運動劃歸到歷史上的某一個時期的某一派的運動呢？他們讀我們的作品時，如其他他們有那樣的誠心，他們會覺不到那平鋪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偉大的合體嗎？這些是如何如何而發生的，如其他不是神話上的奇蹟？

如何藝術運動而與科學運動合為一體，如何科學將成爲一種新的科學，乃至他將給與那科學的祖國的歐洲以一個新的禮物？

那些褊狹的觀察者，他們如何而能夠說“獄與獄中的一個英雄”不是一篇無產階級的戰曲？他們將如何來批評“漩渦”，如何來領會‘狹的囚籠’？

那些巧說現在的藝術須有新的形式與新的內容的人們，他們將如何而去認識狂飈的形式與狂飈的內容，如其不是在飈自己來述說他的實情？

中國的經濟情形是如何？這是只有平民纔能感到，只有藝術纔能表現，只有科學纔能說明，那些小思想家，小批評家，那些會長主義者，除了誤解之外，

他們還有所什麼希求於他們自己呢？

從北京寄到廣州

廣州有三寶，
久欲去看看，
詩人與美女，
一個獼猴王。

美是理想美，
詩是朋友詩，
王是自由王，
久欲看看去。

廣州復何有，
廣州有一醜，
名叫不成話，
醉臥破台下。

罵人好玩玩，
自己老偷閒，
夢作批評家，
纔是礮聲響。

管他成不成，
我住白帝城，
且借陀螺禮，
還寄無色人。

我之政治談

如其我一天不能夠不去商店買東西，那我便只得去買。如其這一家商店比別家和氣一些，克己一些時，那我便到這一家商店去買。但我有權利不贊美商店。除了克己之外，我也有權利不受商店的小惠。自然，小惠對於有些人們正是大德，因為他們都有點偷兒的脾氣，而且他們將要誹謗我。

我不高興商店的老板，但我喜歡商店的學徒。我

更喜歡商店的學徒改業爲工廠的工人，因爲那可以保證他再沒有做老板的野心了。

是的，我也來談談帝國主義，商店也有帝國主義的商店，牠的發展已是神話中的事件，現在已經快倒閉了。有人還想重新開張嗎？唉，多麼時代錯誤呵！

再 談 批 評

朋其說，戰爭結束了時，還是把批評工作做一做好了，我說，不做了，我想做點比較重要的工作呢。

本來我走我自己的路，路又很多，何必要使人們提心吊膽地以爲我故意要踩他們的足呢？這固然也由於中國的足都大半還是假天足；可是人家既然宣誓了決不解放，那我也不妨任其自行滅亡，免得人家倒罵我是什麼酋長！

可是，我不批評他們，並不便是我不攻擊他們。我取消了批評，我並沒有取消了戰爭，我一個人也沒有取消牠的特權。

我要建設一個科學的藝術學。材料，我將大半取

之於外國的，中國的，我只取之於歷史的與朋友的，
與雖不認識而却不以敵意對我的朋友。

青 島 與 曙 光

到青島能够完美地在中國劇院上演的時候，時代自然要好一些了，我們去創造或者說等候那一個時代吧。現在呢，離青島之飛來還很遠。青島象徵的是什麼意義呢？我不妨說，她象徵人類的聯合。而且，我不妨說，一切藝術都是人類的聯合的象徵。

不是神秘的，青島是科學化的作品。她是象徵的，同時她也是現實的。我們試聽那時間的詩的道白：——

他們要一個誠實人，只要一個，要來嘗做一種稀罕的人物……誠實人在那裏？……是你嗎？

……

他們需要一個英雄和不公道戰鬥；你就是；
你非去不可。……

你將在你應去的鐘點，應去的時候去。……

我們若是聽你們的話，那我們一輩子也完不得事了，……這個要去，那個不肯去；這個嫌太早，那個嫌太晚，……

這都跟我不相干，……把你的哀求向生命去說罷，……我叫你們或離或合，只是依話行事，……來！

聽罷。聽罷，他並不是去死啊，是去投生咧！
……來罷！……

沒有看慣象徵作品的人，對於這些也許自以為看不懂。但在藝術上，是應該沒有懂不懂的問題的。“看不懂，”其意義等於“不去看”。所以我這裏也不再加以解釋了。

在藝術史上說，象徵派是屬於過去派的。雖然她有對於未來的預言，她是內部的真實的口供，而不是行為的宣言。什麼是內部呢？其意義便是未來。她需要表現派來做更進一步的工作。她的生命之水最後與百川匯流而至於大海，而成爲行為派或現在派。

青島的作者，同他的朋友曙光的作者，畢竟都是

近代的和平的天使，雖然他也曾主戰過。我讀青島時，常想念到凡爾哈倫，中國人還很少知道他的呢。藝術家是不好名的，但我總希望他的那本曙光早一些譯到漢文裏來。

21：2，1927，在中國。

我的旅舍在那裏

我是沒有家的人，我也不再需要家了，但我也不同意時常流浪着，而想把我安放在一個什麼地方。

我自然需要住在一個窮人家裏，使我沒有一個時候忘記了我是窮人中的一人。我的隣居，我願意牠們是一些工廠，牠們建築在我的面前。我的左邊，是一個實驗室。我的右邊，是一個綜合的藝術院，從戲劇到音樂；我的背後，唉，讓牠是一個圖書館吧，而且讓牠是一個科學的圖書館吧。我找到這樣個旅舍時，我至少也夠給我們的出版界以一些新的貢獻了。

如其這個旅舍的下面有一個地窖時，牠將是一個什麼內容的地窖呢？我也許需要有一個醫院，預備

我將來害病，或者竟至死在裏邊嗎？誰們又是醫生呢？我向來不大相信醫生的話，猶之乎我不大相信文人的話。一天，我也許會害了決死病，於是我走到地窖。或者，這時正是周豈明住在那裏，於是他說：“你有些神經過敏或者什麼吧？”再不然，便是蔣光赤住在那裏，這可更麻煩了。他纔很閒情逸志地和我開起玩笑來，他的第一句話是：蔣光赤不是蔣介石。害決死病的我總還不至於連思想也病了，會不知道蔣光赤不是一個英雄，或者打倒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會打到我的地窖裏來。但我的病終是不可救的，於是我死了。蔣光赤這纔好像明白了，在我的屍首傍自言自語道：“這人害的原來是神經病！”

唉，我沒有害病，我也不需要什麼地窖吧！

4, 3, 1927。

建設在民間

反抗帝國主義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如何纔能反抗得了帝國主義？這個第一件重要的工作

是必須生產的科學化。又使生產科學化，如何而能不養成新資本階級？這又必須科學為勞動者所佔有。這事實倒是很簡單的，只是把科學建設在民間罷了。

“為了民衆的利益”，這時常是政治的標語，所以牠便應該給與那民衆的利益以一些幫助。

在我們的思想，這“為了民衆的利益”還沒有成爲一個熟語。這也許可以使一些從事思想工作的人感到慚愧。由政治的工作而通到民衆的工作去的，總不如由思想的工作而通到民衆的工作去的較爲純潔。而且，從事思想工作的人，其本身也便是民衆。爲了政治的目的而辦的學校，不如那爲了教育的目的而辦的學校較爲是教育的。

現在的教育可以說是政治的教育，猶之乎經濟政策是政治的經濟，這些都是同樣的，對於政治的利益多，而對於教育與經濟本身的利益少。教育與經濟，在進化的歷程上，是將要成爲科學的了。可惜現在還沒有教育的與經濟的科學。但是，如其把教育與經濟放在民間，那便至少也是近於科學的了。

在政治的工作上，婦女是不被重視的。這也未必不是對於婦女有益處的事。婦女正不必要退回那條腐敗的政治的路上去，而是可以開始一些新的教育的及其他的工作，新的兒童教育，民衆教育乃至學校教育以及其他。政治至少也是第二流人幹的勾當，是一件過讓的工作，而不是基本的工作。

窮人的世界

如不迷信傳說，而一注意實際的時候，那我們便立刻可以明白我們的世界原來是窮人的世界。不但科學，藝術大抵是窮人們的創造，而且連那些政治家、資本家、軍人，也大抵是從窮人隊中出來的。窮人是住在民間的，所以我們的世界根本還是民間的世界。從前只因人們沒有注意這個事實，所以窮人們起來以後，便都學會了鬪氣，羞與其他的窮人爲伍了。這是窮人的退化。退化的窮人們組成了特殊階級，作威作福；然而食肉者鄙，於是而滅亡，而有別一隊窮人們取而代之。歷史便是這齣乏戲的復演。

所以，烏合叢書中不關氣的作者魯迅忽然闖氣了，便大登其闖人的廣告來破壞烏合叢書。

願我終身是一個窮人，願我終身愛窮人們。

德謨克拉西的傾向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人類的生活並沒有過根本的變化。進化是有的，那可以說是人類相互關係的德謨克拉西的傾向。

8, 3, 1927, 在白都●

讓我把安那介紹給維特

讓我去搜尋綠蒂的可愛的質點，這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她的行爲，只是玩笑與世故的組合；沒有真實的血性，是一個只有風趣的女子。我看見這樣女子，討厭誠然是討厭的，可愛卻不見得可愛。或者，如其她的年齡是七八歲時，那也許可以引起別樣的觀感。

維特畢竟是一個羅曼的青年，在空想中給自己

創造了美，而把那美又嵌放在叫做綠蒂的那個人上邊，而又爲他自己的空想去煩惱，去自殺。自殺，在這裏不是一件必要的事，完全是由於作者的杜撰，而且，綠蒂那樣的女子也不會使人自殺，她或者倒可以暗示人以愛的無聊。

與其愛綠蒂那樣的姑娘，我想把安那介紹給我們的維特，世間真有太多的憾事，尤其在戀愛中間，有些太不平衡了。在藝術上說呢，安那的自殺確乎比維特的現實得多了，正如他們的年齡的差別，但愛情不隨年齡的差別而差別；在戀愛上，安那是一個真正的姑娘，而綠蒂則是一個老太婆。

綠蒂是一種歷史的代表。人對於歷史，是要把牠丟掉，否則，牠會吃人。可惜維特被牠吃了，然歌德却活着。

人在青年的時候，大抵做着永久的戀愛的好夢。結果是，這好夢常給人破滅。神經過敏的藝術家又是這種形式中的極端的代表者吧。詩人的戀愛，很少是有專一性的，人們都看見這個破綻；於是有的便來

攻擊詩人是自利主義者。可是另一方面，詩人也是被他的好夢所欺騙過而纔去反抗那種好夢的人。拜倫的後期的性生活，被人們很激烈地攻擊了。可是，當拜倫被他的妻子捨棄的時候，人們也同樣地會把嘲笑與攻擊放在拜倫的身上。人們所希望於詩人的，似乎是要他做成一個愚蠢的奴隸，否則，這人便不合他們的脾味，應該羣起而攻之。

究竟維特是較為不幸的人呢，或者是綠蒂？維特的自殺。或者只是由於他的神經過敏嗎？無論如何，綠蒂保持了她的生活的平安，而維特被犧牲了。在性的生活上說，究竟應不應該分出男女的界限呢？

我一點也看不出在性的生活上的根本的男女的差別。婦女的被壓迫，是屬於經濟的，及由經濟而影響及性的；而不是根本屬於戀愛的。安那的不幸同維特的不幸，我只覺得他們是同樣的不幸。

戀愛的形式，那對於人類較合適的，也許將要成爲一種“認愛不認人”吧，因爲這種形式不是只適合於一方面的，牠可以使維特得救，也可以使安那得

救。

因為歌德和託爾斯泰過的是不同的生活，他們寫出不同的小說來。我的意見是贊成歌德而反對託爾斯泰。正同綠蒂一樣，我也不以為凱蒂是一個可愛的姑娘，而同樣是她們的母親的好女孩子。

同情與賞鑑

當我寫那篇“批評工作的開始”的時候，雖然故意板起了面孔連批評的同情都加以否認，可是在實際上，同情與賞鑑畢竟是分離不開的。沒有同情的分子，便是預先用一種師爺的態度去看一首詩或一節小說，終於不會看出牠的好處。藝術是始於愛而終於愛的，離却愛便沒有藝術。真正行批評是藝術的，而又是科學的。而科學又同樣是愛的產物；不愛真理，不愛宇宙，又那裏會有科學呢？

批評不能夠離却同情，而人世又偏於常給同情以打擊。我雖然認為女神與野草都有批評的必要，而反感却終於不讓我去批評。在中國，真正的批評的產

生也許還是很遠的事，不是因為沒有批評家，而是因為同情困於被容納的緣故。

自己早知道中國的正在自由競爭的時期，却又時常想對於這競爭而加以補救。什麼是補救呢？這不是一個最大的空想嗎？這結果，除了自己回頭來嘲笑自己的空想以外，還有什麼可做的事呢？真理大概是這個：對於所有關於個人的事，都須付之以沈默。

古代的三大傑作

離騷，水滸傳，石頭記，是中國古代的三大傑作，我近來這樣決定了。離騷代表了民族的，水滸傳代表了階級的，石頭記則是性的與婦女的。

沒有藝術的賞鑑力時，這三個作品也許都不會給人以好的影響。離騷使人絕望，水滸傳使人搗亂，而石頭記則又使人感傷。在事實上也是如此的。藝術是給人以感興的，而不是給人以教訓的；而人則接受牠的影響，而拒絕牠的刺激。

思想的地方色彩

同樣的我，每住上海，則思想傾向階級鬥爭，一回西湖，便又傾向和平，每住北京，則又常悲觀現在夢想未來。

一個靈魂便是一塊骨頭

人們雖然不妨自命冒險家，但發見新大陸的只有歌倫布一人。

法蘭士以靈魂的冒險而成為批評家了。中國的周作人聞風而慕之，於是而一讀尼采，曰：此殆首長思想歟？成仿吾聞風而慕之，於是而“讀盡一切書”，曰：惜哉乃無險可冒！

我曾說過中國沒有批評家。雖然也有做過一兩篇批評論文的，但實際的藝術批評却還一篇也沒有。黨同伐異是可以的；則成仿吾何不出來批評批評郭沫若，郁達夫的作品呢？

靈魂的冒險，最要緊的是要有靈魂。靈魂，在藝

術上，什麼是牠的意義呢？

人們將要說：一個靈魂便是一塊骨頭！

實 驗 教 育

雖然不是什麼危險時期，可是在我的生活上也終於感到了一時的窘迫。幻夢是一些也沒有了。眼前的世界只是一個平凡的，明白的世界，而且是一個空虛的世界了。應該去建設些什麼呢？這不是我的責任嗎？是的，新的科學，這自然是很重要的，不，我還得進實驗室去。可是，什麼不是實驗室，比如說，一個世界？

我現在想開始一種教育的建設。我認為在人類的生活史上，教育還是一件沒有重視過的工作。可不可以不要牠呢？我幾次這樣考慮，結果是，不可以。不但是這樣，而且牠還要完全地，完全地換一個新的面目，牠將要充滿牠自己以科學，以藝術；以普通的生活。

我自己只是一個實驗者，除此而外，我什麼都不

要，共同工作的呢——也是實驗者吧。

校址當然是地球了。組織是感情；校名是人類的聯合。

如何入學？一封信便够了，但不及格的，恕無復信！

經濟的條件是完全沒有，換句話說，便是，生活完全由學校擔負。入而復欲出校的，隨時任其自由。其他一切，總而言之，都是自由的。

開學日期，至時宣布。

有永久價值的時評

申報的時評沒有時間性，是屬於新聞而又超於新聞之時評，是即有永久價值的時評也。

中國的美國人

中國的美國人是中國人，而不是美國人。美國人不懂藝術，美國人之藝術批評都很可笑。然中國人之不懂藝術者也頗不少，故稱之曰中國的美國人。

查拉圖斯特拉與資本論

這兩部著作的重要與其需要譯出，是無須說的了。前有郭沫若已譯過一部分，後者，也曾說過要譯了。這自然是很煩重的工作，一時怕是不會看見譯本的。

前者，我曾幾次請魯迅先生譯，終於未譯。後者，我早希望中國共產黨人去譯，而也成爲空想了。現在我還是來希望沫若先生來幹這件事吧！

結 婚 的 愛

結婚的愛也許是很風行的一本書吧，我不以爲這書會有什麼好的影響。結婚在現在也許還是一件很尊貴的事，因爲牠對於那些紳士們確乎是有益的。結婚的愛對於那些紳士們確乎是一本有益的書。

我並不以爲紳士們便不是人，但他們畢竟是人中的一部分無足輕重的人。藝術從來便蔑視他們，科學也將要蔑視他們了。

結婚的生活是一種什麼樣式的生活？當這個問

鉛題還沒有解答之前，如何便能夠問：如何是最美滿結婚生活？

有人也許又要叫我是婦女之敵了，我如何管得了那些閒事呢？又有誰能夠禁止我說：愛的成年是一本較好的關於性的問題的書呢？

短視的性科學家還沒有看見人類的普遍的性生活，所以“思想”還佔着優勝的地位。不明白人類的普遍的經濟生活的人，也無從去建設真正的性的科學。

黃禍與酋長思想

人們都知道威廉第二是一個黃禍論的宣傳者。他的用意，自然是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在別一方面，這也證明他畢竟是一個有見識的人。現在威廉第二已經失敗，黃禍之謠也早隨之以俱去了。

從前的歐州人看亞洲，尤其是看中國，只是一塊肥羊肉，得吃便吃罷了，但是猴子野心，却也有不大放心的時候。不放心，於是便想趕快吃牠個子干淨，以免後患。

幸喜中國人終於有覺悟的時候，沒有被完全吃掉，却反而像要站起來的樣子。而今的輿論也不比往常那樣漆黑一團了。有些人們談及中國的時候，便像有無窮的希望，負有再造世界的使命似的。

用我們素樸的眼睛看來，本來大家都是人，原不必分出什麼界線來。即便勉強分出，也終於無用，到了仍然要合在一塊。雖然我們離這時代還很遠，可是而今比往常畢竟不同了，至少，黃禍之說已經不大鬧嚷嚷地了，世界畢竟仍然是進化的。

我活在現代，忽然來談黃禍論，委實無聊得很。現代世界的衝突，已不是黃白的衝突，而是無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衝突，而是帝國主義互相的衝突。黃禍論之在現代，似乎已經成為神話上的材料了。

可是世間的事也真難說，文明的人也正不免有蠻性的遺留。君子樣的人，在尋常或者可以保持君子的態度；可是遇了手足無措的時候也便不免露出馬腳來。

我也不妨這樣想，我到了歐洲的時候，也許有一

些反對我的思想的人，又要從古典裏抄出那廢棄已久的黃禍論來嚇我了。我想到這裏，雖然知道不免神經過敏，可是終不能強制我自己的寒心。

人而不生在法國，德國或英國，而生在中國，已經使人不免要寒心了。中國而又生在北方，而又生在北方的山西，真不免是最大的不幸呢！我時常很有些偏愛猶太人。猶太人也很對得住我，因為他們裏邊有馬克司，有勃西兌斯，有安斯坦，有特羅斯基。

本來大家都是人，原不必分出什麼界線。戀性的遺留却偏給人分出界線來。於是而中國分出南北，而北方人的思想於是而成爲會長思想，於是而我的思想便失掉了所有的內容，而僅只成爲會長思想。

戲 答

1

我曾誤入白虎堂，
一個妖精把我纏，
當面說我是上帝，

背面說我是魔王。

妖精男身而女心

疑是白蛇變詩人，

我愛男子性剛強，

我愛女子多癡情。

與她和好有一年，

生了個小兒叫草原，

滿望小草成灌木，

妖精翻臉出真相。

但得妖精不害人，

愛人不如愛妖精，

白蛇水淹金山寺，

我妻吃我傷他人。

有人說我是神仙，

慈渡妖精成聖賢，
妖精變人心六竅，
只有一竅是瞎眼。

三日三夜淚成紅，
淚煮金箭射她心，
一射成人人死了，
再射成妖妖復生。

而今妖心有七竅，
撫養草原把仇報，
生子不必知父名，
我今生子種禍根。

他說他讀我的詩，
想起他的曾祖父，
可是，他也曾知道。

他的曾祖父叫什麼名字？

他說他是地之子，
而地又是日所生，
日呢，又是我之子，
所以他是我的小曾孫。

小孩玩笑本天真，
不該裝假學大人，
別說我有天眼通，
天只在我手掌中。

我的光明無滯礙，
我心本是嬰兒胎，
待到明晚月上時，
換個花樣你再來！

也 是 戲 答

1

與一貴婦曾訂交，
成婚一年便離棄了。
貴婦帶來一小鴉頭，
希臘詩文能上口，
有心把她留在家，
鴉頭要隨婦人走！

唉，奴隸從來屬主人，
我是鄉下一老農，
茅屋重起隴畝路，
明月與太陽訂新婚！

2

老道家住八道灣，
八道中把一道忘。
剩下七道是什麼？

孝弟忠信禮義廉

3

而今人還信神道，
我爲新神找主道。
官家見了忙掩門，
我們只爲迎元老；
商賈拿起算盤子，
新神不敵財神好；
書生去翻古宗卷，
哲人主張廢宗教；
最後尋到小說家，
任性，任性復任性，
我們自有老教條。
而今人還信神道，
只有斯神沒人耍。
若問新神是何神，
便是人類自己身，

相信便是兩相好，
三十年後大流行。

4

我早已知道這一個道理，
小丑也是我的好兄弟。

讓我接受了你的怨憤，
再讓我接吻你的靈魂。

這北京真是座死城，
我的歌兒都化成了灰塵。

遷地爲良，
我將搬回我的老家鄉。

家鄉何處，
哥兒呵，你可願給我引路？

唉，我自己認識路途，
可是，哥兒呵，你可願爲我打一套花
鼓？

可是，悲哀深藏在歡樂裏，
花鼓打罷了，哥兒呵，再爲我灑一掬同
情淚！

埃及古歌譯呈劉處士

得戀安知非禍？
失戀安知非福？
戀於得失之外，
一切福中最福！

在春天來了的北京。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出版

書名 走到出版界
作者 長虹
發行者 趙南公
印數 1—2000冊

Y. Y. Chow.

1486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定價 大洋九角
郵費 外埠函購加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